

大葉大學

第十四屆
紅城文學獎

第十四屆大葉紅城文學獎徵文辦法

- 一、宗旨：為鼓勵學生養成閱讀文學作品之風氣，並從事文學創作，提昇閱讀與寫作的能力及強化欣賞與分析的涵養。
- 二、參加對象：本校在學學生。
- 三、徵稿日期：自即日起至 **103 年 5 月 09 日** 截止收件，另擇期公開評審。
- 四、獎項類別：
 - (一) 散文：每人以 2 篇為原則，每篇一千五百字以上。
 - (二) 新詩：每人以 2 篇為原則，每篇總行數十行以上或組詩以不超過三首為原則。
 - (三) 小說：每人以 2 篇為原則，每篇三千至一萬五千字。
- 五、錄取名額：每類錄取第一名至第三名及佳作若干名。**唯若參賽作品，經評審委員議決，未達一定水準者，得從缺。**
- 六、獎項：得獎者除頒發獎狀乙紙外，並致贈獎金：
 - (一) 新詩類：第一名 5,500 元，第二名 4,000 元，第三名 2,500 元，佳作若干名各 1,000 元。
 - (二) 散文類：第一名 6,500 元，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3,500 元，佳作若干名各 1,000 元。
 - (三) 小說類：第一名 8,000 元，第二名 6,500 元，第三名 5,000 元，佳作若干名各 1,000 元。
- 七、評審：由國文教學群邀請校內外人士評審。
- 八、徵文辦法：
 - (一) 作品需為未發表(含網路文章)或未曾得獎者。若發現抄襲或模仿者，主辦單位予以公佈姓名，取消得獎名次，並追回獎金。
 - (二) 作品請用 Microsoft Word 編輯，請以 **A4 橫式書寫**，**12 號字** 列印。一行二十五字，包含標點符號和空格，**標點符號均需使用全型**，如：「，、；。！？」。
 - (三) 報名請詳填報名表，並列印文稿一份(將以此列印之稿件裝訂以供評審)，並附上**電子檔案**。稿件不得具名或簽註任何與文章內容無關之文字、圖案或記號。
 - (四) 來稿請送**卓越教學與品質保證中心(行政大樓 A502)**，或以掛號寄「大葉大學卓越教學與品質保證中心」，信封上註明「紅城文學獎徵文」。郵寄稿件之截稿日期以郵戳為憑。
 - (五) 作品請自留稿底，需退稿者，請自備貼足郵資的回郵信封。
 - (六) 一張報名表僅限報名一篇、一種類別。
- 九、得獎作品集：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大葉大學於該著作之著作存續期間，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大葉大學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 十、**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公布於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網站。**
- 十一、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國文教學群會議通過後實行，修正時亦同。

評審名單

新詩組

吳晟

本名吳勝雄，彰化人，溪州國中生物老師，現已退休。曾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室。吳晟以其素樸簡練的文字，寫出了臺灣農村的景象、社會與環境的變遷，從土地出發，兼具感性抒發與理性批判，是台灣鄉土作家不可忽視的一位詩人、散文家。著有詩集《飄搖裡》、《吾鄉印象》、《向孩子說》、《再見吾鄉》、《吳晟詩集》、散文集《農婦》、《店仔頭》、《無悔》、《不如相忘》、《一首詩一個故事》、《筆記濁水溪》等十數本著作。

馮瑀珊

南華文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雙學士，2014年9月攻讀文學碩士。台灣新生代詩人，現任喜菡文學網召集人、文學人詩報總編輯。專長：文字創作，新詩技巧，生活創意，療癒書寫。曾著《失落的戶籍》、《貓裏茶談》、《暖色的敘事》、《女身上帝》、《笨蛋！問題都出在醫美》、《茱萸結》等書刊。

李奧利維亞

美國克利夫蘭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專業：國際行銷、行銷管理
年少開始為報章和雜誌寫專欄和小說，曾出版散文合集《花開陽光好》，作品入選台灣網絡世紀詩人選，榮獲葉紅詩獎、港都文學獎等，目前為台灣文學吹鼓吹詩論壇雙語詩、散文詩和分行詩版主。

散文組

劉國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專長：中國建築園林文獻、道家思想、古典文學、華人文化等。曾著《文學的理論建構—史傳文學如何可能》、《孔門三英與聖人之淚》、《司馬遷的歷史哲學》、《漢書歷史哲學》、《華人社會與文化》（文化思想篇）等書。

李奧利維亞

美國克利夫蘭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專業：國際行銷、行銷管理
年少開始為報章和雜誌寫專欄和小說，曾出版散文合集《花開陽光好》，作品入選台灣網絡世紀詩人選，榮獲葉紅詩獎、港都文學獎等，目前為台灣文學吹鼓吹詩論壇雙語詩、散文詩和分行詩版主。

王國安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中山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等校講師。專長：臺灣文學、現代小說、現代詩。著有《後現代小說的發展——從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做文本觀察》及《數位的繆思——試論「妙繆廟」》、《後現代的林宜澐林宜澐的後現代——林宜澐小說論》等單篇論文十數篇。

小說組

莊文福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大葉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助理教授。專長：圖文溝通、流行文化與創意、台灣文學、中國古典小說詩詞，發表文章於期刊《黃春明〈蘋果的滋味〉中的諷刺藝術探析》《張拓蕪《代馬翰卒手記》中的「家國意識」探析》《陳恆嘉小說中的鄉土書寫研究》

蔡逸君

彰化人，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業後，當過電影場記、副導演與編劇，跨足寫作、劇場等不同領域，為一多棲的創作人。三十歲開始文學創作，2004年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離開《聯合文學》雜誌編輯工作，做一位專職作家。專心做兩件事，走路與寫字，發表文章於報刊專欄。

出版有小說《童顏》、《笑彈祕笈》、《鯨少年》、《我城》。曾獲台北文學獎新詩首獎、《中央日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一名、《聯合報》文學獎新詩評審獎、第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

徐培晃

桃園人，逢甲大學中文碩士，中興大學博士班。從高中時期即不斷參加國內各項文學獎比賽而屢獲佳績，於新詩、散文、小說皆有所涉獵，並參與由逢甲大學中文系教師聯合編纂《大學國文魔法書》，2012年出版個人首部詩集《火宅》書分三輯，共收錄48首個人創作，堪稱文壇新生代新星。

目錄

組別	名次	篇名	系級	姓名	頁碼
新詩組	第三名	向陽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黃婉妮	
	佳作	路燈	應用日語學系	高瑋鴻	
		轉彎處	財務金融學系	陳芳旻	
		浪漫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劉怡君	
散文組	第二名	南柯一夢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劉怡君	
	第三名	時間的草根味	企業管理學系	陳延禎	
	佳作	這份心情絕對不會改變，關於我對阿公的感謝！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潘姿伶	
		櫥窗裡的他	工業設計學系	黃纁頤	
小說組	第一名	夢蝶	生物資源學系	黃國翁	
	第二名	時、「染」	應用日語學系	王志鴻	
	第三名	在煙草點燃之前聽說	應用日語學系	林昀蓉	
	佳作	窗邊陽光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黃婉妮	
		〔Survive〕序幕一切的開端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吳郁瑩	
		旅者	工業設計學系	許佩琪	
智能機器人零式 AIR-0		工業設計學系	鄧宇軒		

向陽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黃婉妮

我有一朵向陽花，生在心上。
那是一簇熊熊的火光，燃燒著我的心臟。
我有一朵向陽花，生在黃土上。
那是一片佈滿荊棘的黃土，遼闊無疆。
我有一朵向陽花，生在身上。
那是一流滾燙的鮮血蔓延在我胸膛。

親愛的，我是一朵向陽花。
親愛的，我多麼希望這朵向陽花也生在你心上。
在沒有天光的時候，我們期望這就是一朵太陽。
我們期望，
向陽之向，終會天光。

向陽之處，方能前往。

評審講評

馮瑤珊老師

以時事和太陽花學運作為題材，和其他書寫情愛的詩作比起來，我認為是不錯的嘗試，格局也大了些。但，新詩不是歌詞，通篇押韻和同類型的排比句沒有必要，反而使得流於歌詞的感覺。標點也非必需，容易讓人覺得是分行散文。但總體來說，字彙運用和題材選取是不錯的優點。

路燈

應用日語學系 高瑋鴻

坐在 公園的盪鞦韆上
我看見你了 看見你的堅強
變身為胡桃鉗
擊退化身黑暗的老鼠王

走在 回家的街道上
我遇見你了 遇見你的悲傷
低著頭 不忍看
背在身上的 期望

奔馳在 市區的公路上
我發現你了 發現你的淡然
以作揖之姿 面對
所有目光

生活在 人生的道路上
我夢見你了 夢見你的光芒
對我 輕聲訴說 人
總會成長

評審講評

李奧利維亞老師

擬人化的寫法，把路燈的幾種特性用生活例子，呈現出作者的關懷與情緒寫照。從公園、回家的街道、市區的公路上，作者刻畫路燈的形態後即聯繫人生之光芒來總結，傳達成長的悟性。

此詩多處利用空格來分隔一行句子，閱讀時就產生了緩和，或者停頓作用。由於詩句過短，建議避免重複使用這樣的手法，以免削弱整首詩的節奏感。

轉彎處

財務金融學系 陳芳旻

轉彎處

我看見的
是一滴滴辛酸無助的眼淚
我聽見的
是一陣陣啜泣聲中的堅強

轉彎處

是一位年邁的婦人
默默的站在病房外

她忍受著孩兒的怒言相向
她強忍著心中的痛和不捨
她安撫的孩兒不安的情緒

轉彎處

她拄著拐杖
駝背的身軀
一步一步緩慢的走

我默默的跟在她身後
向前攙扶著她的手臂
抬起頭
我看見她眼眶中的淚水
「女孩，謝謝。我的孩兒餓了，我得趕緊買飯」

此刻

我紅了眼眶
在轉彎處...

評審講評

馮瑤珊老師

這首詩是故事，有畫面，只可惜缺乏意象的精煉和情節的開展。如果可以多加入一些意象和情節，例如母親的眼淚，心態的描寫，作者的情感轉折，會使得作品更加具耐讀性。

浪漫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劉怡君

空氣瀰漫，化學藥劑的刺鼻。
散亂在桌上的文獻，隱約有著溫度殘留。
記錄本上，有你的有我的，
不同字跡描寫著。
從白天到黑夜，只有我們懂的。
數據。
令人苦惱的邏輯方程式，
以及那些，
煩雜公式推導與代入。
那麼一瞬間因你，
簡單。

內心多了些，資料。
無關實驗。
專注自信的模樣，以及
藏不住光芒的眼神。
是因為你，
還是這多巴胺的作祟的季節？

不懂，
文句的纏綿婉轉；
卻畫出 $r=a(1-\sin\theta)$ ，
屬於笛卡爾的浪漫情懷。
哪天我說：
那些情感，像是反應對數期。
希望你能理解：
這屬於理科生的，
浪漫。

評審講評

李奧利維亞老師

一首理科生的抒情詩，儘管學院生涯多麼忙碌也總能找出思念的縫隙，種種細節反映作者對情感的投入與浪漫情懷。詩中提到的多巴胺和笛卡爾，加強了作者的背景之獨特表達方式。有關詩語言的運用，好些句子過於敘述化，可以再精煉一些，刪除贅字和不必要的句子。

南柯一夢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劉怡君

有人說過，夢是真實的延續；真實卻是夢的終結。那有沒有一個夢境，能讓我就此長眠？又或者，給我一個真實，讓我此生無夢。

滾水造成的傷疤自腰部延伸到大腿，彷彿一隻大蜘蛛盤踞著。看著鏡中的倒影，突然間厭惡起了自己：如此醜陋不堪，如自己的內心一般。那也許是場噩夢，是種毒藥，由內而外腐蝕著心靈，讓自己如同蛛網上的獵物，痛苦而絕望。

電話鈴聲打破了夜晚的寂靜，電話那端，是自己最熟悉的聲音「囡仔，最近過得還好嗎？」明明是最溫暖的關懷『我最近很忙，你有什麼事嗎？』我卻用最冰冷的方式去給予回應「沒有什麼大事啦，就只是有點想你了。」『喔，是喔。』明明那是自己一直所渴望的親情，但我卻把它給遠遠推開。那時，有很多心情，最後都只能化為沉默，不論是我，也或者是母親『如果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我想要先休息了。』「也好，你早點休息，不要太累了。」那晚，夜很深，萬籟俱寂，我卻一夜無眠。

也許這世界上最悲傷的事情，並不是沒有被愛，而是當你想把愛給一個對你重要的人，卻發現自己已經沒辦法愛了。

曾經我做了個夢，夢見我有疼愛我的雙親，我們一起在一張桌子上吃著飯，我說著我發生了哪些有趣的事，他們笑著。只是在『那件事』發生後，我再也不敢做夢了，我怕夢中伸手可及的幸福，只會讓現實中的我更想哭泣。

『那件事』發生高中畢業那年，細節已經不是那麼的清楚了。只依稀記得那日半夜，父親又滿身酒氣回到家，無理取鬧了一番就開始了與母親的爭執。後來父親竟拿著鐵棍就要朝母親揮過去，也不知當時哪來的勇氣，我用著身體硬撐下了那棍，再後來，看到父親打開了熱水壺，威脅著，腦袋中只想著『媽媽絕對不能有事』的我，朝他撞了過去。一瞬間，頭部撞到牆壁的疼痛感，夾雜著莫名灼熱蔓延，在意識消失前，我以為已經到了生命終點。

後來在醫院醒來，頭上被纏著紗布，身體右側也是。那時的我，在沉默了許久後，開口第一句話是『我這輩子不可能再原諒他了，我恨他。』而在病床旁的母親用著擔心的眼神望著我，但我始終沒有理會。人只有一顆心臟，但愛與恨都需要它，只是我選擇了恨。後來，我離開了我的家，在相隔家鄉有五個縣市的地方就讀大學，然後工作。也沒再回去那個家了。我猜想：是不是我的愛，破碎在那個地方，所以，我失去了愛人的能力？

日子過得很快，二十幾個年頭就過去了。後來輾轉聽說，在『那件事』後消失很久的父親得了阿茲海默症，被同父異母的弟弟給送去了某家安養中心，雖然狀況不太好，但至少有人在照顧著；母親則在我工作穩定之後，被我接回同住十多年，但在一次海港旅遊時，她離開了我。仍記得當時她對我說：「囡仔，你是個好孩子，不要再這麼虐待自己了。」然後又說了句「有點累了，該回去了」然

後不再說話了，永遠不再。母親閉上了她的眼簾，也垂下了她的手，我明白這個世界實在太沉重了，所以她隨著貨輪離去的鳴笛聲離開了，回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在那沒有苦憂，只有喜樂。

處理完母親的後事之後，辭去穩定的工作。也許是因為母親最後的一番話吧，讓我開始想改變。將自己的工作完成到一個段落，並進行交接。在這過程中才發現，自己的生活除去了工作，竟是如此空洞乏味。於是我開始了沒有目的旅行。旅行後五年，我在偏僻村莊中的一間小廟落腳，落下三千煩惱絲，剃髮為尼，學習著佛法，然後慢慢領悟。

在一個夜裡，我夢見了佛祖。佛祖問我懂了嗎？我搖了搖頭說道：『知道，卻不懂。人有七苦，明知該放下，卻還是執著。是不是我沒有佛緣？』佛祖笑道「你與我在此，卻說沒有佛緣。如同你說你沒有愛，但你心中卻一直擁有。」那彷彿永遠沒辦法填補心中的空虛，剎那間滿溢了出來。很多回憶湧現，原來點點滴滴都是愛的體現。只是我不知道、也不敢承認。「要回去了？」佛祖問，我點了點頭，說了聲『是。』我該回去了，屬於我的地方。

身體被劇烈的搖晃，才睜開眼就看見鄰桌的同學指著課本中的一段，用嘴型示意著『老師要你唸課文』急忙的翻到那頁，唸道。「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為胡蝶也。自喻適至與，不知周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老師說了句，上課不要睡覺之類的話，便讓我坐下了。

我望向窗外，那有棵樹，枝葉光影交錯的讓我入迷。那也許只是場南柯之夢吧，但它卻為我的心靈，注入了一些暖流。

評審講評

李奧利維亞老師

高中時期所發生的一件事，改變了作者對家的眷念，以及對親情的渴望。痛楚的記憶不敢觸碰，惟有把它當成一場夢。

作者以夢境和現實交錯的筆觸，勾畫一段家庭糾紛的往事，肉體的傷痊癒後，心靈的痛卻根深蒂固。敘事手法牽引讀者走入夢境，跳躍於作者的佈局，最生動之處是描寫「那件事」的來龍去脈，從醫院到喪母的各種情節，令人感動。

這裡提出一個所有創作者得多加思考的問題，那就是題目必須十分精準。「南柯一夢」這句成語的原意，與本文所欲表達的傷痛內容，有極大的出入。

時間的草根味

企業管理學系 陳延禎

每回出國，飛機上我都會和家人、朋友交換到靠窗的位置，起飛時透過小小的窗口望向我們生長的土地，嘉南平原的一畝畝田地，變成了棋盤似的方格，平時仰望高低蜿蜒的中央山脈，頓時也沒了立體感，海平面更是純淨的像是在天上，而我才是倒影，飛機上總是貪婪的想把一切收入在腦海裡，直到景色在薄雲的附蓋下從眼簾消失，我才意猶未盡的坐回椅子上，開始幻想自己是紀錄片「看見台灣」的導演，我在腦海剪接所有畫面，配上心情作為口白，向自己介紹這美麗的島嶼，也總是在啟程時就在期待回程的班機。

和朋友閒聊時，常因為一口流利的閩南語而受注目，也曾因朋友對南部人的微詞而起爭執，我對台灣鄉土文化著實有一股難以說清的情感，就像是台灣原住民的所有祭典大都在讚美大地母親的給予一樣，隨著自身年齡的增長，返家的頻率愈來愈高，總是自願的思考我應當如何回饋這個生育我的環境，思緒就被拉回過往，久久難以回復。

幼時住在相當偏遠的鄉下，騎十幾分鐘的腳踏車才見得著便利商店，周圍是田地，種植著各種農作物，每餐食用的蔬菜大都是家裡所栽種的，雞鴨則由外婆所負責，雖不是完全充裕，但能吃到常人較少吃到的，不為生利的作物，而野味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了，小時候，連年齡都記不清楚，因尚在發育而貪嘴的小時候，一日奶奶提著一鍋雞湯回來，那湯是將雞肉切塊，加上薑絲、鹽巴清煮而成，肉質鮮嫩、湯頭清美，吃得我眉開眼笑，爸媽在旁邊也跟著喝了好幾碗湯，卻絕手不夾一塊肉，吃飽喝足大家在屋外休息閒聊，住隔壁的阿婆騎著鐵馬來打招呼，還沒停下就大聲的喊著：「剛剛抓到那條蛇好吃嗎？」，我正納悶怎麼整鍋都是雞脖子、爸媽連一口都不願意吃，原來是蛇啊，自此奶奶拿東西給我吃，我就非得問清楚那是什麼才肯下肚。

還有一種更另類的「野味」，我和弟弟曾跟著外公到田裡「灌大杯仔」，這大杯仔就是我們口中的蟋蟀，我們找田埂、田緣的坑坑洞洞，化身法海一瓢一瓢的倒下提來的水，蟋蟀便會自個兒爬出來，還找著了一個大洞，我們心想，這一定是大傢伙呀，興沖沖的灌著水，左等右等都沒有聲響，便拉著外公來瞧，一聽見外公說這是蛇洞，我們這假法海差點把白娘娘給請出來了，我和弟弟嚇得不敢繼續，在旁邊亦步亦趨的等外公田完事，好帶我們回家。而料理方法也相當有趣，外婆把蟋蟀的肚子內臟淘空，塞進番薯條下油鍋炸，起鍋後灑鹽、胡椒，口感新鮮酥脆，略一咀嚼便可以嘗到番薯的軟嫩和味道，兩種口感配合起來絲絲入扣，除了第一口下肚略有掙扎之外，我想再沒有比得上這的零嘴了。

像個十足十的農村小孩一樣，那時消磨時間最大的興趣，就是冒險了，腳踏車是最好的交通工具，我和弟弟沿著每個制式田埂、迂迴的馬路穿梭，尋找密道，幻想自己是電影裡的主角一般，經歷各種阻礙與謎題，最後獲得寶物的歡喜結局。隨著年紀的增大，我親眼目睹了土地的各種開發利用，鄰邊的游子回到老家，將三合院改建成公寓，土地也設了工廠，曾經捕捉過小魚蝦的小溪開始流出讓我不知所措、泛著油光的黑水，從此小魚不再需要捉，都浮在水上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台灣的哀愁，還來不及做出反擊，我便搬離那個地方，卻也因為搬離，每次返歸都能親眼體認到土地的病痛，若有似無的呻吟。

老家是三合院，說來有趣，小學時愛踢足球，口字型的三合院通常正中間是

神龕，祭祀著祖先的牌位和若干神明，我和弟弟二人把那正門算作足球的球門，踢爛了門的柱子，也在門口罰跪了一下午。這陣子回老家陪奶奶時發現了一個大驚喜，房子因為老舊，柱子和地面的接縫早已龜裂出一條拇指粗的裂縫，偶有蟻群搬遷經此通向地下的未知世界，而近日竟冒出了一大株雞冠花，無人播種、接芽，只有偶爾瞥見時所澆的水，莖早以木質化，不知不覺已經有我腳底板到膝蓋的高度，這不禁使我想到了楊逵先生所寫的「壓不扁的玫瑰花」，雖然在主題上沒有契合，但植物所展現出的旺盛生命力，是任何事物所無法企及的，我拿著手機接連拍了好幾張照片，用新世代表達讚嘆的方法，回應它的堅韌。

牆縫的雞冠花在我幾次返家，一段時間後也逐漸枯死，估計是生長空間受限、營養不良，奶奶便索性整株拔了，再過得一陣子，那個老地方又冒出了新的生命，這次是薄荷，每次經過都會不自覺在薄荷葉子上搓個幾下，聞了聞那味道，在腦邊按一按，那沁人心脾的暢快，是嚼再多口香糖也無法感受的。

成長的過程就像是一種分離，小學時習慣長時間離開父母，上了中學則離開了老家搬遷到市區方便通車，上了大學更是離開家鄉，到完全不熟識的地方從新來過，更遑論不敢思考的成家立業了，像是楊牧先生在亭午之鷹裡所說的：「我們都住在借來的空間裏，並且活著，活在借來的時間裏」，我想起自己寫過的詩句：

每個有風的日子
都會吹動時間
生活像是一座巨大的風車
我是挑戰它的唐吉訶德

大多數人都活得像一名騎士，為了生活不停的尋找對手，不停的挑戰，不停的成功或失敗，遷就於生活；我則更傾向成為一個學者，終身只為了發現與了解，甚至是教授我所擁有的一切知識，衷心期盼在更久遠的往後都能不忘這份心情，生活的節奏只會愈來愈快，而放下腳步，感受周圍的變化、自然的脈動、土地的情感是我始終不願忽略的感動。

評審講評

李奧利維亞老師

〈時間的草根味〉以敘述性的筆觸，把一幕幕的年少趣事，用樸實的筆法來呈現。可取的是每個生活小片段寫來細膩並真摯，一點也不造作，例如吃野味、踏腳車和在三合院踢足球等，每短往事皆有獨特的心情記載。這些成長故事，亦是作者對人生的領悟，要感受周圍的變化，卻強調追求自然的脈搏。

文章結尾的語調跟前面的描述大有不同，使到閱讀時感到有點急促結束的感覺。有關個人的觀點，最好避免一字一句、平鋪直白的說出來，如「成長的過程就像是一種分離」。反之，若能通過對某些事物來傳遞訊息，讓讀者從字裡行間體會出來，就會更加美妙。

這份心情絕對不會改變，關於我對阿公的感謝！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潘姿伶

曾經他陪著我長大，追著我跑，曾幾何時他已經不能跑了，是我牽著他的手走過那些路，如今...連想再次握起那雙手的机会都沒有。

阿公，你過的好嗎？短短的一句話，並不是單純的只想問您好不好，而是希望能夠再次和您一起聊著天，就算最無關緊要的芝麻事也不要緊，我會好好地仔仔細細的聽您說，好嗎？

以前，我只要不吃飯，您就會為了哄著我吃怕我餓著的追著我，這樣一連串的奮鬥後，常常您也忘記了自己該吃飯了！小時候，我不知道。長大後，我不再需要阿公您的叮嚀就會自己找東西吃，但我卻忘記了問您吃飯了沒？吃得飽嗎？時間讓我忽略了曾經的關心，您對我的照顧在當時我並沒有特別在意，知道其中的珍貴，卻無法把握，因為我以為我還會繼續擁有。

但是，我錯了！錯在我沒有把握住您與我相處的時光，錯在我渾然不知您和我相處的時間正在以光速消逝當中，當我發現時，只是一張相片掛在眼前，我要說的您不知道聽見了沒？我要感謝的您不知道收到了沒？我學煮飯要讓您嚐嚐時，您已經無法告訴我好不好吃了！

相片中的您，是比我所知道的更加年輕，黑髮和笑容。而永遠活在我心中的您是一位白髮蒼蒼有鮪魚肚的慈祥老人，您的手心布滿了繭，摸起來很粗糙，我知道您年輕的時候為了養八個孩子，辛勤刻苦的工作，從不埋怨。您說過：「因為有這些孩子，才讓我有這群孫子。」不會怨天尤人，時時刻刻的感謝，是我一輩子都學不來的好性格，有您當我的阿公，我一直都很幸福很幸運。

過年時候，滿滿的零食和飲料都是您對孫子的愛，甚至，還不足掛齒！因為您的愛是無法以言語斷定，以物質衡量，無時無刻的滿溢著，就算已經病重了！身體疼痛虛弱到連坐在椅子上都是折磨時，您仍彎下腰為了害怕被螞蟻叮的孫子們，一隻一隻的把螞蟻捏死。阿公，您知道我有多感謝嗎？您知道我有多希望病魔也能讓我捏死，讓您可以一直一直的和我們一起生活，無論是喜怒哀樂，我都希望身邊有您。

如今，一年多了！您離開我已經一年多了！但那個記憶，沒有因為時間淡忘，我永遠都記得我在得知阿公過世的消息時，眼淚是撲簌簌地流下，而心是揪緊的痛著，原來失去是這麼痛！受傷流血還能忍耐去就醫，傷口包紮後會癒合，抹了淡疤膏連疤痕都會消失，但失去您的痛，沒有藥醫，也沒有淡疤膏！我忘不了，也不敢忘！因為我始終沒有對您說出一句「阿公，謝謝您。」遺憾在心中橫生，如果時間能重來，我不會只說一句「謝謝」，我會把好多有趣的事都分享給您，我會把在學校發生的事全部都跟您說，有時還會跟您告狀媽媽罵我的事，開心的、難過的，無論您能不能懂，無論您能不能幫上忙，我都只想跟您說。如果時間能夠重來...但是！永遠不可能重來。

告別式的那天，司儀要孫子們最後一次喊您「阿公」時，我聲嘶力竭地喊著，彷彿要用盡我全身的力氣來叫您這一次「阿公」。第一次的阿公叫得好沉重，叫得心好痛，卻也是用著珍惜的語氣叫著，在您還在時，我不懂得珍惜，那天的一聲吶喊，不知道您感受到我的那份真心嗎？

前陣子，有篇文章說著孫子上都市工作時，有一次帶著鄉下來得爺爺去麥當勞，爺爺像個孩子一樣很興奮地吃著漢堡薯條，卻又擔心孫子花錢，文章的作者提到：「從小爺奶省吃儉用得讓他念書，如今他有能力時，爺奶還是為著他擔心，卻沒想過要從孫子這裡得到回報。」阿公，當我看見這篇文章時，我哽咽了！第一個想法是想要帶您去吃漢堡薯條，雖然您可能吃不慣這種東西，可是這是我想為您做的一件最微薄的事情。第二個想法是...沒有這個機會了！除了懊悔還是懊悔，太多藉口讓我不知不覺失去機會，失去與您相處的任何機會。

還有一個衛生紙得廣告，提到阿嬤的衛生紙中包著滿滿的關心，他因為工作忙碌，有時連阿嬤打來的電話都沒接，當有一天意識到，阿嬤已經很久沒打電話來時，心中得不安不斷增生，回家後才發現「阿嬤失智了！」從小阿嬤會在衛生紙包著各式各樣的東西塞給他，其實裡面包得不只是物質的東西而已，最重要的是包著阿嬤最真誠的關心和與阿嬤的回憶。阿公，雖然我們之間沒有衛生紙包覆著，但有著關心和回憶絕對不會少，已經一年多了！您還記得我這個孫子嗎？還記得我這個最喜歡讓您追著吃飯，最喜歡從後面抱住您，然後摸摸您鮪魚肚的孫子嗎？還記得嗎？就算忘記也沒關係的，因為我永遠會記得！深深刻在心上，那份回憶是不會消逝。

有人說：「時間會沖淡一切。」我想這不是讓時間沖淡，而是自己藉由時間的藉口來說著自己忘了！如果不願意去忘記的話，永遠都會知道有個很深的回憶在心中蔓生著，無法丟棄的感情在心中攀沿著，越來越濃而不會隨時間淡忘。

阿公，雖然我曾經爽約過數次，不過我們在約定一次好嗎？這一次我不會再失約了！我會永遠永遠記得您在我的生命中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您的慈祥 and 照顧我永遠感謝不盡，這份心情不會改變！我保證，讓我們再次約定吧！阿公。

評審講評

劉國平老師

傾訴往日祖孫相處點滴，文字雖平淺，然亦頗見天倫之情，追遠之思。

櫥窗裡的他

工業設計學系 黃纁頤

某晚，逛街走過繁忙的台北街頭，就屬一片大大的落地透明窗裡，都會擺放著看起來精美、漂亮、奢華，讓人想買的衝動商品。

其中，最吸引我注意，莫過於那一雙米白色的帆布鞋，嚴格說起來他不是純帆布鞋，他被設計有點像時下最流行的雪靴，但巧妙的融合帆布鞋成分在其中。不是全店裡唯一特別的一雙鞋，特別到，眼裡只有它的存在。但仔細看它的價，哇！這可能要省下一筆額外開銷了，太奢侈！

但我不確定這雙鞋，真的值得這個價錢。

就像.....每個人心中的那個人一樣。那個人太近卻也太遠。太近是因為三不五時就能碰到，偶爾會見面吃飯敘舊。太遠是因為明明喜歡他卻只能安分地待在原地扮演朋友的角色，一個閃神不小心逾越了線，或許那脆弱的關係就會像珍珠項鍊般這樣斷了線掉了一地珍珠，然後撿著滿地難堪.....。但是他就是如此特別、如此耀眼，讓人不捨得把目光移開，讓人一直想逮到機會一步一步前進禁區，也不願意就這樣保持現狀。

只是，就像那雙要價不斐的鞋子一般，再心動，看到標籤價格，想要也碰不得。

只能安分守住內心的砰然，而朋友這個角色，確實最安全卻也最危險，安全是因為這樣他不會輕易發現你的動心。危險是因為一旦發現你動了心，而他能給的只是對不起，再無退路。因此我就像是雙面特務，踏出的每一步都變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深怕一個不小心表錯情會洩漏了我情深的秘密。深怕一個行為上的不注意，轉個頭後我和他，什麼都不是。

儘管心理，多掙扎、多痛苦、多難受、多想要把他私吞，築牆關起來讓別人見不得他的好，但是最終，我還是願意微笑著扮演好這個令人鼻酸的角色。就算，我清楚地知道這個人，絕對不會把目光放在我身上，不可能會就這樣的也愛上我。我知道！不是我不好，也不是他不好，只是他太特別，特別到他只會去尋找更特別的人。

而那個幸運兒不會是我。一開始就知道輸贏的遊戲實在讓人很難再堅持玩下去，但你鼓起勇氣豁了下去，就算我知道自己會遍體鱗傷會從此一蹶不振。只因為我對他的感情重的讓我放不下心頭。然而結局是什麼，答案早已呼之欲出。沒有能力負擔起那雙鞋價，自己早就一清二楚，只是捨不得就這樣放棄掉，只是每晚總會許下願望奢望能有奇蹟降臨，就只是心理.....放不下，沒有辦法不去想。

可每當無聊孤單又心痛卻不能撥電話給他時，喝著悶酒吹著夜風，我會問自己：「這樣值得嗎？為何要如此執著？何苦阿.....」私心的總會希望你能多多在乎我，最好能像我在乎你一樣多，但是在感情的天秤上，本來就是不平等的...

這樣如此忘我到喜歡著一個人卻也甘願去等一個沒有答覆的未來，這樣值得嗎？愛情從來就沒有答案的，不是嗎？也從來就沒有所謂的錯或對。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一種無可救藥的傻傻堅持。這就是所謂的青春衝勁、傻勁嗎？幸福，用一顆簡單的心，不帶太多期望上路，有些東西本來就無法一起帶

進未來的，懂得取捨，才能讓日子好過一些。

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再怎麼緊握，都還是會溜走的，不是嗎？一路上不斷的發現和驚喜，不管到後來的是好是壞，都會學習去接受和欣賞。

愛上了，就會奮不顧身的去追尋、去冒險、去盡力！只因為，那個人，就是讓人最動心卻也最昂貴的那雙鞋。留戀地看看櫥窗裡那雙鞋子，我笑一笑，然後邁開步伐繼續往前走，頭也不敢回。

太特別了，特別到只能擺在店裡透明玻璃窗之中讓人欣賞、讓人想要、讓人失落。我不是那個可以把牠帶走的人，我知道。我也不確定那雙鞋穿在我身上就是適合，就是合腳，就是如此為我而訂做。可是只要知道有這樣一個商品存在就夠了，動心過就夠了。

如果時光倒流，再給我一次抉擇讓我能決定接觸哪些人、哪些事、避開哪些事、哪些人，我還是會選擇原來那個必然，重新去認識你。然後感謝老天謝謝祂，帶你來過我的世界，是你教會我想要不一定就要擁有。遇見你，也是心動的開始。

評審講評

王國安老師

本文將一個女子對心儀男性的傾慕，與女子對櫥窗中一雙鞋子的心動感覺作連結，行文頗富巧思。因為在如此的連結之下，女子對心儀男性因心動而確認的距離感（感覺自己不會被注意或配不上對方），正如同「一雙喜歡但買不起的鞋子一般」，「只能安分守住內心的怦然」，是很有趣且深入的心理描劃。然從第二頁開始就落入平淡、模式化的說理文字，使情感刻畫缺少延續的力道，殊為可惜。

夢蝶

生物資源學系 黃國翁

一、

捷運地下的候車處裡冷冷清清的沒幾個人，沒有平常已經見怪不怪的滿滿人潮，也許是現在時間是清晨的關係，又或許是高雄捷運所有車站中，這裡是最不被需要的。

一個穿著某處高中制服的男孩，輕輕地走進了這不怎麼擁擠的等車空間，他表情淡淡地看了電子告示板一眼，上面顯示還有兩分鐘下一班車進站，男孩低頭悄悄往最前頭的門走去。

其它等車的人回頭看了一眼男孩又撇過頭去，只是因為這男孩實在很普通，沒有染燙的短髮、整齊的制服、清瘦的身形、沒什麼特色的臉和一副黑色的眼鏡，唯一特別一點的只有脖子上那副雪白色的耳罩式耳機，除去了那個，男孩全身上下看不出有會讓人多看幾眼的地方，男孩的存在感和櫥窗的玻璃一樣，很透明。

機械音響起，列車不急不徐地進了站，男孩走進了車廂內，選了一個角落的位置站著。車廂內很空，僅有少少幾個人，尤其是男孩在第一節車廂，完全只有他一個人。

機械音再度響起，車門緩緩地關上往著下一站出發，對捷運來說，到下一站不過數分鐘的事，但人們總能把握這短短的時間做點事情，像是滑手機什麼的，但男孩只是站在角落，表情淡漠的看著窗外，等待列車進下一站。

下一站入站，車門輕輕開啟，不像上一站這樣冷清，從門外湧入了些許人群，讓車廂內的空間稍微減少了些。可能是第一節車廂距離樓梯太遠的原因，第一節的車廂雖然也進來了一些人，不過還是剩下不少位置。

因為正好是學生通勤上課的時段，進來的乘客裡有一些學生，能看見不同學校的制服夾雜在其他乘客之中，其中有幾個和男孩一樣制服的男女學生，走進了男孩站著的第一節車廂，他們一走進來就發現了男孩，但是他們並沒有任何反應，只是吵吵鬧鬧的聚集在中間的位置。

也許是因為不認識，男孩從窗上的反射看見那群同校的學生後，連頭都沒轉地沒有任何反應，依然只是望著窗外。車門輕輕關閉，繼續前往著下一站。

下一站，車門仍舊依循著自己的規律開啟，進來第一節車廂的，只有幾個某高中的學生，他們走進車廂後來回看著，似乎想找個好位置。

其中一個男學生看到了角落看著窗外的男孩，走過去拍拍男孩的手臂，親切的問道：「嗨！你也在這節啊？要不要過來我們這裡？」

似乎並沒注意到進來的是誰，男孩聽到這個詢問聲，怔了怔轉過頭來，看看是誰對他說話。

他發現眼前對他說話的男學生，似乎是班上的某一人，他沒記得很清楚。班上同學的臉和名字倒不是不知道，只是很少在意同學，所以有時候人和名字對不起來。

「啊！你好，我站這裡就好了，謝謝你！」男孩臉上帶著稍顯生硬的笑容，用一種很有禮貌的語氣對著男學生說道。

而那名男學生聽到後，並沒有立刻放棄，「一個人會很無聊吧？一起來吧，人多比較有話聊嘛！」

男孩聽完依舊沒有改變他的想法，仍然禮貌地拒絕道：「謝謝你，我還是自

己在這就好。」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那好吧。」男孩只好放棄，走回自己那一群之中。

「你幹嘛邀他過來阿？他那麼陰沉的人，一定很不好相處啦！」

「是啊！在班上也都這樣，他從不會找別人聊天，去找他聊天也聊不了什麼東西，超無聊的。」

「咦？原來他是你們班的喔？好像沒什麼印象。」

「不要這樣講嘛，人家只是比較安靜，話比較少而已啦！」

和男學生在一起的幾個學生，嘖嘖喳喳地討論著關於男孩的事，雖然並沒有很大聲，也沒有對男孩站的角落這邊指手畫腳，但偶爾望向這邊的眼光和斷斷續續傳來的聲音還是能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

男孩並沒有很在意，所以他並沒有選擇仔細去聽或是完全無視掉，對他來說，那只是眾多乘客嘈雜的聲音之一。他自己也明白，在那些同學眼中的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所以他不厭惡那些同學，畢竟他們只是呈述了一項事實。

面對著窗，男孩心裡悄悄地疑問著，剛剛走過來搭理自己的那個同班男生，他知道站他左邊，正大聲說話的那個男同學，常常私下說他壞話嗎？

他們知道和男生站一起的那幾個女同學，表面裝作友善，卻偷偷排擠班上某個女生，只因為那女生喜歡的偶像和她們不一樣？

知道女生旁笑得很開心的那男生，因為和別人打賭，就把站他旁邊那個女生暗戀某男生的事傳出去，結果女生被討厭了，他邊安慰她邊把這事當笑話說給別人聽？

那大聲說話的男同學又知道，搭理自己的那男生，因為大聲說話的男同學成績好，總找他討論功課，但那男生覺得他很吵鬧，和朋友出去玩每次都少邀他一個，男同學的邀約也裝作有事要忙而推掉，明明空閒時間很多？

這些私下的事不是男孩刻意去打聽，只是不經意從不同人身上聽來罷了，因為誰都沒有注意到他。

這種輕易就能背叛人的感覺，讓男孩覺得很討厭，相信著誰卻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傷害，等到猛然驚覺，已經沒有多餘的力氣去原諒自己或是誰了。男孩想著，曾經也嘗試著相信誰的自己，最後卻疲累的分不清楚真假，不如……相信自己就好……。

二、

那傢伙……我以為會像小動物般，用一副受寵若驚的表情接受對方提議，然後像隻沒有自我的工蜂去附和這個小團體，沒想到……他竟然拒絕了。

不過他拒絕的表情令我討厭，是我很熟悉的那種虛偽表情，彷彿畫上妝、帶上面具的小丑，女孩面色冷淡地想著。

今早，女孩像往常般從列車最後一節車廂上車，對她來說，同樣空曠少人的車頭車尾，這裡比較近。

讓女孩感到意外的是，今天車尾比平常多了不少人潮，原先在手裡拿著的正要打開，在車廂逐漸填滿時又悄悄闔上，闔上的內頁中夾著一張淡藍色的書籤。

還是換個地方吧，女孩這麼想著。

在下一站的車門剛開啟，女孩就急匆匆地往車廂的另一端走去，為了閃避上車的人群，她只得讓速度慢下許多。

就在快到的時後，即將關門的警示鈴毫不留情地響起，女孩立刻朝最近的車

門擠了上去，還好這裡已經是第二節車廂。女孩看了看四周，雖然人比較之前算是少了，但是人還是越少越好，因此女孩毫不遲疑地往隔壁車廂走去，正巧看見了男孩被同校男生搭話的畫面，雖然和自己毫無關係，但女孩還是將所有過程都悄悄看著。

女孩站在男孩的斜前方，將手上的書打開，卻只翻開在序的那一頁，淡藍色的書籤還夾在上次沒看完的那一頁。女孩雖然想將心思放回書上，卻忍不住偷偷打量著男孩。

似乎還挺普通的，女孩這樣想著，沒有染燙的短髮、整齊的制服、清瘦的身形、沒什麼特色的臉和一副黑色的眼鏡，不過這副普通才是不普通的原因，現在……還有這麼普通打扮的高中生嗎？

他總是只看著窗外嗎？女孩看著男孩面對的那扇車窗，上頭映出了男孩淡漠的表情，似乎不太關心剛剛的同學，男孩沒有回頭瞥向剛剛那群人，也沒有其它的反應，就只是……一直看著窗外。

女孩表情淡淡地觀察著男孩的舉動，她說不出為什麼會對這傢伙感到好奇，只是有一種似乎很熟悉，卻又有點不一樣的氛圍……。

女孩回想剛剛男孩說話時的臉，對照現在這個淡漠的表情，她對男孩不像自己的那種應對方式感到厭惡，女孩心想，這樣你和那邀請著你卻說著你是非的那群人有什麼分別？只要不失禮，即使冷淡有什麼關係？至少……那樣還是自己。

車門打開，男孩在這一站下了車，女孩偷偷看著男孩離去，不過是人群裡另一個任性的、虛偽的、裝自閉的傢伙罷了，看著車門關閉，女孩對著陌生的男孩下了結論。

三、

男孩走上了車，今天和昨天沒什麼差別，人還是那樣的少，男孩依舊往昨天那個角落走去，沒什麼理由，只是一個無聊的習慣。

背靠著窗，男孩撥弄著脖子上的耳機，想著要不要聽個音樂什麼的。車門關閉，在猶豫之時繼續前進。

那女孩不知為什麼一直看著我？男孩想起昨天的事，想起那站在他斜前方的女孩。

她好像以為我不知道，其實窗上都看見了，窗外這麼黑，裡面的情況能看得很清楚。她表情冷冷的、冰冰的，又好像……有點厭惡？是為什麼呢？我應該不認識她吧？那時好像一開始也沒看見她……是從什麼時候出現的呢？以前好像也沒看過她……咦？她又出現了？！

男孩正驚訝著時，女孩從車門口走進了車廂，她看見了男孩，表情卻沒有任何波動，一樣冷冷的，她選了上次的位置站著。

男孩偷偷看向女孩，心想剛剛她看向我了，不過……好像沒什麼反應？那昨天是怎麼回事？難道是我看錯了？果然還是不該相信「非當事人」的吧？

想著自己對自己說的笑話，男孩嘴角輕輕勾了起來。

男孩假裝低頭看著自己的前方地板，眼睛卻偷偷看著女孩，女孩長得很好看，不過男孩不知道自己認為得是正確還是不正確，別人覺得普通的女孩，他其實也覺得很好看。

眼前的這個女孩，身材瘦瘦的，身高也不算高，臉小小的，看起來很白很乾淨，不像有些女生現在就開始往臉上化妝。綁著俐落的馬尾，就連表情也是冷淡得很俐落，有種堅硬的感覺，穿著不同高中的制服，所以不是我們學校的。

那……為啥昨天要用那種表情看著我？男孩看著看著又想起這個問題。

車來到昨天男孩同學上車的那一站，男孩停止思考剛剛的問題，轉頭望向門口，那群人並沒有進來，大概是搭別節車廂吧。男孩深深吐出一口氣，慶幸他們沒有坐這節車廂。

他回到原本的姿勢，帶上耳機，雖然還是不知道要聽哪一首，就隨便吧。男孩閉上眼，將音量調大，進入這只屬於自己的空間……。

咚咚……咚咚……，似乎感覺到什麼，男孩睜開了眼，眼前突然出現女孩那張白皙的臉，他怔了一怔，不知道這女孩想做什麼。

女孩把手舉到他眼前，手上拿著一張學生證往前遞了遞，嘴巴開合著好像再說些什麼，臉上沒有他預期中那冷硬的表情，而是淺淺的微笑。

以為她只會冷著一張臉，笑起來挺好看的嘛！男孩驚訝地想著。

只見女孩又把手往前身，男孩這才發現那張學生證是自己的，上面那醜醜的照片正是自己，大概是調音量時掉出來的吧。

他伸手拿過學生證放進右邊口袋，女孩又說了點什麼，男孩奇怪怎麼聽不見她說什麼，突然想起自己把耳機音量調高了，正想把音量調低，女孩已經走回自己的位置，翻開手上的書閱讀，男孩只好用他認為剛好的音量對女孩說謝謝，女孩抬起頭笑了笑，似乎是有聽到。男孩鬆了口氣，心想有聽到就好，閉上眼繼續聽著自己的音樂

到站的語音響起，聲音壓過了耳機裡的音樂，男孩睜開眼睛，知道自己要在這裡下車，他看了一眼女孩，女孩的表情還是冷冷的，除了看自己的書以外沒有其它反應，彷彿剛剛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男孩走向門口，順手摸了摸自己右邊的口袋想確定學生證有放好，一摸之下讓他嚇了一跳，右邊口袋裡竟然沒摸到，他緊張地又把手摸向其它口袋，才在胸口的口袋摸到學生證，他鬆了一口氣，趕緊下車。

他轉身目送車廂繼續往下一站開去，從緩緩離開的車廂窗口看見女孩，依然是表情冷淡地看著書。男孩奇怪剛剛發生的到底是……？

四、

女孩本來是像平常一樣，坐最後一節車廂，可能是運氣不太好，今天又是滿滿的人擠了進來，本來打開的書又合了起來，還附上女孩緊皺、不悅的眉頭，只好像昨天那樣，在下一站換到前面去。

下一站入站，女孩很快速地出去，換乘第一節車廂，今天很順利，警示鈴還沒響起就走到了。

一上車，男孩的身影立刻出現在眼前，女孩看向男孩，發現男孩正在看她，還帶著一絲絲驚訝的表情，女孩雖然覺得奇怪，表情依然保持冷淡，轉過頭不再看著男孩，走向上次的位置站著。

雖然很在意男孩剛剛看見她那驚訝的表情，也許昨天他其實知道我一直看著他？不過那也沒什麼吧？甩開對這件事的想法，女孩現在只想好好看書。

翻開手上的書，那張淡藍色的書籤仍舊夾在上面，女孩把書籤拿下夾在手指上，很認真地看起書來，讓想像進入書中世界。

不知時間來到哪時，一個聽起來暖暖的、柔柔的聲音不斷傳來……，似乎是叫著同學、同學……。

是誰呢？女孩直覺地想著，忽然感覺有人拍了拍她的肩，女孩才驚覺有人站

在她前方，她抬起頭，看見男孩手中拿著一張書籤站在她面前。

「妳掉了這個喔。」男孩遞給她，表情很柔和、感覺暖暖的。

「謝……謝謝。」女孩愣了愣，不自覺地伸手接過，仔細一看果然是她的書籤，書籤的淡藍色明顯證明著。

男孩見她接過，就轉身走回原位。

女孩愣愣地把書籤放進在書頁的夾層中，露出了一半。

女孩想著，那是男孩沒錯吧？可是他剛剛的表情……不像假的，沒有那種違心的違和感……。那個任性、孤僻的男孩會對一個不認識的人……這麼溫柔？

想不透……算了，還是先看書吧，女孩這麼想著，就又專注地讓自己潛進書的世界中。

輕輕吐出一口氣，女孩讓自己回過神來，若不每看一段就回神，恐怕一不小心就會坐過頭了，這種感覺就好像正作著好夢卻被人一巴掌打醒一般。沒辦法，誰叫書的內容實在太好看了。

把自己從書中世界抽出來後，女孩想起男孩的事，她悄悄地把書抬高到和自己的臉一樣高，偷偷從書的上緣看向男孩。

男孩閉著眼，頭上帶著一副雪白的大耳機，似乎是正在聽音樂，表情又恢復成淡漠的樣子，彷彿剛剛的那溫暖的笑容都是想像的，那股熟悉又陌生的氛圍再一次湧了出來。女孩看著這樣的男孩想著，明明……可以很溫柔，為什麼卻要這麼任性，用那張帶著面具的臉看著別人？

女孩疑惑不解，彷彿要確認似地，女孩很認真地將男孩從頭到腳掃視一遍，卻只看到那種……不想說出口……，那種寂寞的，寂寞的男孩。

忽然，女孩看見男孩的腳邊有一張像卡片的東西，有點疑惑，女孩放輕腳步偷偷走近男孩，她蹲下身將那張卡片撿了起來，發現那是男孩的學生證。

翻到正面她看見男孩的照片，上面的男孩表情很正經，還是有點正經過頭的那種表情。

女孩噗哧一笑，驚覺自己笑出來，她慌張地看向周遭和男孩，其它乘客絲毫沒有任何反應，看向男孩，男孩的表情依然沒有變化，連身體都沒有一絲絲的移動，看來是很專心地聽著音樂，也可能是聲音調得很大聲。

趕忙恢復成平常冷淡的表情，女孩輕巧地拍拍男孩的肩頭，可是男孩卻沒有任何反應，看起來又不像是睡著，猜想是自己太小力，女孩加大了力道，再一次伸手拍向男孩，卻依然沒有反應。

女孩看著男孩，手足無措地不知該怎麼辦，只好直接塞回給他了。

從眼前看來只有胸前的口袋最容易放，她只好把手緩緩地、緩緩地伸向男孩的胸前，想把學生證放進去，她動作很小心，生怕放到一半的時候男孩睜開眼睛，那時肯定會是一個奇怪的場面。

輕輕地，女孩手上的學生證碰到了男孩的身體，男孩沒有反應，女孩冷靜地將學生證塞進一點點後就放手讓它自己滑進去，還好很順利，若放不進去她還真不知該怎麼辦，女孩悄悄退回自己的位置。

不久之後，進站的語音通知響起，男孩張開了眼睛，似乎是要在這站下車。

女孩表情很冷靜，她看向男孩，男孩好像沒感覺到發生什麼事，並沒有特別的反應，反正他到時候就知道了，女孩這麼想著。

隔天，男孩走上了車就看見女孩坐在那裡，也許……她本來就一直有坐捷運，只是沒遇到罷了，他這樣想著。

男孩站在女孩對面，期間他用眼角偷偷觀察著女孩，這時女孩正低著頭看著書。

她好像很喜歡看書？遇到她的時候都會看見她手上有書，男孩這樣想著。

男孩仔細觀察著書的封面，想知道她看得是什麼書，那封面上的名稱似乎是〈血字的研究〉，印象中好像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男孩想著自己也看過福爾摩斯系列，不過內容有點忘記了。

「妳是在看〈血字的研究嗎〉？」男孩鼓起勇氣問道。

「……………」女孩抬起了頭，冷淡的表情帶了點審視的味道，她看了一眼男孩卻沒有回答。

「呃……抱歉……。」男孩見她不回答，因此樣子有點發窘地急忙道歉。

「嘛……也是，不認識的人突然搭話，這種反應是正常的。」男孩心裡自嘲道，「人與人的關係……果真好難懂，也許是我太少接觸，總覺得交流、應對什麼的，該做到什麼程度不是很了解……還是……算了吧。」

男孩帶上雪白色耳機，閉上眼靜靜地聽著音樂。

「你……聽什麼音樂？」

一個小小、有點模糊的聲音傳到男孩耳裡，男孩感覺有人在對他說話，睜開眼睛，發現女孩正看著他。

男孩吃了一驚，把音量調低，「抱歉！你剛剛說什麼？」

「我是問你聽什麼音樂？」女孩輕輕勾起嘴角，「我是看血字的研究沒錯。」

女孩用抱歉的表情繼續說道，「我沒注意到你會突然問我，我有點嚇到了，真是不好意思呢。」

「啊啊，沒關係，是我太突然」，男孩說道，「我聽的是古典音樂，誰的沒有一定，覺得好聽就聽。」

「你看的這個系列我也有看過，挺好看的。」

「真的嗎？！你有看過啊？那你喜歡看書嗎？」女孩彷彿遇到同好般，用開心的口吻問道。

「嗯……滿喜歡的。」男孩有點驚訝女孩的興奮。

到站語音響起，男孩準備下車。

「我該下車了，再見。」

「好的，再見。」

男孩下了車，閉上眼拿下耳機，輕呼一口氣，剛剛有點緊張呢。

他回過頭看向窗口，女孩也正好回望他，他舉起手說再見，女孩卻面色冷淡的看了一眼，就低下了頭。

男孩覺得納悶，怎麼女孩的反應這麼冷淡，但他也只能看著列車離開。

六、

女孩今早不同往常的乘上第一節車廂，她不知道自己怎麼了，也許是有在意的東西，但自己也說不清楚。

她坐在座位上低頭看著腳的前方，那裡空空的什麼都沒有。

書翻開了，可是卻不是很想看它。

女孩想著男孩的事，她看到他的任性、看到他的冷漠，卻也看到他的溫柔，

雖然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她想起自己學校的同學，明明是這麼討厭對方，卻總在別人面前裝做要好，明明是故意找碴，卻裝作是無心之過，彷彿只要夠虛偽、夠可憐就能為所欲為。

女孩厭惡著這樣的人際關係，厭惡任性的同學，厭惡虛偽的人們，她想……
男孩是否也是這種人？

車門打開，男孩走上了車，男孩看見了她，臉上卻沒什麼反應，逕自站在女孩的對面，他又像之前一樣冷漠地看著窗外，明明外面什麼都沒有……。

女孩看見了他的樣子，表情轉趨冷淡，轉過頭來看著自己的書，因為她不知道……看著窗外冷淡的男孩，替她撿書籤的男孩，哪個才是真的他……。

女孩讓自己只看著書裡的世界。

回過神來，女孩輕輕呼一口氣，好像書裡的精彩還餘韻猶存。

她抬起頭看了男孩一眼，男孩的姿勢似乎沒有變過，頭上帶著雪白色耳機，閉著眼聽音樂。

女孩心想，也許冷漠只是因為他不習慣接觸別人，溫暖的樣子才是他本來的樣子。

但女孩自己也無法確定，她想不如自己試著和他說說話，也許就能搞清楚了。

「你……在聽什麼？」女孩對著男孩問道。

「……？」男孩睜開眼睛。

「那個……你是問我嗎？」

「是啊，你聽的是？」

「這個啊，這是古典音樂，不過誰的就不一定了，好聽就聽囉。」

「你看的是福爾摩斯系列的第一集吧？我也很喜歡看喔，不過沒全部看完就是了，呵呵！」

男孩說話的時候都帶著溫暖的笑容，雖然一開始的反應是驚訝、猶豫，不過女孩覺得男孩現在的溫暖笑臉並不是假的，因為跟他說話，她感到很放鬆，並沒有那種討厭的感覺。

「啊啊，我該下車了，再見」男孩輕輕笑著說道。

「好的，再見。」

男孩下了車，女孩本來重新低頭看著書，卻忍不住抬頭從窗口看向男孩，稍微走得有點遠的男孩，表情又是恢復成冷淡的樣子。

女孩想著自己的答案，卻依然沒有想法。

七、

每一天的情節沒有變過，上車下車，上學放學，還沒掙足夠用的力量去掙脫這個循環。

男孩，站在女孩的旁邊。

女孩，坐在男孩旁邊。

中間隔著一片玻璃，正如兩人之間的情況，明明看得見，卻沒法直接面對面。

兩人心中想得也許是一樣的，即使面對面，卻無法知道對方當下的樣子，是否最真實的樣子？或者只是像自己遇上的其它人，只是那樣欺騙自己的存在罷了。

男孩心想，對女孩來說，自己不過是相遇沒幾天、被幫助過的人而已，沒什

麼道理會對自己展露最真實的樣子，更何況自己對待自己同學不也是這樣嗎？

女孩心想，到底哪個才是他？是那個帶著面具說話的他？還是帶著溫暖微笑的他？為什麼那股感覺這麼熟悉？

男孩悄悄瞥一眼女孩又迅速轉了回來，現在的她是她嗎？為什麼會覺得她跟自己在某個地方好像……，也許她也……。

女孩假裝不經意的樣子，偷偷看了男孩，現在的他身上就有著那種感覺，可是仔細想想……即使微笑的那時，似乎也有一絲絲……，或許他……。

說不定是我不夠勇敢，如果我再勇敢一些，也許就能多了解她一點……。

說不定是我拒絕相信，如果我再相信一點，也許他就會多告訴我一些……。

男孩，帶上了耳機，沒有放出任何聲音，他需要先給自己一點勇敢。

女孩，翻開有書籤的那頁，沒有看著內容，她需要讓自己相信，也有人會像書裡的人一樣真實。

列車，進了站。

車門打開，只見男孩下了車，表情還是那樣冷漠，他隨著人潮走向出口。

當他離開地下的時候，耀眼的陽光照射在男孩身上，在陽光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男孩手上輕輕握著，一張上頭寫著三個字的淡藍色書籤。

評審講評

蔡逸君老師

氣氛和情境的鋪陳很具節奏，無聲的劇場式的人物交錯而過，卻充滿了無比的張力。這篇小說是水準之作，作者冷靜巧妙地安排了捷運列車和人物的交互作用，形成某種懸宕的情感在人與人之間交流，最後到底男女主人翁是否真正有實質上的互動，似乎模糊掉了，但反而更顯出另外的層次思索，精準的描繪出人跟人的關係。

時、「染」

應用日語學系 王志鴻

之一

黑橘白三色。祖母腳踝旁那兩隻花色仔貓相偎在一塊，半露在外頭的腹部曲線隨著睡眠時規律的吸吐變化有節奏地上下浮動。立冬甫過後的幾日，明顯地氣溫已經能藉由感官直接接收著冬日所帶來的冷冽，祖父母的鄉間農舍尤其是明顯。寒涼乾燥的空氣在鼻腔內卻變得有些銳利，扎得鼻黏膜有些發腫。兩隻仔貓猛地一前一後的打了個噴嚏，祖母見狀便停下手邊揀選橘子的作業，神情自然地轉過身隨機從十來個大竹籃的擇一抽出本是用來墊著橘子所鋪設的報紙，接著便揉擰幾次後攤開、對折，然後小心地鋪蓋在那對仔貓的身上。

坐在祖母對面的我，在祖母進行著這些動作的同時，我停下了揀選的工作，但並不是單純地看著，而是拿起相機將這幾幕映入檔案櫃、映入眼底與心坎。檔案櫃內，有著好幾個在同一幕但卻又分作黑白與彩色的定格畫面，這其中都有著祖父母的身影。分作黑白與彩色不單單是個人的喜好，也是一種感受生命的形式，將祖父母以黑白或彩色的方式記錄起來，黑白是反射祖父母兩人沒有雜質的純粹生活，彩色則是證明祖父母一直踏踏實實地生活著。不過在我的眼底與心坎上，祖父母一直都是彩色的，黑白姑且只是另一種返璞歸真的表達手段而已。

鬢角忽然感到溫穩的氣息，回過神後發現是祖母微微探過身來與我一同盯著相機的螢幕，祖母無法理解黑白色調的表達方式，也無法理解我所追求的返璞歸真。但同時我也理解到，對於常年生活在鄉間的祖父母來說，都市人所追求返璞歸真的那份「真」正是祖父母的日常。祖父母日常的儉樸生活、規律的作息循環等項目在我的印象裡始終如一，於是我便以這些例子做說明，說明完畢後祖母靦腆地笑著表示這麼一般的生活方式並沒有什麼特別，因為能使內心過得清淡恬適且踏實就是她與祖父兩人最大的滿足。

揀選橘子的作業在這短暫的插曲後旋即回到之前的步調，透過庫房上頭略顯鵝黃的燈光照明，祖母身上長年務農的痕跡更是散發出深刻入骨的動力，過去曾經碰觸到祖母手掌上的硬繭，當下的內心除了悸動之外，更包含了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心疼，也沒辦法率直地拿出勇氣傳遞出去，只能背著祖母偷偷掉淚。隨著挑揀作業穩定進行，原先空晾在一旁的十來個竹籃也逐地填滿，另外，從庫房向外望去農舍大門處恰好看見駕著機車從農園回來的祖父身影。

印象中祖父與他的金勇機車已經搭檔了近廿年有，在我的兩親還未成家前便是騎著它日復一日的來回農園與農舍。隨著老邁的機車所發出的啪啪聲在庫房前停下，祖父探頭進門向祖母說了聲「回來了」後便對我招手要我接過今日剛摘取回來的整袋蔬果。起身上前接過沉甸甸的果物袋時，透過提繩上的泥水還能暫且感受到祖父過手時的溫度。祖父母有著「誰若空閒，晚餐就由誰準備」的默契，由於祖母手頭上挑揀作業還未收尾，因此祖父與祖母小聊片刻後便進入廚房準備晚餐。待祖父再度探頭出來吆喝祖母與我可以上桌時約是一個鐘頭以後，進入主屋要上餐桌前，進入廚房幫忙收拾已經是一項慣例，每每在幫祖父母解綁圍裙的束帶時，他們背上的汗水在燈光照射下閃爍著相同的蒼勁。

祖母將那兩隻仔貓環抱到我身旁空下來的座椅上，將魚肉夾起放進自己口中咀嚼一陣後再吐出，並且挑掉其中的魚刺，然後喚著仔貓的小名細心地照護著牠們的進食過程。兩隻仔貓大概是在一個月餘以前被祖母收留的，當時母貓在庫房裡產下三隻仔貓，不過其中一隻夭折後母貓便不再回來照顧仔貓，因此祖母也就收留了餘下的這兩隻仔貓。起先祖父對仔貓沒有展現太多的關心，但在與祖父一起上市場時祖父在蔬果攤裡挑了不少南瓜，詢問之後祖父解釋著南瓜對貓狗的生理是有益處的。餐桌上祖父則叮囑著要我在仔貓睡前將清蒸的南瓜蓉再稍微熱過後在餵給仔貓。祖父總是這樣子，雖然鮮少直接表明他的想法，甚至有時還會鬧起彆扭，不過總默默地用實質的行為來實踐他對身邊事物的關懷。

仔貓的話題到一個段落後，祖父將話題轉移到另一個方面，向我問起了夏蓉與凜洵的近況。祖母則是稍微發著牢騷表示兩人很久沒過來拜訪了，沒有閒話家常的日常生活有時不免有些乏味。經過這麼一問起，猛地想起與夏蓉以及凜洵，我們三人之間的聯絡在這一兩年內因為夏蓉工作地點的改變以及凜洵結婚的緣故而淡化了不少，由高中時代就開始的頻繁往來所建立起的情誼雖然不至於因為久未連絡就消散，但突然被問起卻做不出任何應答只能一笑帶過，這讓我的內心沒來由地產生了不安與動搖。

浴室的牆面充滿由馬賽克磁磚拼貼出來的花朵與波浪，當時是室內設計出身的父親所設計的作品之一。雖然這略顯鮮豔繁複的創作或許與現在都市人力求的「簡約」有著不少出入，但或許哪天到家中作客的都市友人看見時還會誇讚「真時尚呢！」之類的場面話。

祖父母早早便盥洗完畢，向來我都是最後進浴室盥洗以及負起清掃的責任。舊式的磁磚浴缸內我將整個軀體浸泡在熱水裡頭，浴缸尾端的傾斜角度恰好可以讓人舒躺在上頭。室內環繞著氤氳的水蒸氣讓我的思緒有點模糊，與夏蓉以及凜洵兩人的聯繫是不是就此中斷呢？我居然冒出了這類比較消極的想法，水珠從天花板上滴落，「答」的一聲在我額頭上迸散後也使我瞬間清醒，捧起熱水抹了抹臉後便起身離開浴缸準備著衣並清掃浴室。打開浴室的門與窗讓蒸汽散去使浴室回歸原貌時，我也決定在假日撥通電話給夏蓉或凜洵打算重拾過去的聯繫往來，就像現在打開浴室這道門使氤氳的室內得以淨空並產生對流那樣，試圖使我們之間能重新來過。

原點。在學生的時代我曾思索過，「時間」一詞究竟蘊藏了多少面相的涵義，令人惋惜的是年輕的心總放慢不下亟欲向前的步伐而失去了放慢腳步後就能繼續深體會到美景的時機。幾年後在它處的文章裡頭不經意的瞥見一段對「時間」的見解，「時間是什麼呢？如果其他人沒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是知道答案的。不過如果有人問我時間是什麼的話，這我就知道了。」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就這段話而言，其實是可以相互呼應的。「往來」也是一種「時間」的表現方式。由學生時代的結束到離巢自立後的這十來年裡頭，我更是發覺自己對「時間」的流動也有著與那句引言一樣，有著相同的體悟、既視的感受。

閣樓。點燈。泛黃信件。

祖父母已入睡，不方便使用吹風機的我只得用浴巾將及背的濕潤長髮包裹起

來。桌燈泛白光線在碰觸到閣樓較低的天花板後散射回來的光源，不甚均勻的打在那些不久前才拿出來的、塵封已久的泛黃信件上頭。在略顯白堊色的燈光照射下，原先泛黃的紙張這時看過去卻顯得如同再生紙一般白中帶灰。時隔十來年後重新讀起在學生的時代裡與夏蓉往來的信件時有那種油然而生的醍醐味湧上，用自立後的角度回去審視著信中彼時的自己，當時互相傾訴的思念、對往後的規劃以及姐妹般的閒話家常已顯得生澀許多且距離遙久，這段童稚爛漫的歲月直到現在仍是我回味不已的往昔。

高中時代某回的閒聊裡，我不經意地向夏蓉透漏了只對同性有戀慕之情的想法。但夏蓉卻什麼也沒說，只是傾過身給了我一個暖暖的擁抱。事後從書信的往來才得知，她一直承受著在自己的性向間迷惘、但卻無法向雙親坦白的苦惱。而我那份無心的舉動，卻變成了她與最初的起點。

不過當時還是封閉且保守的社會氛圍，這樣的思維多少無法被認同，因此我在心底悄悄地下了決定要保護夏蓉，不讓她被外界貼上異類標籤。因為往來上的信任是一種深邃的情感，不容讓人輕易棄置餘地，甚至是踐踏或汙穢。從我有了這種想法的那個時間點開始，保護夏蓉就成了我的生活重心之一。

若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會是件有益處的事，但我卻很少聽夏蓉提及她的雙親以及親屬相關的描述。反而是透過身為她遠親的凜洵去瞭解到她的上頭還有姐姐、與雙親有點疏離等。對於上頭的雙親和姐姐，夏蓉提及他們時眼裡總是泛出既是憧憬但又帶點畏縮的混濁色彩，這讓我備感尷尬，因為即便我是如何地想將她擁入懷中安撫她心中的某片缺憾，但我仍舊無法成為她的家人，無法給她最直接的支持。

因此往往夏蓉受到傷害時，我總是對自己的無能為裡感到失落。

為了填補夏蓉心中對於家人的缺憾，我便主動邀請她與凜洵到祖父母的農舍，作客也好幫忙祖父母的務農生活也罷更甚至一起下廚也是選項之一，我只想透過與祖父母的互動相處讓夏蓉感受到「家人」的感覺究竟是什麼樣子。「家人」，應該是在內心的深處可以為自己點上一盞燈，然後照亮每處角落的一盞明燈、一個歸宿以及起點兼終點。不過我深信，夏蓉在祖父母的農舍裡頭，除了多了一盞明燈以外，也找到了另一個起點。

將信件逐一收納回抽屜裡頭，我旋開油性筆的帽蓋，然後在日曆上標記要打電話給夏蓉以及凜洵的日期。許久沒有聽見他們倆人的聲音了，也許電話接通後，我會因為想不起來他們的聲音而被訕笑一番，想到這邊我的內心便雀躍不已。

除了一段時間沒有與夏蓉和凜洵往來以外，我與雙親也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聯絡。與其說是沒有聯絡，倒不如說是已經沒辦法再有聯絡。

我一直都記得，在父母親接連外遇的離婚官司上我的監護權居然是被當作皮球般踢過來踢過去，當下雖然我還只有初中的年紀，但對於在法庭上也爭論不休的父母兩方都大感失望，明明我可以哭，但我卻緊抓著洋裝的花邊咬著牙守著幾乎要潰堤的淚水，那種感覺，大概就像是剛脫離學生身分自立時四處吃悶竊或碰

壁的挫折感。因此在父母親正式離婚後，除辦理轉校手續等行政程序以外，我便收拾了行李搭上火車前往鄉間祖父母的農舍與祖父母一同生活，直到學生時代的結束我不曾再踏足父親或母親的居所。離開父母親身邊的那個夜晚，我不會忘記時陪伴我的是只有燥熱空氣的夜班車。

知曉我這段過去的夏蓉曾問我「那麼你究竟是用什麼樣的角度在看待你的父母呢？」，被問的當下其實我傻住了，我從來都沒鼓起勇氣去正視父母離異的這個事情，雖然我表面承認這份事實但卻一直否定，否定父母的自私與自我。不過夏蓉卻教導我不可以用「恨」這個詞、這個行為去掩飾自己的膽怯以及放任負面情緒的任意滋長。幾年後我才理解到，對父母親抱持的那份「恨」其實早我漸漸懂事的成長過程裡無聲無息地消弭無蹤，這時我才認知到，夏蓉所說的不要用「恨」其實就是指在成長與歷練的過程中，透過接觸各種面相的人事物後將那負面的情感予以調和並淡化使其達成「和解」。

晨間。

祖母每日的作息都很固定，在清晨四時起床，然後巡一趟雞舍，然後清掃農舍牆外道路上的落葉。結束後，祖母就會晨浴，偶爾我會徵求祖母同意也一同晨浴。微溫滿水的浴缸內祖母正閉眼稍作休息，我則拉過小浴椅坐在上頭沖澡。祖母赤裸的上半身透過我的目光望去，感覺祖母並不避諱讓因上年紀的緣故而呈現向外擴散的乳房大刺刺的裸露出來，或許我是孫女才讓祖母不怎麼在意這個問題。我的目光似乎被祖母察覺，祖母挪動了身軀睜開眼向我的方向潑了點水然後有點害羞的伸手遮掩住上半身。她戲謔般的要我別盯著一介老嫗的身體到處瞧，沒什麼好看的。但我反而對祖母表示有點羨慕，祖母已經脫離我們年輕一輩的女子間相互競爭身材、體態是優是劣的空泛年紀。祖母在聽完我沒來由的牢騷後先是默默地爬出浴缸，並且拉過另把浴椅在我身旁坐下，接著勺起一瓢水直接由我頭上淋下。「即便外頭的世道如何複雜，我都會試著讓自己的內在維持簡單。」我想這是祖母傳達給我的事。

祖父。

農舍這邊沒有電視。自從住進祖父母農舍的那一天起，在都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電視」就不曾出現過在祖父母農舍裡頭。那時身為初中生的我還幾度央求著祖父買台電視，但祖父當時卻表示只要有收音機就夠了，電視會混淆視聽並帶給人大量的錯誤觀念，那時我並沒有辦法理解祖父那一席話的含意，甚至覺得祖父是錯誤的。不過隨著心智逐漸成熟，且脫離學生的保護傘後，所體會到的經驗與歷練卻開始證明祖父當時的言論並非全然錯誤，在與祖母的閒聊後，也才得知其早年祖父是有買過電視，但受不了資訊氾濫的轟炸後就拿去退貨了。自立後回家吃飯時曾再度向祖父提起這個話題，祖父淡淡的笑過「要在幽谷裡頭反覆追求後，方能知道從容淡泊才是真。」

重逢。祖母的記憶在過完新年後春季下旬的某個時間開始有退化的現象，起先是忘了剛做過什麼事、講過什麼話，後來更忘記兩隻仔貓的小名以及忘記我是誰。但對於祖父以及我的父母卻又還能記得。對於常年與祖母生活在一塊，甚至有時會央求與祖母一同睡覺的我來講，祖母忘了我是誰這點，無奈以外更是莫大的痛心。醫院檢查的結果出爐時，得知是可以透過誘導而痊癒的自我感消失症時雖然還是痛心但卻放心了不少。雙親在祖父的聯絡下也暫時回到農舍，在餐桌上

與父母是間隔了數年後的再相會，竟然是建立在祖母的發病而成立，父母親想與我搭話但我卻按捺不住這樣的悲傷便直接奔回閣樓的小房間內罩著棉被啜泣起來。

雜沓紛至一斑，油然而生抑或是莫名所以的夢境自顧自地沉澱在森冷流水的切割之下，欠缺規律且龜裂的缺角欠片上映照出祖父母的、雙親的容貌，但那些容貌卻在我淺眠的意識裡不斷被蛀蝕、飄盪不定，而我無力使其停止。

醒來的時候才發覺母親正用著濕毛巾拭去我額頭上的汗水，據母親轉述得知我在房間內昏睡了整整三日且突然發起了高燒。原先父親也打算留下，但卻因公事而先行離開，留在農舍內的母親在便擔起了照顧祖父母與我的工作。雖久未往來，不過母親的動作與氣味卻與我幼時的印象沒有多少的出入，反倒得說是因為這份情感是深深刻畫在血脈裡的印記。望著母親的側臉原本想說些什麼的，但母親留神到後她摸了摸我的額頭抵過嘴微笑著表示什麼都不用說，身為母親的她是明白的。很久，沒有看到母親的笑容了。

披著披肩走到主屋外部，在庭園的外廊倚廊柱而坐，祖父牽著祖母在水塘旁的石椅上接收早晨的溫厚陽光，兩隻依舊在成長中的花貓在祖父母身旁繞著他們打轉，而我似乎聽見祖父在祖母耳際的低聲呢喃。

「茶靡過後，蓮華盛放。」

我想那並不是錯覺，而是祖父希望祖母能早日康復的深深期盼以及不捨。至此我起身朝著祖父母的背影深深的鞠躬，並非不安這個家庭會失去什麼，而是確信這個家庭將重新開始。庭院中兩株白梅的香氣就這麼自然地在這個和緩寧穩的農舍裡以香氣蘊染了整個早晨。

廊緣裏外，日光中矩。
合掌面上，磊落迎煦。

之二

片段的意識在沉睡時行遍身軀無數角落的血管以及神經網路，有些像是通電後的擴大機恣意地放出嗡嗡的訊號，在血管壁與突觸這兩者的表面上產生不帶有明確規律的間斷回聲。有些則好比藤蔓那般交雜叢生，在思緒中甚為冰冷且杳無生氣的心圍上頭不作任何聲響，不過卻仍保留著向光的本能，神經突觸傳遞微弱電流發出零星光點的那個時間點，無數齊一向上高舉的臂膀渴求那些即逝的火光。

且說，這是沉睡時腦中無意識的擬態動作，意識像擴大機或藤蔓之類什麼的來頭都是一種隨機的行為。在如此無意識的當下，若想結束這件事只怕找不到盡頭，而且也沒有任何事物能在這當下被憶起或遺忘。

很久。這個詞究竟是一個多長或多廣闊的時間單位，即使腦中如何思辨，對這個詞的詞性常年感到包含在其中的曖昧以及晦澀。是的，我「很久」沒有作夢了，過去的夢境裡，赤裸著軀殼漂浮在略顯漲潮的潮間帶水澤上頭，任其沒有既

定流向的波瀾將我帶向夢境的邊際。仰面朝著蒼蔚的穹頂，邊飄邊與積聚的千百仔白雲悠然悠然地道著招呼「早上好，有人嗎」。水天狀似一色，潮間的微熱流水宛如滿覆著廣袤的青靛布幔，摻雜著適量鹽分的浪潮將我的意識藉著毛細作用後緩緩地抽出，並以這副軀殼為中心呈輻射狀一般寧靜祥和地擴展開來。不過我卻猛地察覺到，自己的意識已在久遠的某個不再做夢的時間點上由心圍徹底剝離。水澤上下，「沒有人呢」，左右翻動身軀將自己裹進被毯裡時喃喃地吐露。

清晨五時，擺脫淺眠的抓力在遠處晨鐘敲響第五聲時醒來。撐起身子準備離床時衣角卻傳來另股柔軟的抓力，撇過目光望向枕邊側著身軀面向我，不過卻尚處於睡眠姿態的愛琉，她纖細帶有骨感的手掌輕抓住我睡衫邊角。我挪過上半身鬆開她的手掌將衣角小心地抽離，對於愛琉的這項舉動，她曾經解釋過是對伴侶的信賴以及維持安全感的方式。因此在抽離後，我抓起被毯的一角重新置入她掌中，接著再以我的手掌將她的手掌暫時的包覆、閉攏起來，感受著愛琉體溫的同時，也讓她能再度掌握住所需的安全感。

依舊迎來工作天，每日早晨清醒後大致上得在十來分鐘內做好簡易的盥洗。沖澡的水壓在最近有明顯增強的跡象，或許與整個公寓社區近期所推行的硬體更新工程有所關聯。縱使緊密地關上浴室的門但在門外的臥房與室內空間都可以聽得很清楚，那強勁的水流沖刷聲。雖然中間有門板的阻隔，不過依稀聽得見愛琉被水聲吵醒後下床的足音，接著她敲了敲門示意後便扭開門把側著身子進入浴室，鹵素燈泡的潔淨白光將她在洗手台前的身子投影在乾溼分離的淋浴間毛玻璃帷幕上。愛琉在我從淋浴間走出時，儘管還含著牙刷但卻在我開口前搶先一步的說了聲早安。待互道完早安後她似乎突然心血來潮對著鏡中的我扮起了戲弄的鬼臉，我則以輕敲幾下她的額頭作為回報，這小段嬉鬧也透過鏡中的成像同步的反射在她與我的瞳孔中。

幾度想過，在早晨若是能晚些起床的話，或許是件頗幸福的事。不過終歸妄想，假如以那種方式過生活且日復一日，那麼生活的步調與目標豈不是件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再說如果生活的待辦事項裡永遠只填塞著物質與玩樂，那樣還得擁有不會被俗務所打攪的超然自信才行，但實際的生活裡大概不會出現那種自信可以用來依靠。倘若以那種「悲哀」的模式過生活，如此一來身為人類的所有條理都將毫無章法的纏繞在一塊，連帶那些應該竭力摒棄的負面思考都有可能被正當化。且再說，過著隨處可見的日常小家庭的愛琉與我，並不怎麼汲汲營營的去追求那些過於激烈的生活。

不過不可否認，自己其實也是帶著「鈍感」在過生活。「鈍感」是常人無法徹底根除擺脫的束縛，眼皮底下只要稍感到舒適，那麼就會花上比做正事還要多上數倍的時間去消磨僅僅一瞬的安逸且不再鞭策自己得回歸正常生活。過往尚未離巢自立時，那段荒廢的生活裡頭所浪費的那些大量時間往往與沒有節制或缺缺規律的裝扮、飲食、睡眠以及衛生習慣這些事有掛鉤。更惡劣的則是連這些事物都無法以正常的方式有限度地去經營以獲取生活所需的那些人，因為他們也許連動腦思考都拒絕去做。而為了獲取這些生活的所需，「消費」與「儲蓄」便是一樁互利共生的例子。若想要消費，則得先開始儲蓄，因此無論是哪種行業，都將在實質的生活裡頭肩負起許多應盡的責任的擔子然後開始接受得工作才能過生活的無糖現實。

吐司爐「叮」的彈出吐司烘烤完成時的聲音將我從短暫的思緒迴路裡拉了回來。於是我便將吐司由爐上的彈出口取下，稍事整理後連著瓷盤與水杯一齊擺設到餐桌上頭。愛琉還披著浴袍就準備上桌用餐，她不習慣在梳理彩妝後才進食，「傻了嗎，唇膏會糊掉呢」很早以前在我問起時她悻悻地噘起嘴巴。餐桌上她提到食材採買的話題，說打算在下班回來後吃些甜食，所以計畫買些初入夏季時生產的瓜果類。我配合著她的話題做著相對應的回答。每日要出門前，也得連帶考慮今日回家後打算做什麼，或是完成什麼沒有妥善做好的事情以便將家中的雜務一併整理到排程裡，畢竟要是輕率地出門，那麼家的重要性似乎就蕩然無存，因此這要說是一般上班族的慣性也不為過。

而愛琉與我之所以沒有忘記這些日常作息上的本能，很大的理由在於因為我們有意識到家庭構成要素裡精神上與實踐上本質的那塊礎石是不可缺少的根基。

露露的電話在出門前的半個鐘頭被愛琉接起，近兩年沒聯絡了。愛琉在跟露露講電話時隔著玄關到餐桌的距離我都聽得見露露，她在電話那端的聲音顯得很興奮。愛琉大概跟露露聊了十來分鐘，期間不知道是哪方突然提及了小孩子的話題，愛琉跟電話那端的露露狀似輕鬆的帶過，但我肯定自己確實看到愛琉的身體在提到那個話題時猛地震了一下。一年前愛琉曾經暗示過我這個話題的可行性，我們也因為這個話題使得意見分歧更出現少見的相互賭氣，從那個時間點開始這個話題也就不再被拿出來討論。

已經接近出門的時間，但愛琉喚著我過去接手。露露在聽到我的聲音後，好像是回到學生時代那樣喚著「洵洵、洵洵」的，那是她對我專用的戲謔式暱稱。話筒中她說已經在周末時連絡過夏蓉，也提到她鄉下農舍的祖父母很希望夏蓉以及我能抽出時間回去看看他們。藉著露露誠懇之中帶點哽咽的聲音，我能明白露露是真心愛著她的祖父母並且也能感受到其祖父母加諸在她身上對夏蓉與我的思念。與露露不過簡短的對話個五分鐘，我已經在腦海裡火速地翻出她的祖父母的身形與容貌，不知哪來的動搖讓我突然感到淚盈於睫的那種悸動。而露露大概也聽出來我聲音中的搖晃，在稍事慰問後表示決定好可行的時間再連絡也不遲後便掛上電話。

愛琉著好正裝後，唯一難以辦到的事情便是彎下腰穿鞋的動作。在結婚以前便陪著她做了很多次的復健，先天的椎間盤構造缺損造成的椎間盤突出症使得她往往要彎下腰時便會感到疼痛，因此讓她坐在椅上由我幫她穿上得彎腰才能穿得貼合的鞋子的這件事在很早以前便已經是我在家中的一項例行工作。今日也是一樣，幫她穿鞋時是我們兩人相處時最安靜的一段時間，在這短短的幾十秒裡頭，沒有對話、沒有紊亂的鼻息，只有穿好鞋子後鞋跟蹬地的那聲紮實響音一如既往地有如潮聲般拖著餘音散去。

將愛琉送進她工作的大樓後，便掉頭往反方向我的辦公室前進。停紅綠燈時降下前座兩側車窗讓外部的空氣灌進原先密閉的車體內，但開始進入梅雨季時空氣中趨近飽和的水氣蒸散速率不足使得流動的空氣中往往帶著濕潤且略嫌黏膩的悶塞感。側過頭望向對街高中的學生們踏入校門時所呈現出的學生百景，兩名

一前一後行走的男女高中生橫越斑馬線經過車子前頭時，我聽見走在前方的男生轉頭喊了聲「姐，快紅燈囉」催促著女生加緊腳步後，倏地，記憶庫裡浮現出夏蓉的面孔。

望向落地窗外，午間陽光熱融融的黏著在對面大樓反光的玻璃帷幕上頭，雖說我辦公的大樓的帷幕外側也做過反光的處理，但直視那漫射近來的光芒時還是感到頗為刺眼，使得我在中午的休息時間只能趴在OA辦公桌上稍事休眠。

這等陽光以及早晨的那對姐弟令我想起夏蓉。在愛琉尚未走進我的生命之前，與夏蓉的關係除了是同個家族的遠親血緣以外，整個高中時代也蒙受身為學姐的她關照許多。但即便是一直照護著我的她，卻也因為身理上有著先天體內色素不足的缺陷，導致白化症在出生的同時便伴隨著她一路成長，使得她往往受到好事者的欺侮與侵犯。透過母親的介紹初結識夏蓉時，我因她的外貌而猶豫地只將手臂伸出一半時，她伸出雙掌主動握住我遲疑的手臂，那股透過手掌傳遞過來的生命脈動才讓我認知到她不只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更是沒有因為自己的缺陷就退縮，而是勇敢活著的姐姐。

夏蓉的勇敢的確讓我見識到了有別於我高度的求生毅力，但她一向是霸凌事件裡的受害者這點卻是不爭的事實。她白皙皮膚上出現的任何創口都格外顯眼，每每我試圖與施霸者們理論時她總是垂下頭緊抓我的肩膀阻止我的衝動，那個瞬間，我突然很恨霸凌者族群之間相互掩飾的共犯結構。那個瞬間，我也意識到夏蓉自己被霸凌後旁人對她的憐憫與抱不平正是她心中最脆弱的部分。

與夏蓉的正式交往以及同居是在學生時代結束以後。那時我的工作也逐漸上軌道開始順手起來。只不過勞碌的生活忙得沒有多餘的心力可以打點工作以外的事情。同樣夏蓉也是忙得有空閒的時間就拼命補眠。「成長」與「磨練」這類乍聽之下能振奮人心的言談在現實生活的本質上都象徵著一種失去一種獲得。我想能讓我耍任性的那個艷麗季節已從開始工作的那個時間點上就已經徹底褪色。可以當擋箭牌利用的藉口一樣也從手中被抽離且不復存在。結論來說人都得為自己的生涯負起責任，因此得咬著牙撐起許多擔子只為那份可以確保生存上所需的薪水使出賣自己身心靈上的任何部件儼然變成合理的價值觀。

夏蓉裸著身子踏入浴缸，本來還顯得有些充裕的伸展空間在她仰坐在我胸膛時便顯得驟減許多。她雪白的背部貼合在我的胸膛上，背上因勞碌而略顯僵硬的皮膚卻依然有著保留著幾處的柔嫩，我伸過手輕揉著她半露在水面上的乳房。在水中她輕上許多，輕易的就讓她轉過身來，嘴唇相互疊合時濕潤的舌頭在嘴中交纏。她慢慢地半挺起身，將我單臂擁入她柔軟的腹部，在我吸吮著她腹部上每吋肌膚時，她的身軀便不規律的震動著。「手」，她伸出另隻空下來的手臂向我邀著，將手交出後她牽引著我的手向她下身的股間深處游離。原先的震動逐漸轉為痙攣般地顫抖。

交合時由後方進入她體內，她發出狎暱的喘息，尚存留在浴缸裡頭的水仍有著不小的阻力，乒乒乓乓地弄出聲響以及讓不少水花濺灑出來。夏蓉的蒼白手掌扶著牆面試圖保持平衡，但她忍耐著而沒有呻吟出來的低鳴與蒼白軀體映襯起來卻更顯的妖冶。在我們雙方都要抵達高潮以前，我從她體內抽離，然後抱起她回到房

內。

也許是因為熱水讓人徹底的舒坦開來，夏蓉在回到房後，身體內的明顯反應以及逐漸興奮起來的呻吟聲讓我感到更加敏感。在即將再次達到高潮以前準備從她體內抽離時她幾乎是用盡全力的壓在我身上，我忍不住起疑心她是故意想讓我在她體內爆發出來。

離開夏蓉體內後，我進浴室沖了條浴巾出來替她擦拭著全身，接著將她的睡衫從衣櫃裡拿出幫她一起穿上後將被毯蓋上，然後將她擁入我的懷中。

「凜洵。」她喚著我的名字，接著轉過身面對我。

不待我回答，將手指堵在我的嘴上示意要我繼續聽。

「跟我在一起，不覺得很累嗎？」

「像我這般無趣的女人可不多喔，學生時代完結後的這三、四年來，我的生活除了工作以外就只有你，完全沒有別的可取之處，就連這具軀體也是一樣憔悴不堪，什麼時候會突然崩解我也不敢保證呢。所以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你還願意跟我在一起。」

「在我幼時，父母常常鼓勵身為白子的我說：『夏蓉，無論什麼事情都得使出全力喔。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若不能坦率地面對自己，那麼便解決不了任何事情。在你珍惜他人時，就等於珍惜你自己。而無法愛人就等於無法愛自己，人只有透過愛著對方的那份心比愛自己還要強烈時，才能坦然的接納自我。總有一天，妳會在別人的身上完成真正的自我』。」

「或許現在才滲透這簡單的道理還不算晚。這幾年工作下來，我深深的體會到這個道理的實際性。現在的我比以前來的更堅強，也在你身上將我自己完成。但看了你以及更多的男性在社會上拚了命的要找到更安穩的生活位置後，我突然覺得你們好委屈。你有想過嗎，撇開物質與地位還有聲望這些後天的附加物，究竟男性得用什麼方法才能證明你們是曾經存在過的呢？知道嗎，男性如果拋棄那些外在的附加物，那麼就沒辦法證明你們曾經的存在。」

「我們女性多半，終究是希望能與相愛的人結合然後生下小孩子，藉著自己的內在構造去將所愛的人重新塑造出來。還沒認識你與露露以前，我一直深信自己不會愛上任何人，也不會有人特地跑來愛我、擁抱我。但現在不同了，我必須留下我曾經生活過的一絲痕跡、證明我確實活過，不然我身為一個人、一名女性的價值總有一日會迎向崩壞。」

「不過其實我很怕呢，要建立一座新的『巢』。和你處在一起時，之所以能暫時將俗務拋諸腦後，是因為若不這麼做的話那麼也許會顯得褻褻悲愴很多。當然連帶性愛的時間也包含在內，假設讓圈外的雜質滲入我們的生活裡，那麼即便有用不盡的相處時間，也就不能在確信你我的瞳孔中是不是還保留著彼此的身影。」

靜靜地聽完夏蓉的這一大段話。她的手指輕輕刮過我的臉頰與顴骨，眼神直視著我似乎想將我看穿一般。這時我想起血清素效應的那個理論，「『愛情』是由

血清素所產生的一種刺激，而血清素隨著受到刺激的減少以及時間的流逝而淡化後，熱烈沸騰的『愛情』終將轉化為一般的情感依附」。夏蓉與我的「愛情」大概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上已轉化成一般的情感依附，更甚至化為親屬之間的普通情愛。因此性慾上那份愛情會連帶消失，我在那時已豁然理解。

睜開眼時曾有一瞬間我以為陷入了幻覺裡。愛琉雙手握住我手掌時的那股暖流讓我意識到這的確是現實，只不過原先應該是O A辦公室的景象已經轉移到拉起左右兩側的素色簾子的醫院病房裡頭。病理上清楚的明記著「再生不良性貧血」，我很明白這代表什麼意思。家族之中，大哥便是因為這個症狀而驟逝，普通的貧血原則上是指紅血球的統計含量過低，但「再生不良性貧血」卻是指紅血球、白血球以及血小板這三類血液細胞的統計含量皆過低的另類貧血病徵。主因則是出自自體骨髓無法製造足夠的新生細胞用以替補血液細胞的情況。

親屬間骨髓移植的成功機率也僅有 25% 的可能性，但我深知近親內的移植在我的家族內幾乎不可能，大哥當年的便是因為骨髓配對上的失敗而在不久後便因身心等多重的外在影響以及生理內部的崩壞而驟逝。不過愛琉此時將電話轉交過來，是夏蓉。夏蓉說著沒想到在過去剛成年的那個時候，所填寫的器官捐贈卡會在這時派上用場，姑且說來「你也是我的家人呢」，她在電話那頭略為嘆息著。

「啊，凜洵。」

「你有沒有假設過，我的骨髓移植到你體內後，你的細胞、染色體、DNA 都會成為另一個『我』喔，也就是說『我』會在你的身體內與你一同活下去呢。」

「我說，姐姐。」

「對白先勇妳還有印象嗎？」

「〈樹猶如此〉裡，最末段那句『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就是現在最貼近我內心的寫照呢。」

嚴格說起來，「時間」這個概念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本質，就好比無底洞那樣子，不幸掉入又或者自願沒入，埋葬鏽蝕在其中的都是過往曾經熱烈盼望過的激昂情感。曾認為一如既往的日常生活不會突然迎來如此劇烈的改變，但現在咬緊牙關接受著化療，以幾乎是秒速的前進速率在祈求能抵達那個可能的終點。生命往往如此，終有一日自己的身心會將內在外在的自我由原先一成不變的生活裡猛地抽離，意識到時往往已經徹底找不到可以尋覓回首的任何蹤跡。縱使世事得由自己的眼睛去下判斷，但在這時候無論是焦距的拉遠或拉近，眼前的事物已經成為模糊不清的片段光影。自我的認知與存在感往往在此時最容易潰散，我想當初大哥的心境多少是如此，因此才會消失在這個無底洞內。

是的，我總懷念以往尚未停止做夢以前的那段時光。「不再有夢、沒有人。」那也是因大哥的驟逝而起。迷茫的深層意識裡、往昔的夢境邊際，純粹的白光以及浮於水面之上的篝火，赤腳經過那潮濕的青石小徑，小徑兩側的鮮綠植被裡半埋藏著曝露在外頭，認識的人們的半身像。

再次聯絡夏蓉已經是大半年後的事。移植的成效就結果來說恰好得以使人活下來。躺在無菌隔離室裡的整整三個月大概是近幾年來作最多夢的時間。那時我

不知道有這麼一天，我會重拾作夢的本能。對我或者是愛琉兩人來說，我們之間的物質世界似乎在發病到治癒的這段期間內先是崩壞，接著才是再構成。

「那麼你就與愛琉還有『我』，三人一起活下去吧。」

「不對，姐姐。是四人。」

夏蓉一時語塞，沒有反應過來。

「愛琉她，懷孕了。」

「——真的嗎，那、那太好了。」

似乎在電話那頭，夏蓉的訝異神情與淚盈於睫我這邊都可以感受的到。

「露露那邊，對不起暫時不能過去了。」

「我會轉告她以及代你問候兩老的。」

「姐姐——」

「謝謝妳。」

王家衛在〈東邪西毒〉裡有段台詞。「『其實“醉生夢死”只不過是她跟我開的一個玩笑，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記的時候，你反而記得更清楚。我曾經聽人說過，當你不能再擁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記。』」

確實與夏蓉之間的關係，已經不能再像以往那樣有著肉體上的牽連，再說，這場大病過後她理論上已經在我的體內與我共生。是的，的確無法將她再度擁入懷中，因此我能做到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記。而愛琉的懷孕對夏蓉以及她自己而言，兩人懷中胎兒所持有的感情幾乎是等比例的重量。那種感覺是很複雜的，因為將來小孩子出生時，體內流的血液，除了一半是愛琉的以外，那麼剩下的那半部究竟夏蓉是不是也佔有一席之地呢，愛琉說是我想太多了，「就算有一半流著夏蓉的血，也是出自於你」。女性總是以冷靜的角度觀賞著世界，男性在世界裡拚命的四處奔波時，這些基底的小細節往往都會被忽略，都得在經過點醒後才大悟到什麼才是「根」。

骨髓移植成功後又過了十年的歲月。

二零三六年十月，十年前因為工作上職位的調派而整家遷居到土耳其生活的我們一家，已經完全習慣了土耳其的生活，更把原先有點頭疼的土耳其語說得甚為流利。

「出門啦，今天得去老師家幫忙呢。」

「最後的那幅壁畫完成後一定很漂亮吧，我跟爸爸都很期待妳跟同學的畫展喔。」

愛琉在美海出門時將她擁入懷中緊抱了一會，然後才目送著美海跑出庭院大門。

「參與本身就是一種成就呢。」愛琉在美海出門後突然發想到這件事。不置

可否地我折起報紙，帶上淺顯地笑容走進院子裡，然後勺起塘中的清水澆灌植栽。假日午後的晴朗天氣，從沒看過太陽展現這般美好的笑顏。

在城市裡悠然地自由走動，轉進一條小巷時，巷內的中學校正在創作著圍牆外側的彩繪。

一個看起來流有與我的民族是相同血脈的小女生與四五名本地的學生一同繪製著面積最大的那面牆。

比起那名小女生更牽引我心靈的，使那面牆上所描繪的景象，是我曾經在學生時代居住過、算得上故鄉的那座城市，懷念的味道不禁湧入鼻腔。

「『好漂亮啊』」，下意識地我吐出家鄉的語言讚賞著。

「『謝謝』」，那個小女生用與我一樣的語言回答我。

我站在他們後方，一直注視著她的那副創作。

休息時間，我加入那小女生與她的同學們的聊天裡，小女生總能很快地就將我家鄉的言語轉換為土耳其話然後流利的與她的同學們相互對答、相視大笑，這情景讓我接收到一種很欣慰但卻找不到出處的迷濛感覺。

「『阿姨，妳喜歡畫畫嗎？』」她繼續問著，喜好與他人交流的磊落大方的性情讓我又下意識地笑了出來。畢竟在海外，要能尋覓一個願意對陌生人說著自己的母語人又有多少呢。

「『難道我猜對了嗎？』」她有點興奮的抬頭望著我。有那麼一瞬間，透過她飽含光彩的目光，我似乎看見了過去的自己。

「『不是喔，我只是沒想到能在海外用家鄉的語言找到可以講話的人』」

「『對了，這樣看來妳住在這附近囉？』」

原本以為她會有點抗拒回答關於隱私方面的問題，但她反而是咯咯地笑著。

「『爸爸說我們家是十年前才搬到這附近，我也是在那之後才出生的。』」

「『現在在畫的這幅畫，是爸爸跟媽媽在很久以前住過的那座城市，總有一日我也想去看看那的地方。』」

「『我也是在那座城市裡長大的呢』」

小女孩在我這麼一說後，不可思議地盯著我。

休息時間快告一段落了，同學們在身後喚著她。

「『——那麼我很期待妳完成那幅畫喔』」

「『對了，阿姨妳也住這附近嗎？』」

「『怎麼了嗎？』」

「『我想，我們還有機會再見到面嗎？』」

「『這不一定呢，但在你父母親的那座城市裡，我相信總有一日我們會在那裡重逢喔。』」

「『我是美海，夏美海。叫我美海就可以了，阿姨呢？』」

聽到她說出她姓氏的那個瞬間，我故作有風沙飄進眼裡撇過頭去迅速的抹掉盈於睫上的滾燙淚水——

「『蓉。夏蓉——』」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世界沒想到居然如此渺小。在美海與我道別，獨自繼續探索著這城市的我卻久久說不出話來。

她是凜洵與愛琉的女兒。也是我的。

深刻的感受到有時命運就是這麼如此的壓著許多驚喜，同時我也再次體認到凜洵與我有著太大太深的緣分。想到這邊，我不禁在露天的咖啡座裡頭噗哧地笑出聲來。

微漾淚水的眼角餘光掃視著刻印在玻璃墊上，將德日進神父的那段教誨讀起。「『人類因反省而懂得用最大的愛，因為這愛而形成一個超然的共同意識，是即使在物質世界敗亡後仍然永恆存在的精神。』」另外，這場不經意的偶然相逢所帶給我的感受，讓我想起王家衛在幾年前的電影專訪與劇本台詞裡曾經這麼表示過：

「點一盞燈，留一口氣。」

「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

評審講評

蔡逸君老師

相當有才氣的作品，非常成熟的作者。這篇小說的思考與文字的功力，是跟其他作品在不同量級的。「之一」很穩很妥切，除了進入中後段那些每段前的「晨間。」「祖父。」「重逢。」這樣的提點字眼可以不必。「之二」需要再仔細斟酌，包括如何與「之一」銜扣。企圖心太大，所以越到後來，來不及收場，也可惜借用了其他的創作來作結語，其實是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意見的。

在煙草點燃之前聽說

應用日語學系 林昀蓉

(一) 余心蕾

如果可以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正常一點。

這是那個時候的我，看著手中的診斷報告時，內心反覆想著的一句話。

『可以找家人聊一聊。』醫生當時這麼對我說。

可是我沒有那個習慣，我在心底默默的說。

也許是過度壓抑，我常常獨自一人在洗手台前想吐卻吐不出來，我想把全部都吐出來。那些灼燒喉嚨因此說不出口的什麼，全部被壓下藏住，然後在獨處時，難受得讓呼吸失奏。

至今我依然在疑惑，那時的我怎麼可以這麼不快樂。不過說實話，也許我自己知道為什麼吧，只是就連在自己面前，我也放不開地去攤開擺在眼前檢視，居然連面對自己，我也那麼無法厚臉皮地，不能忍受任何一點面子的毀損。因此我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甚至反問自己：到底是為什麼？就這樣，把一切演得比人生更像戲，催眠自己，也許是潛意識覺得，假裝久了，就會變成真的了吧。接著我憶起你曾經說過的那句話：『也許缺的是心裡的東西吧。』以及當下我是怎麼一個好像有想哭泣的感受但是表面卻看似平靜，然後像是什麼都空了，期待被給予什麼般愣住，在那個鵝黃色燈光的房間。接著我拒絕想起接續下去的眼神、動作、體溫。拒絕想起。

我總是抗拒想起那些令我不愉快的事，但事實則是這樣的動作像泥沼，越是反抗，越是往下陷。一種慢性自殺，當你明白你明明已經抑止過自己，卻仍然阻止不了自己時，比起什麼都不做還難受，因為你清楚的再一次提醒自己，在這些事面前你有多無能為力，多麼的只能被擺佈。我憎恨自己的脆弱與沒用，更討厭不管在回憶或是你，又或是回憶中的你面前有多渺小。

就像個透明人似的，有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快要消失，虛微的只剩框線，接著我感到慌張，於是在自己身上放上皮革，以金屬裝飾，穿戴戒指耳環，在指甲上塗上深深的顏色，努力讓自己有氣勢，不再空虛。像本整面都帶著混亂感的白色著色薄，急急地填滿那些空白處，好像這樣就會有顏色似的，努力的，努力的讓自己實體化。

偶爾會想起那段求學的日子。但要我說起的話，我竟然找不到任何一個形容詞形容它，也許幾年前的我可以說得出？我不確定。我只感覺，有些事情反而不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越來越淡忘，終至無味。而是，隨著時間越拉越長，那些最初簡單的語句，則成了一種不能理解的，被隨意塗鴉而下的手繪音符，沒有規律的在那些篇幅的回想片段跳動著，干擾著，而聲音聽起來則似，一種不屬於我的聲音。於是，越沉越五味雜陳。

以前那是一段時常閃過腦海，並且在我思考時，總是像自動跳出的頁面那樣，跑到最前列，然後沒經我的允許就自動清晰起來的回憶，現在則變成，偶爾想起。那天的立體剪裁課，你錯將我以為是當天來讓你們練習的 Model。一走上前你就開始不間斷的跟我說明等一下的流程以及你們的設計，直到你的同學打斷你跟你解釋我並不是之後，你看著我有點困擾又不知道怎麼辦的表情，不好意思的笑了。隨著真正的模特兒到場後，你們開始專注地進行當天的設計，而我則在一旁四處觀摩。你的動作之間絲毫不拖泥帶水，乾淨俐落，看在當時的我眼底，還真像一場表演似的。當時還是新手的，我。

原本以為我們不會再有交集，因為你看起來就是個很有想法的人，而這樣的人就算高傲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你有才華。但課堂與課堂之間的休息時間，你竟走過來同我閒聊。其實我當下是有點緊張的，因為很少有日本人這樣熱絡的同我聊天，尤其是你看起來又是個特別冷漠的人，除了因為你的身高很高的關係之外，也許是因為你穿得全身黑吧。那時的我看著你的第一個想法是，你應該能夠把什麼衣服都穿得好看，特別是你所設計的衣服。而後來回想起來，證明當時的我想的並沒有錯。

『以前沒有看過你欸？』

「哦...我是一年級的。」

『一年級的？就可以來上這堂課了？那你一定很厲害。』

「沒這回事啦...」

接著你邀請我加入你們那個小組，而在我的猶豫結束之前，我便看見在你細長眼睛中我的臉孔，那個倒影點頭。

從每天上課我們都順理成章的坐在鄰座開始，到我發現你的家中居然有你的專屬工作室，直到我走進那個有著鵝黃色燈光的房間。

而我在想，如果不是那天看見你的笑容，以及與冷漠外表成對比，溫柔的嗓音，我想，一切也不會這樣開始。開。始。

（二）愛里

最直接的幸福感受就是味蕾。表面灑滿了牛奶香粉，就像長野冬天的雪面一般的波士頓派，那是我有記憶以來第一個生日蛋糕。我已記不太清楚，當時有誰跟我一同慶祝，也忘了當天收到了哪些禮物。但將蛋糕放入口中之後，那瞬間的感受，就跟我當時臉上的笑容一樣，幸福而滿足。直到這麼久之後的現在，我仍然清楚的記得那個畫面。

但也許是因為，小孩的世界就這麼單純也說不定。

『小的時候就拼命作夢沒關係，因為長大後即使不願意，也必須面對現實。』在我還是小孩子，並且再一次詢問媽媽關於爸爸的事，而她再一次只是摸摸我的頭，卻不回答時，媽媽這麼告訴我。

那時的我，聽這句話時只是懵懵懂懂，而現在，我終於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了，儘管，並不是那麼想承認與接受。

幸福是一個跟絕望一樣沉重的字彙。

在人生中，會有很多開心的時候，然而，足夠以幸福來形容的，我想，是那些死亡到臨的最後幾分幾秒前，可以來得及想完，並附以笑容的數量吧。

所以我想，味覺上的享受，想必是最簡單的一種幸福了。

那是我踏入洋菓子科的原因，也是使我遇見你的起點，我們的，起點。

笑著的狀態發生在我身上的頻率很高，我常常笑，好像我這個人離不開笑一般，像口袋裡的電影，與我的人生同步進行。

常常有人說，我笑起來很甜。而那時的你則是說，我的笑像是沾了奶油的草莓，酸甜卻又柔和，恰到好處的不過於甜膩。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對我說。而我卻到很後來才發現，原來相同的一句話，在不同的時間點，竟然會有如此天差地別的感受。最初的我聽到時候的反應，我想那個笑容會是我記憶裡最印象深刻的一個鏡頭，而在最終，我的嘴角卻連上揚也沒有，只有一句「那為什麼你還把我留下？」凝結在沒開燈的空蕩房間裡。

忘記是過了多久之後，是我終於意識到你離開了太久之後，現在的我已經可以在獨自一人的房間裡，沒有孤單感的醒來了。還是孤獨，但是沒有那麼孤單了。

按掉在固定的時間裡以固定鈴響提醒著的手機鬧鐘，開啟固定的每一天固定的每種開頭。

現在的我依舊以各種形式的笑容，在每天的生活中微笑著。只是那對於我來說，除了是表情的一種之外，不再代表什麼。我似乎越來越感覺到，那笑容已不再如你所形容的像是沾了奶油的草莓，而已成了一種加工過了頭，不再純粹的草莓糖。色素太多了，污染，太嚴重了。

看了看日期，時節已進入 12 月末，雖然與日本的冬天相差甚遠，但已有著十分明顯的寒意。披上大衣，圍上圍巾後，關上門。人潮順逆交替的街道上，多了一抹紅色點綴，總是，暖色調的我。

（三）程浩

第一次見到妳時，妳的冷漠就這樣映入我眼簾，就這樣在我的隔壁坐下。唸唸，唸唸唸，唸，粉筆磨擦黑板的聲音，成了一種讓人的思緒越飄越遠的節奏，這樣的曲子每天上演，而每到中段就開始讓人呈現恍惚。而妳，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走進來，走進我的視線，走進我的生活，走進我的生命。那是 4 月的最後一天，在課已進行到三分之一時，妳才出現在門口，「不好意思。」妳小聲的說，接著緩緩的走進來。走向最後一排靠窗的位子，我的隔壁。

幾乎是一坐下，妳便用手撐著臉，傾斜著一個角度，沉默看著講台。深亞麻色長直髮，白皙如雪的肌膚，以及與那雪白膚色成了強烈對比的，深灰色漸層眼妝。記得初見愛里的時候，她讓我感覺像是，草莓和奶油。紅潤的雙頰，柔而不膩的笑容。

而最初見到妳的一切，我則直覺聯想起，菸和咖啡。

妳。

Pub 裡震耳欲聾的音樂，菸霧與香水味瀰漫。那是健的生日派對，我記得，而那是我第二次遇見妳。離上一次隔了很久很久之後，我再次遇見妳。

妳坐在包廂裡，穿著黑色平口洋裝，指尖夾著黑色外紙的香菸，以及強烈的上揚眼線。隨著我們進入包廂，妳將視線轉向了向，妳先是跟健打了招呼寒暄幾句，接著我看見妳直勾勾的望向我，我的心跳頓時漏跳了好幾拍，直到我們入座，妳才又把眼神轉開，繼續與身旁的友人談話。妳身旁坐著的女生，也是當時我們相遇的語言學校裡的同學，大大的眼睛，俐落的短髮，似乎叫 Kaori 的樣子，離開學校後還曾經在街上遇過她，而妳，我卻再也沒有見過，像是消失了一般。雖然東京並不小，這麼想未免太過浮誇，但我就是有這麼樣的一個感覺，妳似乎，曾經消失。妳的外貌並沒有什麼改變，但體內似乎有個什麼，已經跟上次遇見妳時不一樣了，像是斷絕一切外界聯絡、捨棄一切，去了一趟哪裡旅行一般，妳的心底似乎藏著個故事，不願與人分享，深鎖在最深處的故事。

健示意我在同桌坐下，我沒想到妳也是健的朋友，我竟有點緊張了起來。

「我們是不是見過？」在心底反覆思考了幾回，還是決定這麼開口。

『嗯，好像吧。程浩，對嗎？』

「你記得我的名字？」我掩飾不住我的驚訝。

『我跟你借過筆，在第一次上課那天，而實際上我也只去過那一次課程。我對於人名的記性很好。』妳笑了笑。

整個晚上我們不間斷的愉快談天，甚至還被健嚷嚷說根本忽略壽星。我們談想去的地方，好吃的餐廳，在日本的求學生活，於是我知道了雖然妳在高職讀的是服裝科，但高中期間已在補習班學過了三年的日文。來到日本之後，妳去了一趟語

言學校，確認沒有繼續再上語言課程的必要。因此當我還在語言學校進行為期兩年的日本語課程時，妳已經進入一所著名的服裝設計學院就讀。當時的我完成了語言學校的學業，進入一間餐飲專門學校的調理科，學習西式料理製作，妳則剛從設計學院畢業。

我原以為，妳會就著妳在設計學院的生活繼續談下去，誰知道，妳竟就此打住，什麼也沒再說。只是再度換上了微笑，說起現在打工的店離我的學校蠻近。而那是那天晚上，我第二次感覺到，那深藏在妳心底的什麼。

(四) 雪莉

「我叫雪莉，我是混血兒。」同樣的句子，在那些年裡，一再反覆，反反覆覆。當然，我指的是休學之前的那段歲月。那是英國一個位於河畔旁的小鎮，我的故鄉。冬天時會被大雪覆蓋，一片白皚皚的。孩童時我最喜歡坐在暖爐前，一面喝著熱紅茶，一面看著故事書，「那是新娘的婚紗。」看著窗外的那片雪白，這樣童言童語著。

Once upon a time... 這是在每本書裡，最喜歡的一句話。從這個開頭開始，感覺就有了產生奇蹟的可能。

我們都喜歡奇蹟般的聖誕節，而遇見你也像是個奇蹟。

甚至我差一點就穿上了，小時我總掛在嘴邊的，那雪一般的新娘禮服，差了一步就會到的永遠，終究差了一點。儘管那已離現在很遠很遠，過遠，很久很久以前.....。

那時的我還在酒吧裡駐唱，而你總是坐在最前排的位置，微笑看著我的演出。那時的你，那時的我們。而很久之後的後來，我在飛往媽媽生長的國度的飛機上，那個小小的，叫台灣的島。

而那是一間位於隱蔽巷弄內的咖啡館。低調，卻深刻，隨時都在，卻又不打擾。在車水馬龍的道路底下，在人心之上。

這間咖啡館從有了藍圖到成形，起源於一個夢。

有一段時間我一直重複做著相同的夢，夢裡我是一個 14 歲的女孩。

詳細的劇情我已不記得，我知道我發夢的頻率很高，多到，連小睡一下夢都會來襲。而這個夢之於我有著濃濃的熟悉感，就像是之後來到店裡的客人們一樣，熟悉又陌生。很像在哪裡見過，又很像，只是自己多心了。隨著這個夢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從飄渺到越發清晰，就越來越騷動我，讓我不得不正視，應該說，從來無法忽視。

於是前後半年左右，我起身落行了咖啡館的建設，而就在它成形，掛上招牌的三天後，我遇見了來應徵店員的妳。

那天的午後，我坐在店門口旁的露天椅座看報紙，一面曬著太陽，一面讓自己染上手中涼菸的薄荷味，這樣的味道總能使我感到安心。

我看見妳走向我，於是我抬頭看著妳，金棕色鬢髮，穿著格紋背心裙的年輕女孩。妳說妳是來應徵的，而在妳開口的當下，我不自覺的把注意力放在妳身上，久久無法分散。妳的神情看起來帶著某種混亂般的不安定，像隻迷路而離開自己生長區域的兔子，迷惘，但有著能夠自力更生的堅強。我不發一語，凝視著妳。妳接著說，前幾天妳原本只是經過，甚至只從餘光裡看見了這間咖啡館。但不知道為什麼，妳馬上調頭，妳注意到門口的徵人公告，接著就這樣呆站在門外看著它好久好久。隔天，妳迅速填好了履歷表放進包包，於是此刻，妳站在我的眼前。

「為什麼？」聽完了妳這段話，看著妳的臉龐，我開口這麼說。我看見妳愣了一

下，不太明顯的。

『也許是因為，這是一間存在於我心底的咖啡館吧。』

「英文名字。」

『噢？』

「妳的英文名字是什麼？」

『Alice。』

「這裡晚上兼著賣酒，下午2點開始，晚上10點結束，Christmas eve則到12點。」以及，「這是店裡的鑰匙。」

（五）余心蕾

最悲傷的事是，愛一個人愛到，不自覺感染了他一切的習慣，然而在他離開後，每當重複著那些習慣時就想起他，但試著想改掉時，又一再提醒著你們愛過的事實。這是在結束我們的感情之後，我深深切切感受到的。太難了。

在想起某些回憶時，有時我會感到開心，有時我會感到難過。而當我想起與你的那段日子時，我驚訝的是，我竟是感到錯愕。

而這種錯愕，卻是比難過還要更撕心裂肺的難受。我強烈的感受到，我已經徹徹底底的空了，卻還有個後座力往我的身體裡掏，要我交出什麼。

我掏心掏肺，已經什麼都沒了，留住的僅僅那些回憶。而這回憶吞不下去，也出不去，結果竟成了一種比空虛更為強勁的荒蕪。

如果說程浩就像是太陽，即便我再怎麼隱藏自己，依然率直的給予我他所有的日照，那你就像燦爛卻無法把實溫握在手上的鎂光燈。你的溫度就如同那房裡的鵝黃色燈光，溫暖，卻終究只是迷離的光影。

你所給予我的，是只消擁抱就能讓我久久無法平息的激動。然而那變成一種比哭泣更龐大的情緒，把我捲入，吞噬。每每我總是帶著一顆膨脹，太過飽滿的心，在你的懷中睡去。

沒有人為我做過這樣的事。

那天是一年的最後一晚，窗外下著小雨。我們窩在你家的客廳一起看電影DVD，我看著桌上那瓶蘭姆酒，從包裝得完整精緻，到被拔開瓶蓋，最後見底。不記得當下我是怎麼樣的表情了，好像是不斷地傻笑然後一直講些亂無章法的話，頭暈使我的視界搖搖晃晃，你的臉在這個小小的視野裡，我看見你的眼睛溫柔地注視著我。在他人面前，那雙細長的眼總是冷漠，不主動探問太多，也根本沒興趣想知道的那種。你只在看著我的時候流露這樣的情感，我注意到，早就注意到了。你靠近我，擁著我的肩膀讓我靠在你的懷裡，親吻我，緩緩的，仔細的，像是在呵護一個嬰孩，寵溺以及疼愛。而我只感覺暈暈地，眼淚竟然就這麼掉了下來。腦袋似乎無法運轉思考，心緒卻矛盾的一面無限的跳動著，我想像你接下來會怎麼辦，會是驚訝得問我怎麼了，還是你會繼續褪去我的衣物？結果你只是停下來，拭去我臉上的淚，然後凝視我的臉，深深的，凝視，像是能夠凝視到我的內心深處去那般。窗外的雨滴滴答答下了一夜，你就這樣抱著我，持續了一整晚，連睡去也沒有鬆開。而我的內心也如那場雨般，由洶湧到平靜。那是我睡得最安穩的一個夜晚。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總是睡不好，而且我真的很討厭雨天？否則你怎麼會用這樣的方法讓我深陷。怎麼能不融化？真的太狡猾了啊。

接著我們開始交往，好像早該那麼做的那樣。那份愛太獨特，太強烈，所以我吝嗇得只肯跟自己分享，彷彿這樣你就能只屬於我似。我們愛得濃烈，到哪都出雙入對，形影不離。我們穿一樣的皮外套，一樣的馬汀鞋，戴一樣的棒球帽，我們

同樣都穿的一身黑。

而後來的我則是想，當時的我是不是認為，只要同樣都穿得一身黑，就能連成一片共同的夜空？

只是我們都忘了，夜終究會消逝，天，終究會亮。

（六）愛里

曾經我愛過一個男人好久好久，我們從小一起長大，一起就讀同樣的國小，進到同樣的國中，接著直升進入相同的高中。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我愛他，他寵我，護我，但我不懂他就是不要我。

使我終於放下對他的眷戀的是程浩，而使我再度想起他的也是程浩。

那個日子，時令是冬，降著大量的雪，你說要陪著臨時起意的我回老家走走。然而在到達之後，你卻堅持只在附近的河堤等待，不跟著我一起進到家中。

而我常常在想，會不會早在那時候，就已經對於我們的後來埋下了一個暗示，只是我明白得太晚。

從家中離開後我來到河堤找你，當時你正面向著河川抽著菸，我便同你一起坐在堤岸旁的斜坡。

不知道為什麼，此時我突然想起他。關於那個青梅竹馬，我愛過很久的那個他。他從來沒對我們之間未明的狀態表示什麼，只說了他是珍惜我。像是在躲避當時的關係，高中畢業後我便離開了長野，去了東京，也賭氣的不再接他打來的電話。失去他的近況很久之後，我只隱約聽說，他去了英國。

「我們看起來到底哪裡像朋友了！？別再自欺欺人了好不好。」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開口這樣說，對回憶裡的他說，也像是對著眼前的你說。

『也許就是因為太喜歡了所以才不去愛，因為愛是會受傷的。』

「但你有沒有想過，就是只喜歡才會受傷？」看著你的臉，一字一句的，我說。我看見你看著我的眼神，似乎在一瞬間換過幾種，但你什麼也沒說，只是側過身熄了香菸。

「如果有再來一次的機會，我真希望我可以好好的跟他道別。」

『最沒用的事就是道別。』我看不出程浩此時臉上的表情。

『如果從此不會再見面，道別也只是讓自己更不捨更難過而已。而，如果你不告而別，對方在乎你，就會來找你。』

『就像我對你。』你轉頭凝視著我。

時間彷彿靜止，我在一片雪白無涯的廣角中只看見你的眼眸，而我在你的眼眸中，看見空中紛亂的大雪。

我們的感情就如同這樣的一場風雪，排山倒海的來，渾渾噩噩的走。

事情總是一體兩面，人也是。在說話這個動詞底下，有多少沒說出口的話？

曾經我以為，人在孩童時期，特別容易受傷而嚎啕大哭，因為肌膚太過柔弱。

結果後來我卻比以前更容易哭泣了，在自己面前。

也許是因為，變得比從前脆弱的不是皮膚，而是心吧。

你確實是個好脾氣的人沒錯，你向來總是溫順，即使我們爭吵，在我不發一語背對著你時，你總是會握上我的手，接著我們和好。而唯獨那一次例外，那唯一的，最後一次。

你的溫柔很平常自然，但卻不像是與生俱來，總感覺像是經歷了一番什麼，才造就了這樣的你。就像抽菸一樣，你看起來不像是個會抽菸的人。

在那個有著純木家具的房間還留有你我身影的那最後一天，說出那些最後的語句

時，我努力嘗試著給你你曾經稱讚過的，我的笑容，卻連換上表情的力氣也失去了。我想，是因為憂傷。空氣中的傷心太重了。

不知道你的菸戒掉了沒有？

那時的我總是勸著你戒菸，因為抽菸對身體很不好。

但現在我看著自己指尖的燃燒物，只能吐出苦澀味極深的一笑。

因為，寂寞，對身體很不好。

我從來沒想過，就像你曾經陪伴我做的那樣，幾年後的我，竟會帶著灰飛煙散的情感，來到沒有你在的，你的家鄉。

（七）程浩

那晚的生日派對後來是怎麼散場我已忘得一乾二淨，只記得最後我們留下了彼此的電話，以及之後一次又一次一起共進的午餐，直到日後那卸去煙熏眼妝的臉龐出現在我面前。沒有勾人的大眼，圓而有靈氣的內雙眼睛，清清淡淡的，卻成了我最無法忘卻的笑顏。

只要隔天的計劃沒有太大的變動，妳會留宿在我的住處。妳總會在夜半獨自起身，一手握著繪圖鉛筆，一手夾著香菸，在書桌前畫著一張又一張手稿。那是我覺得與妳的距離最遠的時候，我總看不清妳畫著那些設計圖時，眼底閃爍著的，是什麼樣的情緒。是對於妳所想要的未來，拼了命地想要實踐，哪怕只是快一步也好，都想讓它立即呈現在眼前的焦慮，又或對於某個以為會擁有的後來，卻終究化為幻影的空虛與悔恨。漆黑一片的房間，獨亮一盞的檯燈，以及看不見表情的，妳的背影。我從沒告訴過妳，我並不如妳以為的總是熟睡。

妳從來就是個緊繃的人，這是從我對妳的了解進入到友達以上，戀人未滿時就已知道的事，而這樣的妳在我們變成戀人後，也沒改變多少。

甚至妳不在我面前赤裸，總是在纏綿過後，立刻穿起衣服，一刻不緩的那種，彷彿不這麼做就會洩漏了什麼。思念？每當有這樣的念頭，我總會搖搖頭，要自己別再想。

妳的身上似乎很少見得鮮豔的色彩，妳就像是屬於黑色的女孩。

有的時候會懷疑，黑算不算是一種顏色，這麼一個沒色彩的顏色。就像是妳，不會特別在大家的目光中佔有一個顯眼的位置，但就是不會被遺忘。包裹於黑，而在黑面前，又以自己的力量拒絕被黑吞噬，那樣華麗的跳脫。一個，獨一無二的妳。

妳只在乎妳所在乎的，也只喜歡著自己真心喜歡的。在陌生人面前，妳總只是嘴角淺淺的揚起，眼睛卻不會笑。不懂得客套也不喜歡客套。

不知道那樣的妳，後來改變了沒有？一般來說，總會認為那樣的個性應該改變比較好吧，但我卻默默地在心底希望著妳沒有改變，因為，那樣才是妳啊。

有的時候看著那樣的妳的身影，總是會有種奇妙的感覺。我向來喜歡的，從不是像妳這樣的女孩。

愛里則比較偏向那樣的類型，但又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而這一點點的不一樣，竟成為在妳之後，我終於再度把目光放在誰身上停留的原因。在甜美的笑容底下，有著某種程度上與妳相似的不安定。我偶然瞥見，帶著一點驚訝，像是看見了有著柔軟白色床單的旅館房間，我決定再度把肩上的包袱卸下，好好的休息，儘管，最後我仍又走出。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總是掛著笑容的愛里，臉上閃過像是不屬於她的表情，她沒有表情。於是我才知道，原來愛里的面無表情是跟心蕾的沉默不語一樣讓我感到

難受。

「我還能為妳做點什麼嗎？」

『我想要的你是沒有辦法給我的。』

「為什麼？」

『因為那是別人的東西。』

「愛里……」

結果我還是起身走了，不去想是不是做錯了的。就像妳說的，愛沒有辦法自欺欺人。

其實我都知道，妳總是在獨自一人時偷偷哭泣，儘管妳平時的笑容多麼的宛如天生。我不去打擾妳的眼淚，因為我明白每個人都需要這樣的一個空間，才得以生存下去，這是我從心蕾身上所學到的。

最後我只希望妳可以過得好，不管是過了多麼久的之後，都由衷地盼望妳可以過得比我好。兩個妳，妳們。

(八) 雪莉

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不再執著於眼見為憑，而從聽到的話語中，去選擇自己所想聽，所想相信。真，假，虛，實，世界就是這樣子，不只一種樣子。

在這裡，你可以選擇覆蓋，或是根本的遺忘。因為在心裡，我們本來就渴望能夠選擇在別人面前，自己是的樣子，更何況對於自己想遺忘的那些曾經。如催眠曲，我們假裝那些過往沒有發生過，而假裝久了，就能成真了。

如果說夢想也可以像小說有前序，那麼，這就是我寫在這咖啡館之前的文字。

在擁有自己的咖啡館之前，我也上過其他大大小小的咖啡館，而從入座到離開，留在我記憶裡的只有剛剛喝過的那杯咖啡的品名，以及不管是裡面的顧客又或裝潢，都是一副包裝過了的，不屬於自己的樣子。

在那裡我們看似坦承，那是個開放式的空間，我們能清楚看見每個人的長相、五官、臉上的表情，但實則我們的內心上了厚厚的妝，緊閉。

在這裡我們可以冷漠，我們看似偽裝，但最能放下防備感，好好放鬆每天穿著差不多的服裝，擺著差不多的表情，有著差不多的小心，講著差不多的得體言語而存在於這城市，不是自己的自己。這是我描繪這間咖啡館，最大的初衷。

妳來到這裡已經半年了，而我們說過的話卻僅止於工作上的交談，沒有再多餘的其他，甚至我們連對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沒有對妳過問，也沒有自己告訴妳些什麼。我一直認為，所謂的陌生不也其實是一種親暱，我們不需包袱，擔心自己在對方眼裡是什麼樣的角色，不必在不想說話的時候，仍然要吐出冗長的語句。而所謂的親密，是否藏著更為巨大的陌生，少不了的是猜疑、顧慮。

改變這樣的關係的是那個聖誕節前夕，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聖誕夜。像篇耐人尋味的故事，那個夜晚在我心底成了一幅難以忘懷的畫面。

最終我們也得以多了解了對方一點，儘管，只是幾句話的程度。我一直沒有告訴過妳，決定讓妳在這咖啡館工作的原因，在妳身上我感覺到某些與自己相同的頻率。我們都同樣失去些什麼，同樣從某個熟悉的地方離開，為了遺忘，為了找尋。

「Merry X'mas.」倒了兩杯杏仁香甜酒，我將其中一杯遞到她的面前。

『聖誕快樂。』妳給了我一個微笑。我發現笑起來的妳，感覺與平時判若兩人。

『妳身上的刺青很好看。』凝視著我今天身著的軍藍色斜肩洋裝，而顯現在鎖骨下方的草寫英文。

「謝謝。」頓了一下的，我說。

不知道為什麼，當下的我突然有了很想這麼說的念頭。

：「Shirley Holmes，那是我的名字。我是混血兒，我的家鄉在英國。」於是我這麼說。久違了的，再次這麼說。

我驚訝一直以來，總是對於被了解自己的底細這件事感到不知所云的我，在將刻意不提以久的自我介紹說出口的此刻，竟然並不感到困擾，甚至還覺得鬆了一口氣。終於能夠說出來了，對於在 Stratford-upon-Avon 那段時光亂流般，你還存在我生活裡的日子，終於能夠誠實的面對，承認，那，只是一段過往了。

妳先是定定的凝視著我，像是在思索些什麼。接著低下頭，啣了一口杏仁酒。

再抬起頭看著我的時候，妳的臉上再次帶著笑容，像是準備好了似的。

『我叫後藤愛里。』妳緩緩開口。終於，也開口這麼說。

評審講評

蔡逸君老師

對於人物角色的描繪與心理狀態有很深入的刻畫。也是成熟的作品與書寫者。分成四個敘述者，每個敘述者所說又牽扯其他角色人物，這個結構在這裡優點比缺失多，但要注意的是閱讀者需要耐心的去辨明每個人物，有時會有混亂的情形。另外，四個敘述者的腔調是那麼同一，也是必須去考慮清楚的。讀到最後有點覺得作者似乎還沒寫完成，應該可以再增加篇幅，去把真正想寫的更清楚的表現出來，否則讀完，只隱約模糊，不清楚想說的。

窗邊陽光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黃婉妮

完了完了完了又要遲到了！

江碩嘴裡咬著吐司一邊拉著後包的背帶還得加快速度，腿長是有好處的不過在這種時候並不顯著。這將是他這個月第三次遲到。

「江、碩！」才剛走進店裡，江碩就被一個等候他多時的聲音喊住。

「呃……姊姊……呵呵呵呵……」

被他喊作姊姊的女人笑了笑，伸手去擰他大大的招風耳：「我們親愛的碩兒啊，今天是幾號啊？」

「啊！！好痛好痛痛痛痛痛痛痛！五號啊今天是五號」耳朵被擰在對方手上，江碩臉都糾結在一起了，礙於對方的身高他只能曲著腰配合。

「虧你還叫我一聲姊，我說的話你到底聽進去沒有？老是這樣遲到小心我炒你魷魚。」揍他一拳以後還不忘催促他快點去換上圍裙。

江碩摸摸自己僥倖活下來的耳朵，哭喪著臉第二句話也沒多說就跑進廚房活脫脫是被教訓過的寵物不敢造次。

這是他不知道第幾份工作了，開始念大學以後本來就和母親還有繼父關係不好的他從優渥的家裡搬了出來，開始了無止盡的打工生涯。因為有點散漫的個性導致期末考睡過頭再加上常常遲到曠課，他大學也沒念完。對他而言，打工只是一個換取金錢的方式，並不是一件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由於不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常常因為犯錯或是睡過頭而被開除，最後找到這個工作。這算是他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了，到目前為止是四個月。

讓江碩待得最久的這份工作是一家簡餐店，他負責的工作很多，除了進廚房以外幾乎包辦所有工作。認真算起來又很少，也只有洗碗，收拾打掃，點餐，送餐。不讓他進廚房的理由姊姊說過了，「讓你進廚房？我還要不要做生意？估計我店先收起來還可能把損失降到最低。」

江碩換上圍裙以後先把廚區的碗盤洗過，胡亂在黑色圍裙上抹乾手，到外頭收拾桌上的髒碗盤，還沒到用餐時段客人不算多，為了應付接下來的中午用餐人潮廚房裡面已經開始忙碌，這種時候江碩就覺得不進廚區也是好事，就算進廚房在大概也只能添亂然後被轟出來。

收拾了碗盤他又接著補了紙巾，餐具，整理過環境，所有預備工作結束以後，他走到櫃檯和收銀的同事站一起。

「江碩，又遲到。」

「唉呀，這是幹什麼呢，新的一天開始第一句話就這麼損我，能不能說個『江碩我覺得你今天看起來特別帥』來聽聽啊，快點，跟著說一次。『江、碩、我、覺、得、你、今、天、看、起、來、特、別、帥』。」

「你有病啊！」同事踹了他一下。

「嗚嗚虔浩你怎麼這麼絕情啊我還以為你是個溫馴的小貓咪沒想到這麼兇狠跋扈你太讓我失望了嗚嗚……」江碩撫著自己被踹了一個腳印的黑色長褲，裝模作樣地哭訴著自己的委屈，還一邊喊著「當初我剛到店裡的時候總是親切指導我的那個善良可口的虔浩呢把我的虔浩還來啊～」之類的話。

「可口個屁啊，還有誰是你的虔浩啊給我閉嘴！你找死啊！」想當然爾江碩的下場只有被多揍幾下的份。

接近午餐時間，收銀的張虔浩被叫進去廚房幫忙，另一個同事出來和他換。

「欸，吳世勳。」

「幹嘛？」被喊的這廂明顯沒睡飽滿肚子起床氣。

「你猜今天那個客人會不會來。」沒有焦距的眼神落在落地窗外人來人往的人潮上，尋找熟悉的身影，零散著進門的客人，推開門時想起一陣悅耳的風鈴聲，卻沒有任何一個江碩期待的身影。

「哪個客人？」

「總是一邊吃飯一邊工作的那個啊，工作好像永遠做不完似的，每次都是中午來，點一個咖哩烏龍麵套餐，都坐在角落裡的，喏，就那個位置。」江碩努努下巴。那是店裡最角落的位置，那個位置很小離櫃檯和廁所都有點遠，動線也不太方便，選擇坐那裡的客人很少。

「哪個客人啊，我哪知道他會不會來，還有，對方是什麼絕世大美女嗎？幹嘛觀察客人啊江碩你有夠變態的。」一連串打槍的話語他還附帶一個嫌棄的表情，白眼翻得也很不客氣。

「喂，怎麼連你也這麼對我啊我好難過～大家都這樣對我，我深深感受到來自這個世界的惡意。」

「如果全世界都這麼對待你我看你最好還是檢討一下。」

「你！！！！」

無聊的爭執終止在一陣推開門的風鈴聲。

手上的手提電腦明明主打輕薄此刻卻沉甸甸，拿在他的手上簡直有千斤重。被退回好幾次的案子即使找了前輩一起討論，找了許多相關資料，那些書堆起來都要比他高了。也修正過不少次，今天早上開會的時候卻還是被以「無法達到理想成效」的理由退回了。

雖然前輩告訴他，這樣的結果其實公司內的派系鬥爭因素還是占大多數的，並不是他的企劃做得不夠好，雖然這麼說，但是前輩也愛莫能助。

不知道該說是一種不服輸的任性還是新鮮人的熱忱，高俊勉已經連續幾天連吃飯時候都帶著電腦到外面來工作，前輩看他這麼賣命，告訴他公司附近有間不錯的簡餐店，中午的商業午餐很便宜店長也不怎麼會趕人。

「今天也是一份咖哩烏龍麵嗎？」江碩站在收銀機前，對來人笑得親切，但來人似乎沒有感染他的快樂。

「嗯，謝謝。」

「這樣總共是七十圓，收你一百圓。」江碩從他手上接過萬圓大鈔。「找您三十圓，這是您的號碼牌，稍等一下幫您送餐。」

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今天看起來心情好像很糟糕啊……」看著他轉頭離去的背影，江碩喃喃自語連收銀機都忘了關上。

「專心工作好嗎別像個變態中年男子似的。」吳世勳狠狠踩他一腳，擠開他接著幫下個客人點餐結帳。

中午用餐的人潮終於散去，江碩把櫃台交給吳世勳得了空到廚房幫忙洗碗，中午累積起來的碗盤量不是開玩笑的，兩個水槽都放不下，為了讓廚房有碗盤可以用江碩還常常抽空進來洗碗。

「這碗盤是要堆到天上了啊……哇啊啊啊啊啊啊！！！」江碩的哀號聲終止在張虔浩的手上——手掌上。

張虔浩接住了差點就要面臨破碎命運的餐盤，另一隻手不留情地往江碩後腦

杓招呼過去。「喂！你到底在幹嘛啊？」

「嗚嗚虔浩謝謝……嗚嗚頭好痛喔你能不能小力點啊……」

「活該被揍，教你不專心。」

「姊姊！！怎麼這樣啊……」江碩本來還想哀號著撒嬌，想想放棄了省得多挨一頓揍，像顆洩了氣的皮球似的拉垮著一張臉。

姊姊拍拍他的腦袋。「去休息吧，這裡讓世勳來就可以了。」

江碩抬頭看了時鐘才發現已經過了兩點半，是店裡的休息時間。他端著午餐找了個位置坐下，眼前一盤焗烤海鮮飯都快冷了卻還剩下大半的分量。

「幹嘛，吃這麼少是想偷偷減肥啊。」吳世勳拿著午餐在他對面的位置坐下。伸手挖了一口江碩的午餐放進嘴裡。「唔，很好吃啊，我的手藝真不錯。」

「你煮的？看來我晚上要請假了。」

「靠！」吳世勳手上的湯匙差點往江碩飛過去。「不是我煮的啦你放心地吃吧吃吧吃死你。」

「去，想也知道，就憑你也能做出這種味道這家店都可以收了。」江碩撇撇嘴，不怎麼理會吳世勳的捉弄。

「你還不想回家？」

作為江碩從小到大的玩伴，江碩的狀況吳世勳是清楚的，搬出家裡以後，幾次江碩日子快過不下去吳世勳總會偷偷接濟他，這份工作也是吳世勳介紹的。他已經很久沒有對江碩提起要他回家這種話。

「我媽又去找你了？你就說不知道我在哪吧。」

「沒有，阿姨沒有再來問我。」

江碩的媽媽不是笨蛋，問過幾次吳世勳以後，從吳世勳面有難色的表情不難發現事有蹊蹺，不過既然是跟吳世勳在一塊媽媽也算放心，沒有再多過問什麼。

「那就好啦。」他又吃了幾口飯。「都涼了……算了，不吃了。」

「嗯……OK！我想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真的嗎？前輩，真的太感謝你了！我請你吃飯吧，想吃什麼？」

高俊勉看著對面座位的人整張幾乎臉埋進自己的筆電前，最後終於露出了輕鬆的笑容，得到讓人鬆一口氣的答案以後，他簡直眼淚都要掉下來了，笑彎的眼睛裡眼神在發亮。上次企劃被退件以後，身兼鄰桌好同事與大學同學的李勝浩自告奮勇地說要幫他修企劃，殊不知到了公司前輩手上被改得看不出原型，虧他們天天留下來加班。心裡一方面對前輩覺得感激，一方面又覺得對不住李勝浩。

「行了，就炸醬麵吧。」

「好！」

江碩看著他從座位上跳起來，往自己的方向腳步走得輕快，輕快得像是要飛起來似的。當然江碩也沒有漏看了坐在他對面的那個人，應該是自從他來店裡吃飯以來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這麼開心吧。

啊，想起來還真是有點鬱悶。不過笑起來真是好看。

「你好，今天也是咖哩烏龍麵嗎？」

「今天要兩碗炸醬麵，啊，還要兩杯柚子茶。」

「好，這樣總共是兩百一十元，收您兩百一十元，稍後幫您送上餐點。」

「江碩我要拿杯子來幫你接眼珠了。」吳世勳好心地提醒著，伸手幫他關起收銀機。

吳世勳難道會說他有點後悔找江碩出來喝酒嗎？！好吧，現下的狀況是即使不明說，從吳世勳大便一般的臉色也能讓全世界的人都看出來他有多後悔——除了江碩。更何況，就算說了，江碩也不一定在意。

看著桌上排排站都能拿來打保齡球的酒瓶，江碩還伸手招呼老闆再上酒來。

「江碩我警告你，你別喝醉了。」

本來是吳世勳自己心情有點糟糕想找人喝酒解悶，這下可好，自己倒還成了那個陪人喝酒解愁的人，哪裡解愁？根本愁更愁！萬一要是江碩喝醉了還得想辦法送他回家，早知道還寧可找張虔浩出來被調侃都強過現在。

「唔……我沒有喝醉啊……我哪有喝醉啊！醉是什麼啦！」

……喝醉了。吳世勳想著江碩家距離這裡有多遠，還有把他平安運回家的方法，再來就是把他送回家以後要在他的臉上畫什麼圖案。

「吳世勳……你說，他笑起來很好看吧？」

「……誰啊？」

「他啊……今天在店裡的時候，笑得超開心的……第一次看到他笑……坐在他對面那個傢伙，靠，帥得要死……」

「你有病啊？誰啦？哪個女人。」

「唔……」江碩本來拿起了杯子，又放下，整個人趴到桌上。視線穿過玻璃杯裡透明的酒看著小攤販裡的鵝黃鎊絲燈泡。「這種感覺……很奇怪啊……吳世勳……」

吳世勳意會過來江碩口中的那個人指的是那個客人，差點想抄起桌上幾支酒瓶往他腦門砸去。本來吳世勳是完全記不住那個客人的臉，即使他天天都來，但他老覺得每次江碩視線看過去的那個人，每天都長得不太一樣，就在兩個禮拜過後，吳世勳才終於記住他的臉，最一開始記的是他手上的筆電和那條深藍色格紋領帶，還有搭上各種淺色的襯衫給人那種舒服的感覺。

「喂，你不是告訴我你喜歡上一個陌生人吧，還是個陌生的男人。」

「……閉嘴！不要在我面前提那兩個字！！」

吳世勳這會兒倒耍起了惡趣味。「怎樣，哪兩個字？陌生？男人？」

「喜歡啦！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喜歡！！我怎麼可能喜歡上他啊？他可是個陌生人耶，而且還是個陌生的男人，一直喜歡喜歡喜歡的有夠煩……我怎麼可能喜歡他啊，才不會……」說著，江碩覺得自己的聲音越來越小，吳世勳的聲音口中的咒罵也越來越遠，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再次睜開眼睛，江碩只覺得天花板在旋轉，床在旋轉，整個房間在……等等！這不是他的天花板，不是他的床……這裡……不是他的房間！！但是這熟悉感是……

江碩下意識往身邊一摸找到了手機，點亮了螢幕上投的時間把他嚇得不輕，也不管這個還在旋轉的房間抓著自己的外套和包包就衝出房間跑下樓，一個重心不穩差點就從樓梯上滾下來。

「啊，小碩你醒啦？」

「……啊！阿姨。」啊，對了，這裡是吳世勳家。「早、早安……」這話說得有些心虛，剛看過手機他知道現在時間已經不早，遠遠超過他的上班時間，而且是店裡正忙的時候。

「要不要吃早餐？」

「呃……不用了，我，我上班要遲到了。」

「可是世勳他……」

「抱歉，我得先去上班了，阿姨我下班再過來拜訪你喔。」他迅速套上鞋子，也不顧頭髮還亂糟糟的活像頂著一個褐色鳥窩就匆忙出門了。

吳世勳家離上班的地方實在是有點遠，幸好公車很快到站。車上的人並不是很多，江碩坐在位置上咬著手指想著待會是不是該在脖子上掛個水桶提著頭進店裡。

噫——

「嗚……」一個緊急剎車江碩的手指狠狠地撞上自己的牙齒，痛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他從座位上站起身走到靠近駕駛座的位置。「怎麼了？」

「好像是前面發生車禍了，你趕時間嗎？」

「嗯……」

幸好停車的地點離店裡已經很近，前面的路口聚集了人群，應該就是事故發生的地點，遠方已經傳來救護車的聲音，江碩僅僅是看了一眼人牆沒有多加逗留。

「希望沒事才好。」他在心裡暗暗祈禱著。在這個路口向右轉，再往前走一段路進了店裡。

一進店裡就看到吳世勳忙著點餐，江碩先收拾幾張空桌上的碗盤進廚房，經過櫃檯的時候吳世勳連看他一眼的空閒都沒有，只是忙著應付接踵而來的客人。

「江碩？你來幹嘛？」剛進廚房準備換上圍裙，他還沒有想好要怎麼道歉，反倒是姊姊先問起他來。

「呃……來、來上班啊……」這該不是自己已經被炒魷魚的意思吧……

「喔，那你先去幫世勳的忙吧。」

江碩點點頭說知道了，但還是換上圍裙幫忙。整理過內場的環境，洗出一些碗盤以後他才又回到櫃台站在吳世勳旁邊。

「你來幹嘛？」

「來上班啊……」怎麼今天大家一個個都這麼對他，他該不是真的被開除了吧……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已經幫你請假了啊，我媽沒跟你說？」

「……」怪自己早上走得太急沒把話聽清楚。「大概有吧……」

「什麼大概啊，沒睡飽就滾回去睡覺。」吳世勳不客氣地白他一眼。

江碩說既然來了還是想留下來幫忙，絡繹不絕的人潮進出店門，店門開開關關的，清脆的風鈴聲不絕於耳，此刻聽在江碩耳裡卻像是要讓他腦袋爆炸的金箍咒。望著角落一直空蕩蕩的位置，他還是沒能忍住好奇心問了吳世勳：「那個客人今天來過了嗎？」

「啊？喔，你說那個角落先生啊，沒來啊。」

「真是，什麼角落先生，吳世勳你真失禮。」

「要不然你告訴我他名字。」雖然我也不會記住。他很識相的忍住最後一句。

江碩不知道他的名字。

關於他，江碩知道的只有咖哩烏龍麵還有唯一一次的炸醬麵，柚子茶，手提電腦，笑的時候彎彎的眼睛和好看的牙齒。

「如果這麼在意，下次問他名字不就好了嗎？」

「……吳世勳你瘋了嗎？……」

吳世勳撇撇嘴不以為意地表示，反正不管開不開口都是沒有希望的，省點口水也好，至少還能多賺一個客人的錢，把江碩氣得直跳腳。「好啊，下次我就問他名字！」

說完那句話的三秒內江碩就後悔了，卻被吳世勳的一句「那就這麼說定了，不敢的是小狗。」給堵死。

天曉得江碩此生從來沒有任何一刻比現在更奢望成為一隻狗。

不過吳世勳說好如果江碩能問到他的名字的話要請他吃飯。

最後那頓飯沒有請成。在那天之後，他沒有再出現。
一次也沒有。

他的身影逐漸成為一個淡出的影像，淡出那來往的人潮，淡出那扇開開關關的門，淡出江碩的生活。他消失了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很短，短到足以遺忘一個不知道姓名的人。江碩交了女朋友，是時隔四年才來電的大學同學。

「江碩，你有聽說嗎？俊勉學長過世的消息。」

江碩以皺眉代替疑問。

「之前行銷學的助教啊，你不記得？」

他努力回想歐慧心口中的那位學長，怎麼也想不起他的模樣，最後還是搖搖頭。

「啊……因為你上課都在睡覺要不就是沒來……」歐慧心用一種「你看看你」的表情看著江碩。「學長人很好呢，聽說是去年過世的，車禍。」

「嗯……」由於對歐慧心口中的那個學長沒有印象，江碩僅能以單音節結束這回合。

「江碩，你的初戀情人是怎樣的人？」

「嗯……」江碩調整了躺在沙發上的姿勢，盯著天花板很認真思考歐慧心的問題。「像窗邊陽光一樣的人。」

溫暖的，和煦的，明朗的，偶爾也有些陰鬱；不知名的，一直都在個位置上的，一旦不注意就很容易遺忘的。

像窗邊的陽光，一樣的你。

評審講評

徐培晃老師

以青澀的同性暗戀為題材，試圖刻劃出店員對顧客的異樣情愫，最後卻因為一場車禍意外，不僅折損了年輕的生命，也讓這場暗戀再也跨不出交往的第一步。大致來說，本篇是青春愛情小品，描寫青春、清新、單純的暗戀，對主角江碩的刻畫也算是具體，呈現出活潑嬉皮中略帶生嫩的形象，相對之下，其他腳色就顯得面目模糊，看不出個性，也就削弱了人際間個性交往所可能激盪出的火花，殊為可惜。除此之外，全篇的重點之一，應該是主角對同性情愫的情不自禁與迷惑掙扎，然而，本篇在這部分的表現略顯浮面，單單透過一場酒醉的自白淺淺帶過，少了細節、細膩的鋪陳，酒後吐真言的場景，也就顯得不夠深沉掙扎。青春的愛戀，迷人之處，正在於單純真誠，本篇也能扣緊這一點鋪演成篇，清新可觀。若能再注意腳色、情節的細節，當另有發揮。

〔Survive〕序幕 一切的開端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吳郁瑩

嘔嘔……好噁心……不知道為什麼，頭很暈也很想吐。

打從進入這個遊戲後，我的狀態一直就是這個樣子了。起初我還以為這是進入遊戲時必定會產生的不良反應，想說過一陣子就會好轉，沒想到症狀反而有加重的趨勢，現在連嘔吐的感覺都有了。

沒辦法，最後我只好選擇靠著牆坐下，想藉由休息來減緩我的不適，畢竟以我現在的狀況根本什麼也不能做。

「噁噁……嘔……」

可惡，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頭反而更暈了……

好難受、好痛苦……必須要趕快……趕快逃離……逃離什麼呢……？是指這裡還是指其他的事……不行了，頭好暈，暈到連意識都開始混亂，神智開始不清的地步了。

正當我難受到一個極點時，隱約地，腦海裡突然響起一個輕柔清麗但又神聖莊嚴、不容許人侵犯忽視的聲音，一字一句，逐漸在我的腦中回響著。

歌……？

我睜開雙眼，看著前方長廊深處裡那扇緊閉的門扉。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聲音是直接到腦海中響起，而不是由耳朵聽見，但我非常肯定的是聲音就是由那扇門裡傳出來的。

聲音的主人一遍又一遍的唱著，而那首歌則在我的腦中回盪不下數十次。說也奇怪，在那首歌響起後不久，我的症狀就減緩了許多，而現在所有的不適包含頭暈目眩和嘔吐的感覺在聽了無數次的歌後完全消失了。

但那聲音的主人並沒有停下，依舊持續地唱著。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起身後直挺著身軀，邁開步伐往長廊深處走去。

——因為那聲音在呼喚我。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走近那扇門，才驚覺方才看見的門扉竟是如此的巨大，門上還刻印著一大片的紋路圖騰。我站在門前，腦海裡響起的那首歌和門內的什麼形成共鳴，彷彿漣漪般逐漸盪漾開來。

我緩慢地舉起右手，想將手放在門的縫隙上。在指尖碰到門的剎那，所有刻印在門扉上的圖騰以我的手為中心向四周擴展開來，瞬間染成了空藍色的一片。

強烈的白光從我手掌下的門隙傾洩而出，隨著兩片門扉的開啟，逐漸將我的周圍以及所在的空間變成一個亮白的世界。裡頭的正中央有一枚人影，我看見她的唇微張，無聲地唱著，恰好與我腦中的那首歌相符合。

聲音的主人緩緩地唱出最後一句，腦海裡的歌曲也隨之終了，於此同時，我身後的那扇門也正好闔上，發出了『碰』的聲響。

一切歸於寂靜。

我慢步向前走去，眼前的房間四面都刻上了奇異的紋路，乍看和外面門上的圖騰相同，但不同的地方在於一個是天空般的藍色，另一個則是帶點金屬光澤般的銀藍。

中央的地板上也有個巨大的時間刻印，黑色的時、分針相互交錯。而她正好位在那時間刻印的圓心，璀璨的金色長髮在光線的照射下形成一圈光暈，令我產生一種她在發光的錯覺。

精緻的臉龐上戴著覆蓋住雙目的銀色面具，使我看不到她的瞳色。面具上頭描繪著魅惑的紫色花樣圖騰，修長的手指則在懸浮於四周的光能面板上來回敲打著，形成一幅既神聖又無法令人輕易褻瀆的絕美圖畫。

「您好，歡迎來到現實與虛擬的交界——『晨夜』。」

輕柔清麗的嗓音從她的口中傳出，眼前的人對我露出一抹微笑。

NPC 嗎……還是……

「我是第四號領航員·那薇吉特，很高興能在此為您服務。」

在聽見金髮美人一板一眼的說話方式時，我想我就知道那個問題的答案了。不過這並不是我所在意的，現在的我只有一個疑問。

「剛剛的歌是……？」

聽到我提出的問題後，那薇吉特溫柔的笑了。

「——鎮魂歌。那是獻給所有即將踏上旅途的旅人們所唱的鎮魂歌。」

鎮魂歌——？

「先在此恭喜您，由於您是……」

不、不對，很奇怪……從剛剛開始我就這麼覺得了，這種不和諧感到底是什麼……要快點……快點離開這裡才行，不然的話……不然的話——

「……知名……人，不知名的旅人——」

那薇吉特清麗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等我回過神來，在我眼前出現的是一片銀色及紫色，等我意識到是什麼東西的時候，連忙向後退開。

「請問您還好嗎？」她側著頭問我，語氣疑惑的樣子，幾束金色的長髮隨著她的舉動滑落到胸前。

「——沒、沒事。抱歉，可以請妳再重複一次嗎？」

為什麼，剛才我會出現那樣的想法呢……？要離開或是逃離這裡？當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時，突然發現眼前的那薇吉特正打算將遮住眼睛的面具取下。

「妳……」

取下面具的她緩緩地睜開雙眼，我定睛一看，久久無法移開自己的目光。

那足以蠱惑、魅惑人心的深紫色瞳孔正凝視著我的雙目，一頭燦金色的長髮配上那薇吉特自身獨特的氣質，頓時間，我的腦袋遲遲無法運轉。

她先是對著我微微一笑後，接著閉上雙眼扯動她那完美的唇，以無聲的方式一字一句的唱著，而我的腦中再次響起先前的那首歌，那首被她稱之為「鎮魂曲」的歌。

曲畢，那薇吉特緩慢地張開雙眼，用她那深紫色的雙瞳看著我。

「鎮魂曲，是為了即將踏上旅途的旅人們所唱的，這是因為這首曲子可以破除旅人的不安，為旅人帶來勇氣的緣故。」

不安嗎？呵，或許真的就是這樣吧。我自嘲的笑了笑。

「謝謝，我想我大概已經沒事了。」

她再一次露出了溫柔的笑。

「在此恭喜您，由於您是第 XXXXXX 位來到『晨夜』的旅人，因此可以獲得我們致贈的禮物——『潘朵拉之盒』。」神聖清麗的嗓音說道，「那薇吉特在此提醒您，請注意，盒中之物可能給您帶來希望，也可能使您走向毀滅，即使如此，您還是要收下這份禮物嗎？」

那薇吉特雙手的指尖快速地在光能面板上敲打著，隨即在距離我不過 3 公尺的地方憑空出現一個純白色的正方體，懸浮於空中，微微散發出光芒。

呵，不是希望就是毀滅……二選一，這風險還真大啊。

盯著眼前的盒子，我在心裡這麼想著。

話雖如此，我還是選擇了接受，有這麼一樣好的機會擺在我面前，我又為什麼要去拒絕呢？

「我接受。」我毫不猶豫的回答。

語音剛落，眼前的盒子緩慢地往我的身體飛入，立刻隱沒不見。

「『潘朵拉之盒』已放入您的空間。」

我摸了摸那盒子進入的地方，沒有感到什麼異狀。

「那薇吉特再次提醒您，請注意，盒中之物可能是武器、衣物類的實物，也可能是狀態、能力類的非實體，這點務必還請您特別留意。」輕柔清麗的聲音優美地說著。

聽見她所說的，我的嘴角不自覺的向上揚起。

這還真是個有趣的設定，不是嗎？

「請您選擇旅行時所用的身份以及您將要啟程的地點。」那薇吉特笑著說。

呃……為什麼我聽起來一頭霧水？

「那個、身份指的是職業，而地點指的是……？」

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猜出身份大概就是指職業，但地點無論我怎麼想，都不太能肯定我所想的是否就是正確的解答。

沒想到此話一問，深紫色瞳孔的主人笑得更溫柔了。

「想必您未曾看過導航手冊就決定踏上旅途了吧？」

面對眼前的人發出的提問，我試著去回想。

導航手冊？是指說明書吧。記憶中，我好像根本就沒看見那種東西。

再說了，就算不看說明書應該也沒問題吧？我困惑的想。

「是的，即使未曾看過導航手冊，對您即將踏上旅途一事並不構成任何影響，」大概是察覺到我的疑惑，那薇吉特面帶微笑的解釋。「當然，也包含旅途中所要面臨的要事。」

所要面臨的要事？是指打怪、升等之類的嗎？還是指其它的什麼……？

不知為何，我對這句話總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我的直覺正告訴我「危險」兩個字。雖然我的運氣不怎樣，但我的直覺一向很準。

「請您選擇旅行時的職業，以及您的種族。」

輕柔清麗的聲線在我耳邊及時響起，打斷了我的思緒。這時我才知道原來啟程的地點指的是種族，這還真是個我怎麼想也想不到的答案。

不過……

看著眼前有著深紫色雙眸的人兒正溫柔笑著，我的心裡突然出現一個念頭。

——不，這應該只是我多慮了而已。

「盜賊，我選擇盜賊。」

將先前的疑慮忘掉，我沒有半點遲疑的說著。

「請選擇您的種族。」

「有什麼種族可以選呢？」說真的，種族的話我一點頭緒都沒有。

那薇吉特的手指宛如彈奏鋼琴般，在浮空的面板上來回穿梭著，在我的面前立刻出現一個黑板大的藍色透明面板，上頭出現了四條身影，他們的身旁都詳細地寫著各自的背景、特色等。

「您可以選擇的有人族的據所·雷司克、精靈族的泉源·斯堤芮特、魔族的戰場·貝洛迪爾，以及矮人族的工廠·德沃夫。」

一下子出現這麼多的資訊，弄得我頭昏眼花的，完全不知道該選哪一族才好。

「人族。就選人族吧。」

苦惱中的我餘光正好瞥見人族那裏的介紹，看見上頭寫著「開創世代的革命者」等幾個字，很快的就做出了決定。

「那薇吉特在此提醒您，請注意，除了種族不可變換外，在旅途中您能使用的技能並無受到原來所選擇之職業的限制，這點務必還請您特別留意。」

她敲了敲眼前的面板，原本羅列在我面前的資料隨著藍色透明面板的消失，逐漸化成閃亮的白色光點向空中消散而去。

「舉例說明，您所選擇的職業是盜賊，在旅途中您可能因為一些變故或是透過與某個角色的接觸，使您習得並不屬於盜賊而是其他職業的技能。」得知我沒看過手冊後，那薇吉特非常詳盡地為我說明。

「換個角度想，其他的職業也能學到盜賊的技能囉？」我馬上反問。

「是的。」

這意思是職業間可能沒有所謂的專技是嗎……

「請您選擇您的髮色、瞳色、膚色和頭髮長度，以及美化、醜化的程度。」她微笑地接著說，「請注意，顏色、髮型上的選擇並未多加限制，但美化、醜化的上限皆為100%。」

聽到這裡，我差點沒吐血。

一開始的解說還很正常，但到後面卻出現了個恐怖的數字。真不知道是我耳朵聽錯，還是眼前的導航員不小心說錯了。

「您沒聽錯，美化、醜化的上限皆為100%。」

八成是我的表情太過於明顯，那薇吉特很好心地重複了一次。

……這還真是個惡趣味十足的設定啊。

這種設定不就可以讓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婆變成傾城的絕世大美女、讓帥氣有型的酷哥變成那種脂肪豐厚贅肉滿身的肉球了嗎？！！

這設定還真是變態啊，弄出這種設定的也是個變態。我在心裡暗想著。

「請問，您的選擇是……？」

回過神來的我發現一旁的領航員正帶著溫柔的笑等待我的答案。

「——黑色的頭髮和眼睛，膚色不變，頭髮長度稍微剪短就好。」我急忙的回答。

「您所選擇的是維持原來的樣貌，只需頭髮長度略做修改？」

她眨了眨眼睛。

「是。」我苦笑，差點忘了，現在的我並不是原來的髮色和瞳色。

「那薇吉特提醒您，現在您所選擇的外貌並非永久不變，在旅途中可能會因為一些因素而產生變化，這點務必還請您特別留意。」

職業和外貌都是這樣的設定嗎……

「最後，請您決定旅途中所使用的名字以及您必須隱……」

「抱歉，那薇吉特。」我出聲打斷她，「在那之前，我還有個問題想問。」

燦金色長髮的人兒不明所以的看著我。

「一般而言，在進入遊戲後、創立角色前，不是都會進行紅外線掃描的作業，來檢測玩家的身份嗎？」

沒錯，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

正常來說，進入遊戲後都會先做個身份確認，不管哪個遊戲都是如此，但這遊戲卻完全不是那樣。

「因為沒有那個必要。」神聖清麗的嗓音說道，「我們所採行的設定是、不過問想要展開旅程的旅人的身份，只要有旅人的到來，我們只須作為導航員引領著旅人的方向就行了。」

「妳的意思是，即使有罪大惡極的罪犯進來，你們也不會加以干涉，甚至是阻止囉？」

「——是的。」她緩緩地說著，「不論那位旅人先前有著什麼樣的過往。」
不管什麼身份的意思嗎……？

得到她所說的答覆，我的嘴角勾起了一個不易察覺到的弧度。

「抱歉，剛才打斷妳要說的話。」我的眼睛看著她。「可以請妳繼續接下去嗎？」

「請您決定旅途中所使用的名字以及您必須隱瞞起來的真名。」那薇吉特依舊溫柔的說著，絲毫沒有因為我的插話而有所不悅。

「隱瞞的真名？」我皺眉。

「旅程中所使用的名字是指您平時的稱謂，也就是俗稱的 ID。」

到目前為止，和我所想的完全相同，但後面的意思我就不太清楚了。

「而真名的部分，則是旅途中最為重要的一環。」深紫色雙眸的主人用著較為易懂的話語解說，「基於設定，您必須決定您的真名。那薇吉特在此提醒您，請留意，真名就和生命一樣重要，只有在出現值得您交付性命的人時，您可以選擇是否告知您的真名作為彼此信賴的證明。」

聽完後，我一直在思索著。

「……破夜晨曦，我的名字就叫破夜晨曦。」沉默了許久，我才開口。

「那麼，您所決定的真名是？」神聖清麗的聲音說道。

「真名的命名上有什麼限制嗎？」

我平靜的問著，原因無他，我想我大概知道該取什麼樣的真名了。

「不，」璀璨金色長髮的人兒溫柔說著。「真名的取名上並無限制，一切皆由旅人的意志來決定。」

聽見這樣的答案，我發自內心的笑了。

「我的真名是——」

看著那薇吉特那雙深紫色的瞳孔，我緩緩地吐出了幾個字。

「呼……」

原先坐落在房間正中央的金髮美人，在黑髮的少年離開後，一改先前給人的印象，做出了伸伸懶腰、發出聲息等不符合她外貌的行為舉止來。

那薇吉特將前額的頭髮往後一撥，隨即離開了自己屁股底下那張工作將近一天的椅子，雪白的裸足直接踩在冰涼的地板上，輕盈愉快的行走著。

她伸出右手，大拇指快速滑過中指，發出響亮的聲音，在她的面前立即出現一張舒適的米色沙發，一旁還有一張純黑的圓桌，桌面上擺放的是裝有各色糕點的花籃，以及高級的茶具組。

而金髮人兒先前穿著的那套純白色、有著荷葉邊蝴蝶結裝飾的禮服，也在打了響指後，變成寬鬆、樣式又不失典雅的睡衣。

「還是這樣最舒服了。」

大力的臥躺在柔軟的長沙發上，手裡拿過一個印有紫色花紋的抱枕，那薇吉特發表了滿足的感言。

「不過還真是累人啊……搞得我都快精神分裂了。」

魅紫色雙瞳的主人抱怨道。

說完，她的身體翻轉了半圈，以臉部朝下左手托著下巴的姿勢趴在沙發上，空閒的右手則是不斷地伸向眼前的花籃裡，拿出各色的餅乾往自己的嘴裡塞。

「話又說回來，剛剛那位少年……很危險呢。」那薇吉特端起紅茶喝了一口，眯著眼睛，「打從他一進入遊戲後，他的防備從沒卸下過，即使在聽過鎮魂曲後，他的戒備依舊存在，還真是不能大意呢。」

『所以才拿下面具，是嗎？』

原本只剩那薇吉特一人的房裡突然從四面八方響起一個沉穩的男音。

燦金色長髮的人兒像是預料到他會出聲一般，並沒有太大的反應，只是緩緩地放下裝有紅茶的茶具，仍然慵懶地躺回柔軟舒適的米色沙發上。

「啊啊，不這麼做的話會很麻煩的，不論是對我們還是遊戲裡而言。」手裡環抱著的枕頭將鼻子以下的部分遮住，只露出一雙帶有水氣的眼睛，原本清麗的嗓音因為被抱枕悶住的緣故，講出的話語都帶著沉悶感。

『……注意他的一舉一動，必要時就直接使用鎮魂曲。』

沉默了很久，那個聲音才再度開口。

聽到他所說的話後，那薇吉特拿開了抱枕，眼神凝視著空中。

「這麼做好嗎？頻繁地對同一人施加暗示、催眠的話——」清麗的聲音話還未說完，就被另一個極具威望的低沉男音給打斷。

『——為了讓遊戲持續運行下去，這、是必要的。』

「是是，您說的是，我的老大。」

那薇吉特坐起身子又拿了一塊餅乾放進嘴裡，敷衍地回答著。

『距離下一位進來的時間還有五分鐘，趁這空檔快把一切恢復原狀。』

此話一出，魅紫色雙眸的主人立刻從沙發上跳了起來。

「咦——？！慢著，我的休息時間應該已經到了吧？！」

面對那薇吉特發出近似尖叫聲般的抗議，回應她的只有一屋子的沉默。

「唉……那傢伙還是老樣子，真夠會使喚人的。」

最終，那薇吉特只好一臉認命地聽從自家上司的話，打了個響指，把方才自己變出的沙發、抱枕、糕點紅茶等全數撤走，乖乖的將房間恢復到黑髮少年剛進來時的樣子。

她邁開步伐往時間刻印的中央走去，坐回原來的那張椅子上，叫出了懸浮於四周的空藍色光能面板，正想活動一下筋骨時，卻突然驚覺自己還穿著睡衣。

「差點忘了，衣服還沒復原呢。」

說完，修長的手指在眼前空浮著的面板上按了幾下，身上的睡衣瞬間化做白色的光點，取而代之的是先前那套潔白色、有著荷葉邊裝飾的華美禮服。

那薇吉特在整理完自己的儀容後，就撿起被隨意放置在一旁的銀色面具。

「破夜晨曦嗎……」她盯著手中的面具，若有所思的說著。

門外傳來的腳步聲將自己的思緒帶回，燦金色長髮的人兒把面具反轉，往自己的雙眸戴上。在即將戴上的那刻，眼前的大門傳來被開啟的聲音，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扇門扉滑過的弧度越來越大，而門內白光中正站著一個模糊的身影。

看著眼前的光景，她回想起不久前自己也曾看見同樣的畫面。

記得在那名少年離開前，自己還對他說了一句祝福的話語。但重點不在於那句話，而是那句話的延續。

想到這裡，那薇吉特眯起魅紫色的雙眸，嘴角勾起了一抹危險的笑。

「——可別太早就死了啊，誤闖『晨夜』的無知冒險者。」

一片黑暗。

不知道經過了多久，出現在我眼中的景色一直都是一片漆黑。

「可惡……」

我不自覺地停下了腳步，心裡沒來由的感到煩躁。

不，或許不是沒有原因的，最起碼那個答案我是知道的，會感到煩躁的原因我自己明明很清楚的。

也許是因為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我的思緒早已陷入一陣混亂。

我緩慢地闔上我的雙眼，將眼前的一大片黑色隔絕在外，腦海開始浮現之前的記憶片段——

「我的真名是——」

看著眼前那雙深紫色的眼眸，我堅定地吐出了幾個字。

在安靜無聲的房間裡，只有我一人的聲音回盪著。

聽見我的真名，燦金色長髮的人兒先是一楞，隨即恢復成原先優雅、氣質不凡的姿態，修長的手指敲打在浮空的藍色面板上，不到三秒的時間，在我的前方立刻出現一個 A4 紙張大小般的面板。

我看著那薇吉特的眼睛，等待她接下來的舉動。

不久，一陣神聖清麗的嗓音從她那微張的唇裡緩緩溢出。

「那薇吉特提醒您，請留意，一旦完成真名的設定後，無論發生什麼，旅人都不能任意更動、旅途中也不會產生變動，」深紫色的雙瞳也同樣凝視著我，「即使如此，您還是決定使用這個名字做為您的真名嗎？」

看著面板上的一段文字，以及文字下方的兩個選項，我勾起了嘴角。

這根本沒必要選擇不是嗎？

我舉起我的右手臂，伸出食指，在「Yes」那裡大力一按。

從現在起，這名字就代表我的一切。一個和過去無關、新生的我的一切。

想到這裡，我發自內心的露出了微笑。

「已完成設定。」

耳邊響起那薇吉特的聲音，我回過神來往她所在的方向看去，卻發現那薇吉特沒有像先前那樣帶著溫柔的笑，反而整個人定格在座位上。

深紫色的雙眸上照映著微微的藍光，就彷彿她正在觀看什麼一樣。

「那薇吉特？」

我輕聲地喊著她的名字。

但眼前的人仍然沒有任何反應，依舊維持定格的動作，正當我想著是不是故障的時候，燦金色長髮的主人忽然有了變化。

「——確認完畢。旅人·破夜晨曦已完成各項準備，第四號領航員……」

原來只是在做確認，而不是故障啊……

不過……

看著深紫色雙眸的主人用不像先前的柔和語氣，而是以一種僵硬呆板的方式說話，我有一種很複雜的感覺。也許是和現下的她相比，我更喜歡她之前的行為模式的緣故。

因為，現在的那薇吉特實在太像一尊毫無生氣的人偶了。

正當我擔心眼前的領航員之後是不是就一直保持這個人偶模式時，只見有著一頭燦金長髮的她先是闔上了雙目，然後緩慢地睜開。

在這短短不到幾秒鐘的時間裡，我的視線緊盯著她，絲毫不敢挪開。

剛睜開紫色眼眸的那薇吉特呈現茫然的狀態，沒有一個注目的焦點，隨即像是意識到什麼似的，十分快速地又閉上了眼睛。

完全看不出來是否恢復正常，沒辦法，我只能用問的了。

「呃……那個、那薇吉特，妳還好嗎……？」

聽到我的聲音後，那薇吉特打開先前闔上的雙眼，眨了眨她那漂亮的深紫色眼眸，優美的唇形則是緩緩地扯動著。

「——確認完畢。現在開始傳送至初始地·雷司克。」

聽見神聖清麗又帶點輕柔的嗓音從她的口中傳出時，我就知道已經沒問題了。

我對著眼前的她笑了笑，而那薇吉特也立即回給我一個溫柔的笑。

接著那薇吉特將雙手放在眼前的空藍色面板上，指尖則不停地來回敲打、穿梭著，而我只是靜靜地看著她的舉動，耐心等待下個步驟。

話又說回來，總覺得有些在意呢……剛剛的情況，不論是先前的人偶模式、還是剛才的呆滯現象。我在心底暗想著。

這期間，耳邊隱約傳來一陣又一陣微弱細小的聲音，起先我以為那是敲打面板發出的聲響，但隨後我就知道錯了，因為聲音的來源並不在我的前方，而是在我的身後。

於是我警覺的轉身，隨即也向後退了好幾公尺，等我看清眼前的物體後，我愣了一下。

「這是……？」我不自覺地脫口而出。

以我進到這房間的那扇大門為中線，往右以及往左大約一、兩公尺的地方突然出現兩片尚未成形的面板，只見遍布在空氣中所有的白色光點，不論大小、發光的強弱，都拼命地往那面板集中。

原本散布在空氣裡各個角落的白色光點，如今形成兩塊充斥著強烈白光的光板，只見那白光一閃，集結成光板的光點又飛快地往四周擴散，消失成碎屑。

原先白色光點聚集成型的部分，突然出現兩片白色直立的物體。

如果我沒看錯的話，那應該是……

「——門，那是通往初始地·雷司克所需穿越的門。」

身後傳來那薇吉特輕柔清麗的聲音，我轉過身，想詢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卻意外發現燦金色長髮的她正站在我的前方，溫柔的笑著。

本來位於這個房間正中間的桌椅、空浮面板等之類的物品，現在已全部消失一空，空蕩蕩的地板上只殘存著那個巨大的黑色時間刻印。

深紫色雙瞳的主人就站在黑色刻印的中央，一身荷葉袖口、點綴著荷葉邊的純白色上衣，纖細的脖子上別著一個黑色及紅色交疊而成的蝴蝶結，腰上則是穿著穿扣式的黑色馬甲，再搭上一件佈滿蕾絲的黑色長裙，宛如天使般的絢麗。

「正如我先前所說，這是通往人族據所·雷司克所需用上的傳送門。」

那薇吉特輕柔清麗的說著，金色的長髮在光線的折射下微微發亮。

「那，為什麼會有兩扇門的出現？」

如果只是傳送的話，只要一扇門就夠了吧？

「之所以有兩扇門的出現，是為了增加旅人們的選擇性所致，」那薇吉特緩緩說著，「也就是說，這兩扇門會隨機將您傳送至初始地中的任何一個地方。」

這、這也太冒險了吧，要是不小心被傳到怪物堆裡，不就被圍毆致死了嗎？

「請您放心，傳送的位置一向都具備良好的安全性，隨機選擇的都是傳送到的鄉鎮以及村落而已。」大概是發現自己講的不夠完整，那薇吉特補充道。

既然如此，不管哪一邊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左邊，我選左邊。」

不想在這種問題上浪費掉太多的時間，我隨口說了一個方向。

「呵呵，很少有人像您這樣，決定的如此迅速。」

我不解地看著她。

「雖然傳送到的鄉鎮、村落皆為隨機，但這些鄉鎮間也有所謂的優劣之分，因此有許多即將踏上旅途的旅人們，都希望可以抵達的是資源豐沛或是較為繁華的城鎮，」那薇吉特解說到這裡時，稍稍停了一下，「因此，每當要傳送時，總會有一群旅人在此時猶豫不決、搖擺不定的。」

聽到這裡，我的嘴角忍不住抽蓄了幾下。

簡單來說，就是設計出這遊戲的人想看玩家為了一個門，而在那糾結個老半天，一下說左邊、一下又說右邊之類的話。

這遊戲的製作人果真是個惡趣味十足的變態。

把我所得到的結論再次丟到腦後，正當我準備走向左邊的那扇門時，突然想起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等等，不用做什麼力量或是技巧方面的點數分配嗎？」

差點就把它給忘了，這問題可是關乎到以後我在遊戲裡的命運。

「我們所採行的是，依據旅人的身體素質來作為踏上旅途後，旅人能力的參考數據，」燦金長髮的她露出了溫和的微笑，「當然，原先身體素質不佳的旅人也不必擔憂，在踏上旅途後，還是有可以加強或是進行改變的方式存在。」

這意思是，能力是完全遵照身體素質的嗎……

呵，或許我還要感謝你們吶。我自嘲的笑了笑。

「那薇吉特提醒您，在您進入傳送門後，身上的裝束也會隨之產生變化，這點還請留意。」燦金色長髮的她依舊溫柔的笑著。

將視線由那薇吉特的臉上挪開，我邁出步伐走向左邊的那扇門，在手掌碰觸到門扉的瞬間，我用力往前一推，強烈的白光頓時從裡頭傾洩而出，刺眼的光芒使我不得不眯起一隻眼睛，等待白光散去後，我才睜開。

看著前方那一片亮白的世界，我頭也不回的往裡面走去，在我即將踏進門的那一剎那，身上衣物逐漸幻化成的白色光點，隨著光點的消散，我緩緩地吐出了幾個字眼。

「謝謝妳，那薇吉特。」

我聽見我的聲音是這麼說的。

燦金色長髮的她先是一愣，隨即露出了招牌的微笑，此時傳送門也起了變化，只見門由下而上開始碎裂，速度不快也不慢。我轉過身正想前進時，卻聽見身後傳來一陣溫柔清麗的女聲。

「祝您好運——」

聽到那聲音對我的祝福，我的嘴角揚起了一抹淺笑。

踏入門後，才看見自己身上的衣物已由白襯衫變成白色鑲黑邊的粗布衣，淺藍色的牛仔褲變成黑褲，腰上有個咖啡色的小型郵差包，右腿外側繫著匕首，就連鞋子也變成咖啡色的高筒靴。

環顧著四周，發現這裡全都是白色的一片，並沒有特別或是顯眼的東西，正當我想著要往哪個方向前進時，突然發覺遠處的彼端有什麼正往我所在的方向蔓

延而來。

我眯起雙眼，將兩眼的焦距擺放在遠方的某一點上。

不久，我看到黑色的一片快速的往我這邊襲來。正確來說，是黑暗正吞噬著這一片白色的世界，逐漸向各個方位蔓延開來。

我急忙轉過身，想詢問那薇吉特這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卻發現傳送門只剩下四分之一的長度，四周的空間也早已被蔓延的黑暗逐漸吞噬。

「那薇吉特，這到底是怎……」

我的話還未說完，就看見那薇吉特的臉龐上突然出現好幾道不規則的裂痕。下一秒，長度剩餘不到四分之一的傳送門逕自碎裂開來，碎成了大小不一的鏡片，掉落在漆黑的地上，發出了清脆的聲響。

——而我就只是看著這一切發生而已。

在門即將消失的那刻，我看見那薇吉特的唇微微晃動著，就好像在訴說著什麼一樣。但不到幾秒的時間，全部，全部的一切就消失了。

看著眼前將一切吞噬的黑暗，我瞪大了雙眼。

睜開雙眼，我失神的望著這一片夜色。

從眼前的一切被黑暗吞噬後，我曾試著尋找離開這裡的方法，卻一無所獲，在無可奈何下，我只好勉強自己繼續在黑暗中走動。

一步一步的走著，最終我停下了腳步，一動也不動的佇立在原地。

眼前還是一片黑暗，一片令人憎恨的黑色。

我垂下頭，前面的幾束黑髮緩緩滑落，遮蔽住我的視線。腦海不斷浮現出以往的記憶，我刻意試著不去回想，但那些記憶卻像跑馬燈般，一幕幕在我腦中不停的播放著。

停、停下來……快停止……

我摀著頭，想遏止、阻止自己回憶起那段過去，卻無能為力。也許是身處黑暗中的緣故，那些我想遺忘、想捨去的過去又在此時復甦。

……住手……住手……快給我住手——

「吼——」

耳邊突然響起一陣嘶吼聲，打斷了我那亂成一團的思緒。

我緩慢的抬起頭，望向聲音的所在。

此時的我，眼裡並沒有喜怒哀樂等等之類的情緒，有的只剩下一片黑暗，以及冰冷刺骨、不帶一絲情感的寒意而已。

我邁開腳步，慢步走向吼聲的來源。

等距離剩不到五公尺時，我才看清發出那陣吼聲的物體的真面目。

一隻張著利牙的深墨色巨犬，有如火焰般的鬃毛覆蓋在牠的身軀、四肢及尾巴等各個部位上，四肢的前端各有三片鋒利的利爪，頭上則有一支銀色的犄角，充滿獸性的牠正對我擺出警戒的架式，彷彿從地獄來的看門犬般兇惡。

「吼吼吼——」

牠張開滿是利牙的嘴，從喉嚨擠出震耳的嘶吼聲，對我大肆咆哮。

感受到牠咆哮的魄力，我沒有展露害怕的神情，只是冷眼看著眼前一嘴利牙的巨獸。把滑落的黑色護腕往上一拉，下一秒，我筆直的朝著牠直奔而去。

在奔走的同時，我的右手來到右大腿的外側，將繫在上頭的銀鐵色匕首抽出，使力往上一拋，讓它快速轉過幾圈後，用我最順手的方式拿著。

「吼——吼吼——」

眼前的巨犬突然有了動作，只見牠抬起左邊的前腳，不停的滑動、來回摩擦著，感覺像要立刻衝過來咬斷我的脖子似的。

看見牠的舉動，我反而加快速度，身手俐落的將匕首往牠身上送去。

「別擋路，讓開。」我冷冷地吐出這幾個字。

在牠即將向我衝來的瞬間，我手中泛著銀光的匕首正好刺入牠的身體。

出乎我意料的是，沒有看見鮮血流出的畫面，反而以我的匕首做為中心，出現了裂痕。不出幾秒的時間，有如蜘蛛網般的裂痕佈滿了巨犬的全身，在不規則的裂縫間有刺眼的白光微微透出——

我眯起眼睛，用力的拔出匕首，映照著深墨色巨犬的鏡面，沿著裂縫逐漸剝落，最終散成了碎片。

在鏡片即將散裂的瞬間，我聽見一個具有磁性的男音說：

『我就承認你具備那個資格好了。』

我站起身子，收起匕首，冷眼看著灑落一地的碎片，沒有說話。但皺著眉這個舉動卻透露出我的心緒。

回憶起剛才發生的事，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間，在那隻巨犬要往我衝來的那一刻，我很清楚的看到牠的身體像是被定住一樣，一動也不動的。

現在仔細想想，也許是那個時候就被變成一個鏡像了，但這又是誰做的？

會是剛剛那聲音的主人嗎？他又為什麼要這麼做？

思考中的我突然回想起那個聲音先前說的話，得到一個最有可能的答案。

「測試或是考驗嗎……」我哼了一聲，冷笑道，「還真是無聊。」

感覺左臉有溫熱的液體流出，我伸出手往臉上一摸，發現上頭有淡淡的血跡，看來是剛才鏡面碎裂時，在無意間被某片四散的碎片劃到的。

我嘆了口氣，左手的大拇指在左頰被劃到的地方用力一抹。

「看來是訓練的不夠呢。」我自嘲的笑著。

我側過身，失神的望著出現在眼前的門扉，闔上雙眼，選擇沐浴在這帶有一絲溫暖的白光下。

最終我睜開黑色的眼眸，跨出腳步，一臉堅決的走向前方的門。

走向那個有著溫暖白光的世界——

『嘩啦嘩啦——』

……這是……這是什麼聲音……？

……雨聲嗎……不……是水流聲……？

淺意識中，耳邊一直傳來某種聲音，從原先模糊不清的音量逐漸轉成清晰的潺潺流水聲。一開始總覺得很遙遠的聲音，現在聽來就彷彿在隔壁一樣。

聽著那嘩啦嘩啦的水聲，不知為何，我突然感到腰酸背痛的。

正當我想移動身體的時候，卻發現我連一根手指都無法動彈，整個人就像屍體一樣，但值得慶幸的是，我的知覺只是暫時麻痺了而已。

沒辦法，看來我只能維持原狀了。

原本只能聽見水流聲的我，在此刻後也開始聽到其他的聲音，不過都是些喧嘩、講話之類的，非常吵雜的聲音，彷彿置身在菜市場般。

漸漸的，我隱約感覺到自己的各項知覺正在恢復，我聞到了泥土的味道，也摸到了冰涼的地板，接著，我嘗試打開沉重的眼皮，但卻徒勞無功。

我不死心，正想再試一次的時候，耳朵卻聽見一陣很有規律的聲音。

腳步聲……？我沒聽錯，真的是腳步聲。

雖說在吵成像菜市場一樣的地方，有一大群腳步聲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最令我在意的是，那腳步聲聽起來像是往我躺屍的地方前進的。

『蹬……蹬……』

一步一步，我聽見那腳步聲離我是越來越近，不知道過了幾秒，我可以感覺到那個人正站在我的面前，直盯著我。

危機意識作祟，我很努力地想要睜開眼睛，想挪動身體，但都無法做到。在我做垂死掙扎的期間，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正靠近我的臉。

啊啊，不管了，我決定豁出去了——

他即將碰觸到的我瞬間，我使出以往被追著跑的力氣，用力打開我那厚重的眼皮，同時也使力把身軀坐挺。在我鏗而不捨的努力下，我的眼睛總算可以看到眼前的一切事物了。

此時出現在我眼中的是一張臉，有著一雙琥珀色大眼的小臉。

呃、小孩子……？

「啊啊——媽咪呀——」

在我還沒反應過來時，一陣超高音的尖叫立刻從眼前的孩童嘴裡發出，讓離他最近的我嚇了一大跳，不但耳朵身受其害，連腦袋都嗡嗡作響。

楞楞地看著逐漸跑遠的銀髮小男孩，過了不久，我才開始回過神來。

看來是我突然睜開眼睛嚇到他了，不過他的尖叫也未免太……

我一邊苦笑，一邊試著坐起身子，卻發現右手不知道正握著什麼，我將那東西拿到胸前，定睛一看，差點沒被自己的口水給噙死。

「好險……」看著緊握在手心的匕首，我流下了幾滴冷汗。

看來應該是我在睜開眼睛的瞬間，右手不自覺的抓起可以防身的武器，這是我從小訓練出來的反射動作，長時間下來，已經變成一種本能了。

把差點闖禍的匕首塞回右大腿外側的縫隙間，我心虛的移開視線，裝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

將屁股從坐熱的地板上挪開，我站穩腳步，大力地拍掉身上的灰塵。

伸個懶腰，讓全身痠痛不已的筋骨稍做伸展後，我轉過身，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白色的噴水池。

『嘩啦嘩啦——嘩啦嘩啦——』

由最頂端的部分流出源源不絕的清激活水，不停地往下奔流，形成大、中、小的三層瀑布，最後注入最底部的器皿中，匯聚成一座清泉。

看來我躺屍時聽到的水流聲，應該就是這個了……

伸出手往眼前的水池裡一擺，在碰觸到冰涼透心的水時，整個人就像活了過來，舒服極了。

我彎下腰，連忙用兩手將水捧起，往臉上一潑，發現精神好多了，重複幾次這個舉動後，原先感覺到的疲勞、不安、警戒等負面的狀態，全都消失不見。

「呼～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在充分的休息過後，我開始注意起四周的環境來。

以這座噴水池為圓心，周圍都有好幾條街道向外延伸出去，從我這裡遠望，隱約可見街道內到處都是人影，兩側也有一排叫賣的攤販，好不熱絡。

我好奇的四處張望，發現自己疑似身處在一個城鎮中。周圍都有形形色色的人來回穿梭著，有感覺像是普通市民的，也有看起來像是冒險者的人存在。

最讓我覺得神奇的，是還有其他種族的存在。

眼前金髮尖耳的女性背著一個箭筒，給人一種和善治癒的感覺，應該就是精靈一族的吧。還有還有，十點鐘方向的那個男人正在一攤武器鋪前挑選武器，臉上隱約可見的異樣魔紋和散發出的邪氣感，沒猜錯的話，應該是魔族。

我目不轉睛地看著眼前的景象，正覺得新奇時，耳邊突然響起一聲鳴叫和拍動翅膀的聲音，我轉過頭，發現一隻鴿子吃著飼料，晃頭晃腦地走著。

看到這鴿子可愛逗趣的模樣，我不由得露出了微笑。

我伸出手想摸一摸牠的頭，卻被警戒心十足的牠發現，隨後用力向外拍動自己的雙翼，朝著那一望無際的蔚藍色晴空飛去，落下了幾根白羽。

望著鴿子展翅高飛的背影，一大片晴空萬里的天際映入我的眼簾，型態萬千的浮雲悠閒地漫步其中。一陣清風拂來，幾束黑髮隨風飄逸，涼爽的涼意也遍布全身，耳邊不時傳來水流以及各種喧囂、吵雜聲，彰顯著無限的生機。

真實到不禁令我懷疑，這裡真的是遊戲裡的世界嗎？又或者，我在作夢？

我忍不住舉起右手，往臉頰上一捏。

「……好痛！」

看來是真的啊……因為不小心掐得太大力，連眼淚都噴出來了。

流著淚默默摀著被自己掐痛的地方，看著眼前生意盎然的景象，我突然意識到一個明明早該想到、卻被我遺忘至今的問題。

身處在不知名城鎮中的我，進到這個遊戲世界後總算問出第一個疑問。

「這裡到底、是哪裡啊——」

評審講評

莊文福老師

本文作者文字技巧洗鍊，想像力甚佳，建構一個深具臨場感的虛幻世界。而且人物描寫細膩深入，用字不俗，值得肯定。然作品主題不夠明確，結構較為鬆散，人物內心世界描寫不夠深入等，均為可再加強之處。

旅者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吳郁瑩

我是一名旅者，一名不能擁有感情的旅者。

母親在我小的時候說過：「旅者是不能有感情的」。

我們的生命太漫長了，我們是這個世界的旅者，走過一個個世紀，在時間與空間中旅行，比起一般人，旅者的生命終點太遙遠了，若是我們對一個人、一件事物有了情感，那等那人、那事、那物在世界上消失，我們又要花多久的時間去忘懷？

她也說過我們的身份是不能讓一般人發現的，我們只能在世界不停地不停地遊蕩，只是因為我們不老的容顏，在二十五歲以後，歲月在我們身上無法駐足，就像是被詛咒一樣的吸血鬼，永遠停留在當時的樣貌。

除了容貌不改之外，每個旅者都有不同的能力，而我的能力是關於——靈魂，世上萬物包括旅者的靈魂都有特殊的波動與編號，而我能透過這些編號與波動來辨識每個人，除此之外，我還能讓我的靈魂離開體內一段時間。在所有旅者中，大概只有我的能力最為雞肋吧！比起大我不知道幾個世紀的哥哥控制天氣的能力，靈魂的能力就有些無用了，雖然我對我的能力還只有一丁點的了解.....

走過了這麼多個世紀，見證過了各國興衰，在中世紀穿著華麗綴有蕾絲、緞帶與珍珠的裙裝走在法國宮廷中，八世紀時我穿著唐裝的羅衫長裙踏過中國古代街道.....在幾世紀漫長的生命中，我曾路過花柳巷，到過貧民區，看著世界大戰的發生，眼見毒品在世界上泛濫，旁觀著世上的一切，而今已來到二十一世紀，我又來到了一個名為台灣的島嶼，看著繁華的街上形形色色的人，有種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覺，人生太漫長了，我也早已忘了這是我活在這世界上第幾個年頭，抬頭望著似乎永遠不會殞滅的太陽.....

「今天的太陽還是一如往常的刺眼啊！」我望著遙遠的火球，語帶滄桑的感嘆著。

「今天的天空也很藍，今天天氣很不錯！」

柔和的男聲在我旁邊發出，我驚訝地將視線轉向旁邊，一個帶粗黑框眼鏡的男子，他的樣子算不上是最好看的，但卻有一種說不出的氣質。

「啊！抱歉。」發現自己不自覺得打量他許久，不好意思的道了歉。

「沒事。綠燈了，不走嗎？」男子用手指了指走路中的小綠人。

與他一同過了馬路後，男子對我微笑示意一下，匆匆忙忙的離開，我望著他離去的方向發了一會呆，吸引我的不是他的長相、他的氣質，而是那男子的靈魂編號跟波動讓我感覺好熟悉，以前不曾在意，現在回想起來，好像幾十年前也有

過同樣的靈魂，只是那渺小的靈魂棲身在一棵高大的樹中，當時下著大雨，沒有雨具的我只能在樹下避雨。更早之前有一匹陪我走遍歐亞的千里馬，直到牠死亡，我又隻身一人踏上前往美洲的路途……搜索著靈魂深處的記憶，與剛剛那個男子同樣的靈魂編號和波動每隔數十年都會在我身邊出現，不論男女老少，不論動物植物，就像是對於什麼而執著一般，最早那個靈魂也是以一個棲於男子身體的形象出現，我和他是在中世紀一場盛大的皇宮舞會中碰過面，僅僅一次的眼眸相對，為何那靈魂會跟隨我，直至輪迴也不罷休？

今日又是獨自一人的日子，漫步在細如針般的雨絲裡，偶爾我也很享受這樣淋雨的愜意，看著居住在大台北打著各色雨傘的人形色匆匆地奔波，而我不必為了時間與金錢而煩惱。不知道那些忙碌的人們是否有留意到身邊的人、四周的景物？

在台北這座城市瞎逛著，用眼睛記錄著這城市的一切，下一次來，這裡又會是另一個風貌了。在我還在遠望台北灰濛濛的天空，發現有一支傘為我撑起了一處避雨的小空間，是那個熟悉的靈魂，面對這樣一個執著的靈魂，我實在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應對，一直以來因為我冷淡的態度，周遭的靈魂都離我很遠，唯獨這個靈魂例外……我覺得我的靈魂深處因為他，而有一種漲得滿滿的奇怪感覺，有什麼東西在變化，但我又摸不清是什麼。

「雖然現在是春末了，但淋雨還是會感冒喔！」男子飽含關心的話語很能觸動人心，我也感覺到心臟為了這句話多跳動了幾下。

「……謝謝。」我扯動沒有什麼弧度的嘴唇，淺淡的吐出沒有什麼實質意義的道謝，跳動的狂亂心臟在我心裡一遍遍「旅者是不能有感情的」的默唸下逐漸回復成平靜無波。

男子看了看手錶，然後把傘塞到我手上後，不給人拒絕的餘地，快速地說：「我得先離開了，傘的話，如果能再次遇到，你再還我吧！」

目送行色匆匆的他，手指的指腹無意識地摩娑著留有餘溫的傘柄，我從靈魂深處感到一絲溫暖，但心裡想著的是「現在來台灣是我做過最壞的決定！」。

母親啊！你只跟我說過，旅者不能有感情，那有了感情的旅者——即使只有一丁點——該何去何從？

第三次在超商裡偶遇，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經過上次的回想後，我已經明白他的靈魂肯定跟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只是這次他身邊多了一個牽著他的手與他很親密的女生，應該是戀人之類的，我對他們禮貌性的點點頭，然後將上次他借我的深色摺疊傘還給他。

「嗯……上次謝謝你的傘，那我先走了……」語畢，拿著結好帳的礦泉水，禮節性的跟他們兩人揮手道別後，逕自離開超商，假裝沒聽到那女生說的「好冷淡的人」的評語。

旅者，本來就不是熱情的人……

又是個悠閒的午後，坐在咖啡廳昏暗的燈光下，聽著音響怡人的音樂，手邊擱著杯涼掉的咖啡，一隻手執筆在牛皮紙質上的空白筆記本上勾勒著咖啡廳內部的速寫，速寫是我不知道在第幾個二十五歲時所學的，速寫已經是我到每個地方，觀看不同地域的習慣了。當我勾畫下最後一筆，我感受到了那人傳來的靈魂波動，一抬頭就看到他端著咖啡杯，對我淺笑。

「我可以坐這裡嗎？其他地方都有人了。」他露出和煦的笑容，低聲問。

「可以。」環顧四周，其實其他地方還有空位，不過我不在乎他說的「其他地方有人」的假話，因為我渴望了解我眼前的這個靈魂。

「你總是看起來很孤單……」他坐下後，擰著眉開門見山的說。

「孤單嗎？」我反覆咀嚼著他的話，手中的油性原子筆不自覺的用力一畫，劃破了剛剛的牛皮紙。

「雖然這麼說有點奇怪，但是自從遇見你之後，腦袋老是有個想法叫我靠近你，是來自靈魂深處的感覺……不過你給人感覺總是拒人於千里之外，沒有任何的情感，就算是當朋友也可以，我不想讓你一個人……」男人語帶真誠的話語毫不做作也不彀扭的吐出。

男人，或者說從他的靈魂中發出來的真摯情感打中了我。我慘白著一張臉，心臟狂亂的跳動，像是要從胸腔裡逃走，快速收拾東西，也不管禮貌與否，頭也不回的離開了。我不懂感情，旅者也不能擁有感情，這是老祖宗定下來的守則！

回到用累積了好幾百年的財富所買下來的別墅，雖然裡面各式用品應有盡有，但心中還是有無盡的空虛感不停的徘徊，將電視的聲音調大，可耳邊一直迴響著剛剛男人用靈魂所說出來的話，無神的雙眼看著電視裡上演的日劇，腦袋閃過劇中的人物的家庭互動，就連出門及回家後，都會說「我出門了」或是「我回來了」，生性淡薄的旅者，見到家人也不會做親密的舉動，更別說成人後大家各奔東西，見面的次數屈指可數了……我不懂凡人的親情互動，在書中被形容真摯的友情，還有不論古今的各大作家與凡人所歌頌的愛情。

究竟旅者保持平靜，不被觸動的心，真的是正確的嗎？像這樣只為活著而活著，沒有心……這樣的旅者已經不是人類了，或者可以說旅者是世界上最富有但也最貧乏的人類，不是指知識上、金錢上的貧乏，而是我們最不懂的感情。

我帶著一顆迷惘的心，決心去尋找訂下「旅者不能擁有感情」這規則的初使旅者。起初，一點線索也沒有，後來才從其他旅者中得到線索，最終找到他時，時光已飛速的過去了百年。

他像是武俠小說中所寫的隱居高人，住在美國的黃石公園內部人煙罕至的地方，居所是一處山洞，裡面只有最簡陋的木製家具，我坐在山洞裡唯二的椅子上，

任由木桌上動物油脂蠟燭點燃的火光明明滅滅地照射在臉上，嗅著蠟燭燃燒時所產生的刺鼻異味，我半垂著眼簾，盤算著該如何開口，當我還在整理思緒時，初使旅者也只是帶著淡淡的笑容看著我，也不催促。

「……為什麼要訂下那個規則？」我抬頭看向對面的人，覺得自己的問題有些唐突，又補充道：「我是說那個『旅者不能擁有感情』的規則。」

他一聽到我的問題，沒有即刻回答，而是先拿起茶杯輕啜一口之後，才緩緩開口反問：「你知道旅者的歷史嗎？」

我搖了搖頭，母親並沒有說過關於旅者的歷史，也許是歷史已經太久遠了，所以紀錄已經中斷了，也有可能是因為對於旅者來說，歷史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旅者的生命太長了，歷史對於旅者來說，可有可無。

他瞧見我搖頭後，用溫和的聲音緩緩地述說：「在世界開創後，神決定在擁有智慧的人類部族中，選出一族做為神在世間的使者，幫助神管理世界。做為使者，擁有與眾不同的能力與長遠的生命，我們旅者就是神所選中的使徒，在神殞落以後，使徒改稱為旅者，旅行時空之人。雖然神已經殞落，但被神所眷顧的使徒，擁有的能力與不老容顏依舊留存在旅者的血脈之中。」

我靜靜聽著他娓娓道出的歷史，沒有打岔。

「因為旅者是神所選擇的使徒，負責管理世界上的瑣事，若是旅者感情用事，那世界豈不是要大亂了？」說到最後，初使旅者反問。

「聽其他旅者說您的能力是輪迴？」我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反而換個話題。

他聽到我的問題，頓了一會才回答：「沒錯，我的能力的確是輪迴。」

「那您知道那個靈魂究竟是……」我迫切的想知道答案，這也是我有生以來情緒最不受控制的一次，好像自從憶起與那靈魂的牽扯，我就慢慢的對情緒失去控制。

他沉吟了好一會，就在我以為他不會回答時，他才緩緩開口，神色不辨喜怒，聲音也平板無波。「那是執念，他對你的執念很深，自從他看見你的時候，那執念已經深深的刻在他靈魂上了，雖然經歷數十次的輪迴，但是執念深刻的靈魂，卻不是那麼好消除的……」

「那他……」我摀著嘴，不知道如何表達我心中莫名的澎湃感覺，心臟鈍鈍的疼，為了一個人，輪迴了無數次也要找到他……這是怎樣深的執著！「我……我也想要進入輪迴！」我顫動著雙唇，吐出以前的我絕不會說出的話。

初使旅者眼神深沉地看著我，表情有些可怖，但我不能退縮，如果他為了只見過一面的人能有如此深的執念，輪迴了無數次，那我……剛開始學會感情、體會到何為悸動的我，怎麼可以，怎麼可以讓他在輪迴中不停的流浪？

「你願意為了區區一個靈魂而放棄你現在的一切？無盡的壽命，還有做為旅者的能力？」他臉色陰沉地看著我，眼神帶著一絲希冀，渴望在我的表情裡找出些什麼。

「對，如果當旅者不能擁有感情，那我願意捨棄這個身分，活了十幾個世紀，已經足夠了，若是讓我再孤獨的活幾十個世紀，我一定會崩潰的！」我堅定地盯著他的雙眼。

「那.....就走吧，讓你的靈魂離開你的身體，然後靈魂穿過這道拱門吧！」他嘆了口氣，一下子老了好幾十歲的樣子，隨手召喚出一道拱門。

我使用我靈魂的能力，讓自己脫離軀殼的束縛，但沒有聽見我的身體倒地的聲音，應該是初使旅者接住了我的軀體，之後我便頭也不回的走進拱門，這次換我要去尋找那堅毅的靈魂，不管後果，就讓我作為人類追尋索求，瘋狂一次吧！

在輪迴之門關閉後，初使旅者抱著手中年輕的軀殼，看著因為失去靈魂而顯得空洞的棕色眼眸，輕撫著滑嫩的臉龐。

「為什麼千年前封印了你的記憶，卻封印不了你追尋那靈魂的執念？」初使旅者顫抖的手指流連在失去生氣的臉蛋上。「為了封印你的記憶，我被世界規則所懲罰，只能在這裡待一輩子，好不容易盼到你來，你卻為了那靈魂甘願墮入輪迴，受盡世間的痛苦.....沒關係，即使不能留住你的靈魂，但是你的軀體還在我手中，掌管輪迴的我，一定會讓你回到我身邊！」

初使旅者抱緊了無生氣的僵硬軀體，臉上露出瘋狂的笑容。

評審講評

莊文福老師

本文想像力豐富，以「執念」、「輪迴」為主題，別出心裁，刻畫出現實人生的宿命。尤其以結尾的感情糾葛更耐人尋味，頗具反諷之意。但人物刻畫不夠具體，對於「執念」、「輪迴」主題的闡述亦不夠深入，僅點到為止，甚為可惜。若能更具體描繪，將使作品更具深度。

智能機器人零式 AIR-0

工業設計學系 鄧宇軒

第 1 章

當我再次睜開雙眼
我已身在一個陌生的世界

「Happy birthday to you～生日快樂阿！AIR-0 式」

「可惡...頭好痛！這裡是哪裡？」我環顧了一下周遭，四處一片黑暗，但在不遠處的桌上檯燈的光就像黑夜中的火炬般刺眼，此外還有許多閃爍的光點圍繞著這個空間。

「我有名有姓才不叫什麼 AIR！」我抱著那痛到快裂開的頭

「你說你有名有姓！那請問你叫什麼阿？」在我眼前的這個人露出詭異的笑容我想回答，但我的腦中一片空白...不！應該是說一片混亂，混亂倒無法在腦中找到我想要的資訊...我的名子

「看來你失憶了呢～不然我幫你吧知覺系統關掉看會不會讓你比較好思考」

「從一開始就囉哩八說的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話！快回答我這是哪裡！還有你到底是誰？」疑惑與不安已經佔據了我的理智

「真是的～口氣真差！好歹我也算是你的父親」

「這裡是世界的中心『世界樹』其中的研究部，專門研究未來科技的部門，而你是我們最新研究出來的智能機器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 簡稱 AIR」他撥一撥那一頭亂髮，感覺一臉得意

「你一定很想知道為什麼你是 0 式而不是 1 式對吧！對吧！」

「一點都不想！」

「我就知道！那是因為你不是完全的機器人！怎麼樣很驚訝吧！」

「這是什麼意思！」我想追問下去，但就在這個時候不遠處傳來了腳步聲

「看來我們得下次在聊了」一群穿著白袍的人走到了那男人的身後

「看來他醒了呢，博士」這群人的臉上沒有帶任何表情

「博士 AIR-0 醒了就應該立即報告上級，還有請您穿上研究服！」那位帶頭說話的拿起掛在椅子上的白袍

「好拉～好拉～你們還真是一代比一代嚴苛啊...」仔細一看這群人確實比這位蓬頭垢面的大叔年輕許多

「還有博士！您這樣放任 AIR-0 不限制行動，難道不會造成危險嗎？」

「放心啦～他的電力不到 10% 做不了什麼」

他們話說完站在最後面的兩人就一把把我扛了起來，抬出那漆黑的研究所，可能是因為他說的什麼電力不到 10% 我開始覺得四肢無力，視線也越來越模糊...

第 2 章

這次醒來，我身在一個全白的空間中，雖說是全白但還是多少能分辨出牆壁跟天花板

「實驗開始」我被突如其來的聲響嚇得跳了起來

「PAR-168 式出動」一瞬間！眼前出現了一個穿著迷彩全副武裝的人，並用一種非人的速度跑到我面前，重重的給我一拳

這拳的威力非同小可，我被打到牆邊...牆壁也因為衝擊產生了裂痕

「喂！你要做什麼？...」我話還沒說完，那傢伙又要往我臉上補一拳，不過這拳讓我閃開了！

閃是閃開了，卻也讓我看到驚人的一幕...他的拳頭...竟然整個陷進牆壁裡，我懷疑牆壁是用餅乾做的！

「暫停！暫停！」我邊說邊比手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關係他的動作遲緩了幾微秒，我見機在他下巴補一記上鉤拳

「喔～不錯嘛！以一個人類而言...等等！應該是半個...嗯...四分之一...」

「博士！請您別在這種地方鑽牛角尖！看來是時候放出第二架了」

房間又傳來了聲音「PAR-167 式出動」

一個就已經夠可怕了，現在又多出一個...就這樣我在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的情況下被這兩位恐怖陌生人打得體無完膚.....

不過這個身體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算遭受到如此強大的攻擊還能夠一次次的站起來，應該是我的意志力堅強強吧！

「博士！已經又過了五分鐘...您想實驗的東西真的存在嗎？」

「看來只好使出殺手鐮了」

「AIR-0 知覺系統上升到等級十，PAR-166、PAR-165 出動」

「軍用武器申請—警棍」

在聲音結束的同時，在這白色空間中又增加了兩個人...而且這群人都拿著警棍，但這些都不算什麼...我傷口的痛就像不斷的撕裂你的皮膚，而且不斷重複...

他們四人正好從四個方位衝了過來，他們高舉警棍、面無表情，我能想像！接下來我會很慘！甚至...丟了小命！

突然！我有種熟悉的感覺，一種時間停止、一種...將死的感覺...

「可惡!!!」我用力嘶吼

剎那間，眼前一片漆黑

「PAR-168 系統錯誤、PAR-167 系統錯誤、PAR-166 系統錯誤、PAR-165 系統錯

誤」

.....

我再度恢復了光明，那四個人就像被冰凍一樣靜止在我的眼前，這整件事明明才發生幾秒鐘，我卻好像過了幾年...

「實驗結束」

這個聲音一結束，那個邋邋的大叔還有那群穿白袍的就出現在我的眼前，...不對，應該是我出現在他們眼前，因為我已經不在那白色空間之中。

「怎麼樣！你應該是第一次體驗空間傳送吧！感覺如何？」

「我現在只希望這個身體不是我的！！」我的傷口痛到一個不行

「對了！我忘了把知覺系統調回正常值，你們幾個快把他抬去修理。」他對我比出了抱歉的手勢，不過表情還是一派輕鬆，如果我還有力氣真想賞他一拳。不過我真的累了...我的意識又開始模糊了...我討厭這種感覺...因為下次醒來不知道又會身何處。

第3章

「你醒拉！」邋邋大叔睜大著眼看著我，臉靠得很近就只差沒貼在我臉上了

「這個場景我見過！」我無奈的說

「身體怎麼樣？」他看上去好像是真的關心我

「好得很！就像換了一個新身體一樣」

「你真聰明！我的確換了一個新的身體給你」他拿起桌上的文件，並露出招牌的詭異笑容。

「而且這個身體是用你的 DNA 樣本製造的，所以會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我完全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等你記憶恢復之後自然就會了解！總之，我先恭喜你畢業拉！」他才剛說完這句話，那群穿著白袍的人就走了進來。

「博士，上級已經發佈命令下來了」

「我當然知道」他悄悄得走到我身旁，塞了一張紙到我口袋，還對我眨了眨眼

「AIR-0式！李維是你的新名字，這張證件是給你的，一切皆遵照世界樹的旨意，請跟我來。」那群穿著白袍的人，帶領我走出研究室，我回過頭看了那個大叔一眼，他還是一樣討人厭...不過，我覺得他應該不是壞人，我的直覺。

我被帶到一個看起來很高科技的龐然大物前，這東西看起來像個玻璃大倉門

「這是空間傳送裝置，能夠通往世界樹的外頭，等出了外頭請您先到都市學園區-世界高校，一切都已經為你安排妥當」他面無表情的提醒我，我走進了傳送裝置，好奇的東張西望。

「那麼請多保重！」他話才剛說完我的眼前就景物大變，我到了一個很像機場的地方。

我走出裝置，裝置兩旁站著兩個穿著軍服的人，我一看到他們就打寒顫，因為他們給我的感覺跟之前那些恐怖陌生人一樣！我快跑的離開那個地方。

終於，我看到了藍天白雲，感受到輕風拂過我的臉龐，這些感覺還是依然熟悉，我伸了一個懶腰，無意識的轉過身，結果眼前的景像把我嚇得腿都軟了。

在我眼前的是一個大到我不知道如何形容的建築，我看不到他的頂端...彷彿直達天際，外型就像一棵大樹，有主幹跟分枝，外表全是白色如神木一般，神聖且莊嚴，我心中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東西絕對不是人類的產物！

「這東西應該就是世界樹吧！我剛剛竟然還待在那東西裡面，簡直就像做夢...」或許我真的在做夢，我把雙手插進口袋，嘆了一口氣，忽然我摸到那位大叔給我的紙條，我拿起紙條看了一下內容，裡面只寫了四個大字。

「蓋特好帥...」我下意識的唸了出來

突然間，我感覺我的耳邊好像出了聲音「擴充記憶體開啟中...」

「蓋特該不會是那傢伙的名子吧！」我心裡才這麼想，我的耳邊又傳出了聲音

「您有一通視訊通話，是否接聽？」

我在心中默唸「是」突然我的眼前出現了畫面

「果然是你搞的鬼！」我看著畫面中的那個大叔，他東張西望的不知道在做什麼

「咦？畫面接上了喔？哈～抱歉！抱歉！」他搔搔頭

「可以解釋一下嗎？蓋特先生！」

「對了！我都還沒跟你正式的自我介紹，我叫諾普斯·蓋特，你可以叫我蓋特、父親大人、英俊瀟灑的天才博士...」真是夠了...我馬上擺出一副臭臉

「這不是重點！我是說這奇怪的裝置」

「你真的不是個體貼的孩子！...我在你的身上偷偷裝上了擴充記憶體，這件事連世界樹都不知道，所以我現在正躲在廁所跟你通話...」

他接著說「可別小看這個記憶體喔！它可是跟目前最高規格的警用機器人相同等級！而且該有的程式都有，不該有的也有！」他露出得意的笑容

「你這麼做是為了什麼？！難道你不怕被你的上級發現嗎？」

「第一，我如果有新研發好的程式，可以直接在你身上試驗，沒有比這個更方便的了！第二，我想見識一下你的能耐，如果讓你當一個平凡的機器人豈不可惜」

「說真的！你一直提醒我是機器人，我到現在都還是沒有真實感...我明明有手有腳有感覺...而且我也很清楚，我曾經活過...只是我好像把那些記憶遺忘了...」

「好吧...就讓我把所知的事全都告訴你吧！」他的語氣稍稍認真了起來

第四章

「四十年前，世界上爆發了一場毀滅性的戰爭，這場戰爭造成了地表上超過半數的生物毀滅，而你就是在戰爭中的殘骸裡發現的，據當時的描述：周遭的一切都夷為平地，但卻有一堆肉塊遺留在地表上，當時的研究人員走近一看，發現竟是一顆大腦，他們用當時的保存技術想要將你保留下來，不料因為戰爭還持續著所以研究所因此被毀，你就被世界遺忘了一陣子，再接下來就是被世界樹發現了；而我們分析了你的DNA 試圖調查你的身分，不過卻一籌莫展...畢竟戰爭帶來的傷亡太慘重了」我聽的一臉茫然...簡直就是科幻小說裡才會出現的情節！

「難道你要說？其實我是一顆大腦？！」我激動地問

「事實就是如此！當我們把你的資料交給上級，上級就立刻下達了讓你復甦的指令，剛好我們也正著手人工智能機器人的計畫，因為這個契機你成了第一個智能機器人 AIR-0 式」他說的這些話，讓我絲毫沒有反駁的餘地。

「但願你不是在說謊！不過我還是會靠自己找出真相！連同我的記憶一起找回來！」我在心裡暗地的發了個誓

「那當然！那我就祝你好運囉～好了，我在廁所待太久...那些傢伙恐怕要衝進來找人了！先這樣」我看到畫面中他打開廁所的門左顧右盼

「對了！我送的禮物你就自己好好摸索，不過...有一個叫分子刀的程式不要隨便用很耗電的！就這樣！再見了 AIR-0...抱歉應該是李維...」話一說完畫面馬上就消失了。

糟糕！他剛剛提到耗電，如果我真的是機器人那我到底要怎麼充電...還有我需要吃飯嗎？我打開記憶體，看看有沒有能夠連絡他的方法。

「空間移動裝置、反能量裝置、分子刀、加速裝置、網際網路.....可惡！根本沒有通訊的裝置，那傢伙竟然只單方面連絡我，卻不讓我找到他！」我氣得牙癢癢，

不過靜下心來想一想，如果我連絡他剛好被別人撞見，他可能就要吃不完兜著走了。

我在那如機場搬的地方繞阿繞，思考著下一步要往哪，忽然想起那群穿白袍的人好像叫我到都市學園區的世界高校，我試著使用記憶體裡的網路搜尋到世界高校的方法。

「看來我又得回到剛剛那個地方了...」我找到了前往的方式，並開啟方位指引，指引的箭頭就剛好是我剛剛走出來的路線，我走回那傳送裝置，兩旁佇立的軍人彷彿雕像般一動也不動，我默默的走上前...

「請出示您的證件」巨大機器發出了聲音，我從口袋裡掏出了，那些人拿給我的證件。

「身分確認中...」

「已確認，請選擇前往地區」眼前突然出現了螢幕，感覺像是投影卻又十分的真實如實體，我找到了都市學園區，並點了一下。

「是否前往都市學園區？」眼前出現了圈叉，我又點了一下圈，手指才一離開螢幕，我就已經身在不同的地方。

「這個裝置不管用幾次還是一樣神奇」我出了裝置，並環顧四周，這個地方的規模比剛剛小了很多，就像是車站，而且也沒有穿著軍服的人守衛，我依循著指引走到了外面。

「哇～」雖然沒有世界樹那樣讓人腿軟的震撼，不過這裡也讓我非常驚嘆，道路井然有序，房屋的建築也非常前衛，且大多都是白色色調，道路跟建築物周遭都種植著花草樹木，彷彿把科技與自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大口的深吸一口氣，這才發現我最驚嘆的應該是這點！雖然這裡是都市卻有股森林的清香，我循著指引穿過街道，來到了公車站牌前。

我看著來來往往的車輛「沒想到四十年後的車子竟然都浮在半空中！」

公車到了，我拿出證件上了公車，上面的跑馬燈寫著直達世界高校，我關掉指引，並環顧了一下四周，沒想到車上竟然沒有司機駕駛！我好奇的利用搭車這段空檔在網路上查詢目前的交通資料。

我看著資料，這個時代的車子是利用反物質的反地心引力原理讓車子能夠夠漂浮在空中，使車子達到零摩擦力的狀態，讓能量耗損降到最低，此外避震效果更是超凡，車子行進時彷彿行走在陸地一樣平穩，至於車子前進的能量是來自電磁的互斥，道路的下方就是民生用電的電路，利用這些電路所產生的電磁化作車子的動能，將能源發揮到極致；看完這些資料，我簡直對這些東西的製造者佩服的五體投地。

「如果當年我們也這麼做，就不會能源不足，最終導致引發了能源爭奪的戰火...」我的頭突然痛了起來！沒錯...這是我的記憶，我的腦中似乎浮出了許多畫面，這

時公車也到站了，我攙扶著扶手走下車。

我總算到了！世界高校！這將會是我尋找記憶的起點。

第五章

世界高校，就外觀而言這根本不像是學校，反倒像巨大的體育場！我看了牆上的時鐘，現在是上午十點，我想可能只有時間和藍天白雲是我所熟悉的；我拿出證件走進學校，才剛進去就被一個女生的聲音叫住了。

「請問你是李維嗎？」一位跟我年紀相仿的女生向我走了過來

我還來不及反應，因為根本還沒習慣這個名字「恩...我就是！」

「你好，我叫凱薩琳，我是物理班的班長，也是你的班長」她伸出了手，我趕緊向前和她握手，不過她的臉上好像沒什麼表情，就跟研究室那些穿白袍的人一樣

「這是學校要我拿給你的」她給我一個皮製的袋子，並拿出裡面的透明板

「請問這是做什麼用的？」我完全搞不懂這個 A4 大小的透明板要怎麼操作

「可以借我你的證件嗎？」

「好...」我趕緊從口袋裡掏出證件，她接過證件並把它放在透明板上，透明板上立即出現了畫面

「我已經幫你登錄好了！以後這就是你的了，你看這上方有個金屬條，按這就可以打開」她操作了一遍，然後把證件跟透明板還給了我

「好！快上課了，我來帶你去教室吧！」她轉過身向前走，我趕緊跟在她身後，像母雞帶小雞一樣，這個學校真的好大，我們一下左轉一下向上接著又向右，如果她沒帶我走我一定迷路，我看了周遭的學生們，不是面無表情，就是拿著透明板聚再一起，好像在討論著上課的內容，這個時代的學生還真是認真！

「對了！PAD 可以連上世界圖書館，那裡有世界上一切書籍的數據資料，如果有什麼不懂的可以在那找到解答」她轉過頭和我說

「恩！知道了！」我點點頭

「好！教室到了，PAD 上有標示你的坐位位置，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來問我喔」她雖然這麼說，可是臉上還是沒有任何表情。

「好的！真的很謝謝妳」我拿起透明版開始找我的位置，這教室還真大，我想容納四、五百人應該沒問題，這是個圓環型的演講廳，圓環的中央有個講台，雖說是講台還不如說是平台，因為沒有黑板也沒有講桌。

我找到我的位置並坐了下來，其他學生也陸陸續續入坐了，我看他們把透明板插入桌上的插槽，我也依樣畫葫蘆的跟著做。

「噹噹噹——」上課鐘聲響起了，整個教室座無缺席

突然，原形的講台出現了人影「各位好～我是蓋特！今天讓我來跟大家介紹……」我揉揉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的現象，那傢伙竟然又出現了！

「蓋特！」我站了起來，全部學生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抱歉…」我趕緊坐了下來！我想前面那個應該只是投影影像吧…

沒想到我才剛進這班就出了這亂子，我偷偷的望了一下四周，大家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專心的看著講台和透明板，不過，我發現我右後方有一個人在偷偷竊笑

「真尷尬…」我在心裡想

蓋特在講台上講述了很艱深的理論，說真的我開始對他另眼相看了…不過他上的那些內容我完全聽不懂…我只不斷的祈求快點下課…

終於，「噹噹噹——」下課鐘想起了，比我想像中還快，好像只過了三十分鐘。

我走出教室，「真是要命！」我伸了一個大懶腰，這種課在多上幾天我腦袋就要秀斗了，我趴在走廊邊的窗戶上，看著窗外的藍天，忽然我感覺到背後有人在戳我。

我轉過身「蓋特！」這傢伙大叫一聲，還模仿我剛剛的動作，並抱著肚子大笑。

「哈哈！沒想到還能遇到向你這樣的人，我叫諾依，請多指教囉～」他臉上掛著笑容，並伸出手作勢要跟我握手，雖然很不以為然但我還是跟他握了手，這個男孩明顯的和周遭的人不一樣，至少在會笑這一點上

「你好，我叫李維」

「我想你應該也是 IG 吧！」

「IG？」我一臉疑惑

「咦？你不知到什麼是 IG？」現在換他一臉疑惑了

「難道你是外星人嗎？所謂的 IG 就是 Innate Genius 先天的天才，此外就是 AG，Acquired Genius 後天的天才，這世界上就只有這兩種人啊！」

「可以跟我解釋一下嗎？」我的疑惑中夾雜著驚恐。

第六章

「你當真不知道！在大概三十幾年前吧，世界樹在腦科學上有驚人的發現，他們找到了人類腦中的天才開關，從此之後他們為了因應世界的需要，將每個剛出生的孩子都變為那個領域的天才，而那些動過手術的就叫 AG，像我這種一生下來就被測出是天才的就叫 IG」他也趴在窗戶上

「說實在的，我真的不喜歡那些 AG！因為我覺得他們某方面有些缺陷，天才開關的原理就是藉由切除腦中的某塊地方而讓另一塊有更好的發展，像數理天才就是藝術白痴之類的～」

「所以世界樹缺什麼樣的人才，就製造出那方面的天才嗎？」

「沒錯！怎麼？...你覺得不好嗎？」

我想了很久「一出生就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嗎？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在我那個時代，有許許多多的人為了自己的未來迷惘...我也是其中之一」

「不過，我覺得自己的未來應還是要自己決定，世界樹這麼做根本把人當作工具在使用！」

他的眼神突然變得很憂鬱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他靠著窗邊，風吹著它的頭髮，髮絲根根分明輕輕飄動「是啊！這樣的世界真的好嗎？」

突然間，我覺得這個場景，這句話好像在哪裡見過，我的頭開始痛了起來！對！我確實有同樣的經驗，在記憶中有個人在窗前說了同樣的話，不過我怎麼都想不起那張臉，彷彿有一層霧遮擋在眼前。

「你怎麼了？！」諾依趕緊過來摻扶我

「我沒事！謝謝你告訴我這麼多！你就當我是外星人吧」我開玩笑的說

「哈～不是 IG 也不是 AG，真是個奇怪的傢伙，快上課了！等一下下課一起吃中餐吧！」我點點頭

我走進教室，在位置上坐了下來，鐘聲響起課堂開始了，這一次時間過得特別快，可能是因為我滿腦子都是天才開關那件事，我無聊的趴在桌上看著遠方的蓋特影像，這時我耳中突然傳來聲音。

「您有一通視訊通話，是否接聽？」蓋特終於打過來了，我默唸「是」

「嗨～看來你到世界高校了呢～」他笑著對我說

「你打來的正好，我正有一大堆事要問你！」

「是嗎？沒想到你才剛到學校就學到了不少。」

「蓋特你也是 IG 吧！天才開關什麼的...真是太荒謬了！難道你也同意這種做法嗎？」我著急的想聽聽他的回答

「看來你已經知道 IG 跟 AG 拉！我確實是 IG 沒錯，關於天才開關，我沒辦法給你一個好的回答，因為連我也不知道正確的答案，之前我說過我想看看你的能耐吧！我指的就是這件事，關於這個世界我希望藉由你來找到答案」他語重心長的說

「藉由我？」

「沒錯！你是很特別的，先不論機器人這點，你這個四十年前的腦袋，應該能看到我們所看不見的事物，經過思考然後找到正確的解答吧！或許你能夠改變這個世界也不一定！到那個時後你一定能見到他...」

「他？」

「世界樹拉！世界樹的創始人，捨棄了名子的他我們稱為世界樹，也就是我最高的長官」我看他手指指著上方

「好拉～這個我回答不了就放過我吧！我是要跟你說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我終於製作好了三態轉換裝置！！它可以突破能量的限制，讓物質的狀態產生變化，真的非常有趣！我現在就寄給你！請你馬上幫我實驗一下～」

「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好消息！」我接收了他傳給我的程式，並無奈的打開程式

「先說好這只是報答你告訴我這麼多情報，我可不是你的白老鼠！」我的身體周遭好像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力場，接著我覺得我好像快陷進椅子裡了，我雙手放在桌面上，桌面也變的像果凍一樣！我感覺狀況好像不太妙，就趕緊關掉程式。

「這樣可以了吧！」我嚇的冒出一身冷汗，我可不想再出一次糗

「恩！看來很成功！好了我要先下了！」他開心的向我揮了揮手

「等一下！！」我馬上叫住他

「你這家伙！我電力到底要怎麼來？還有等一下有人邀我去吃中餐，我到底能不能吃？你給我解釋好在下！」我生氣的說

「你大腦是人腦當然要吃飯拉！你的身體裡已經有將食物轉換成營養液的裝置了！至於電嘛～你不用擔心拉！你的皮膚、毛髮都有光電轉換機制，簡單來說你就像是一個會走路的太陽能板，只要不過度用電，基本上都是夠用的！」

「那如果哪天我過度用電呢？」

「放心～世界樹為了讓警用機器人擁有絕對、無人反抗的力量，基本上城市裡的所有地方都能讓機器人充電！你之後注意一下周遭，就會發現到處都有個莫名的小洞，那就是充電槽拉～」我看到他拿起一份企劃書

「好了我真的要下了！再見囉李維～希望你早日恢復記憶！」他話一說完，畫面就立即消失，我想跟他說再見都來不及！雖然這麼說很奇怪...他的影像還正在講台上演講呢...

過了不到幾分鐘，下課鐘響了，我一走出教室馬上就看到諾依從人群中鑽了出來

「我剛剛都看到囉～」他眯著眼指著我

「看到什麼？」

「看到你把桌子變得像果凍一樣，你果然是外星人啊！」他一臉興奮

「是拉！是拉！」我跟著他走到了學校的餐廳，這個學校的餐廳也大的不像話，我想全校的學生都往這裡集合，空間還是綽綽有餘，而且想吃什麼應有盡有！

「我說～現在到底還有什麼設施不是電腦自動化操控的啊？」我問諾依

「你想有哪位天才會想花一生的時間來當攤販老闆或公車司機啊？一分鐘都不願意吧！這世上除了用腦以外的差事其他都交給電腦去做拉～」他端著食物找了一個地方坐下

「對了！我要收回剛剛說過的一句話」他好像突然想到了什麼

「哪句話？」

「這世上只有 IG 和 AG 這句，我剛剛在課堂上想起來了！除了 IG 跟 AG 世界上還有一種人」

「不要跟我說是機器人或外星人喔！」我看著他

「不是拉！是四十年前那場戰爭中倖存下來的人，那些人都被集中管理在一個地區，一般人連靠近都靠近不了，所以久而久之他們就被遺忘了」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或許將會是我找尋記憶最重要的線索！

第七章

「你說得是真的嗎？！」我驚訝的站了起來

「你先別激動嘛！」他作勢要我坐下

「可以告訴我要怎麼到那邊嗎？」我激動的說

「不可能的！那些人住的地區叫流星區，是要經由世界樹才能到達的地方，那裡戒備森嚴一般人是進不去的！」

「抱歉諾依！我非去不可，雖然很短暫，但我真的很高興遇見你！」我站了起來，轉身離開

「你瘋了嗎？沒有人能跟警用機器人對抗！你去了只是送命！」他對我大吼

「別忘了我是外星人！」我轉過頭看了他一眼，嘴裡默念「加速裝置啟動」，我身上發出一道淡淡的藍光，頓時我覺得周遭的時間好像變慢了，每個人都呈現慢動作的狀態，我打開前往世界樹的指引，穿過人群離開了學校。

我現在恨不得趕快到達流星區，不過在那之前我得熟悉一下蓋特送我的那些禮物，

因為我有預感在過不久或許就要派上用場！我拚命的往指引的方向跑，身上的藍光逐漸消失，看來加速裝置的時效到了，「空間移動裝置啟動」我眼前突然出現座標，我在心裡想著要到達的方位，結果一瞬間就移動到那個地方。

「這東西真好用！」我心裡想

我運用這兩個裝置，很快的就到了我一開始來這地方那像車站的設施，「沒想到我這麼快就回到這！」

我走進了傳送裝置，並點了世界樹中心區，一眨眼我就到了那有兩個穿軍服的駐守的裝置中，我拿出證件試圖進入世界樹的內部，不過並沒有這個選項！我只好摸摸鼻子走出傳送裝置，我看了那兩個警用機器人一眼，心裡想著要是這次我在跟他們打起來勝算有多大，就這樣邊走邊想的走出了外頭。

巨大的世界樹就在我的眼前，「看來只能強行突破了！」我衝了上去，突然世界樹的周遭出現了許多警用機器人，他們用飛快的速度往我這邊過來，看來他們也用了加速裝置。

「加速裝置啟動」我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晃過他們，並繞著世界樹的周遭跑，我想找到進入的入口，不過跑了這麼久都還是白白的高牆，我身後越來越多追兵

「不管了！分子刀啟動！」路不轉人轉，我乾脆在牆上開個洞！我的手掌心冒出一條細細的光束，這就是分子刀啊！我迅速的往世界樹的外牆揮了幾下，牆壁就像切豆腐一般被切了開來，這牆還真厚，不過分子刀更厲害！我衝進了世界樹的內部，才一進去不遠處就看到了巨大的傳送裝置，不過裝置的周遭全都是警用機器人，直覺告訴我那就是那了！那就是通往流星區的大門！

裝置周遭的警用機器人都拿著槍，他們一發現我就朝我這掃射。

「糟糕！就算開啟加速裝置也沒辦法閃躲！」難道我就這樣完了嗎？我忽然想到好像還有一個裝置沒用到，「反能量裝置啟動」我的身上出現了一層薄薄的屏障，接下來，神奇的事發生了！全部即將射中我的子彈，在碰到屏障的剎那竟然全部都反彈出去，許多警用機器人被反彈的子彈擊中應聲倒地，我趁著這個機會溜進裝置。

「請問您要前往流星區嗎？」巨大裝置發出了聲響

「賓果！喔...是！」

下一秒鐘，我就到達了一個新的地方。

我到了流星區，不過這次跟之前幾次不太一樣，我直接身在一個像是街道的地方，沒有任何裝置或機器人，「看來這個地方只能進不能出」。

我看了一下四周，這裡跟學園都市全然不同，一點科技感都沒有！不過我卻打從心底有一種懷念的感覺、一種難以言喻苦澀的感覺...我在四處走走，街上的行人都是老人，我不斷的仔細觀察路上的行人，希望能找到一張熟悉的面孔...不過卻

一無所獲...

我漫無目的的行走，天色也漸漸變得昏暗，街燈從遠方一盞盞的亮了起來，我望著淡紫色的天空，星星跟月亮圍繞在我的身旁，好像在安慰我：這世上你不是孤獨一人。

就在我灰心喪志的時候，我的耳邊傳出了聲音。

「您有一通視訊通話，是否接聽？」

「是」

「你這小子真是！竟然硬闖世界樹！你知不知道...」他一開口就一陣痛罵！不過他看到我的表情，就停了下來。

「抱歉，你應該會因此被上級處分吧...」

「唉～是沒錯啦...你應該等我通知啊！重點是我在你身上裝擴充記憶體的事已經全部曝光，我想世界樹應該會通緝你吧...最糟的情況是你可能會被銷毀」我看到他愁容滿面

他又接著說「算了！上級還沒下達指示，現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非得找回我的記憶不可！」我看著畫面中的蓋特

「我知道～既然已經曝光就無須隱藏了，我現在就把通訊裝置傳送給你，下次有所行動時通知我一聲，我會站在你這邊的！」

「謝謝你！蓋特」我接收了他傳來的通訊裝置

「對了！你現在在流星區吧～」

「嗯～」我回答他

「我想請你幫個忙，流星區星塵街 35 號，我想見這戶人...反正你也沒地方住嘛～」我看的出來他的笑容是硬擠出來的

「這戶人是你的熟人嗎？」我不確定這個問題問得恰不恰當，因為蓋特的表情跟之前打來時完全不一樣，凝重且哀傷

我看到畫面中蓋特轉過了了身，似乎不想讓我看到他的臉

「...其實流星區是我的故鄉」

第八章

「大概三十幾年前吧！那時候我才七歲，世界樹為了研究天才開關，將流星區十

六歲以下的孩子都抓了起來，當作實驗的對象，好險我被測出是天才所以直接在世界樹接受教育，其他的孩子我就不敢說發生了什麼事！就這樣我被迫與父母分離直到今天，說真的他們的長相在我腦中已經越來越模糊了，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再見他們一眼，麻煩你了...」蓋特的語氣充滿著真摯

「那有什麼問題！不過世界樹真是太過分了！這筆帳哪天我一定幫你討回來」

我沿著路標找到了蓋特說的地方「是這裡嗎？」

「嗯～」蓋特還是沒把頭轉過來，我按了按門鈴

等了好一會都沒有人來應門，不知道蓋特現在心裡在想什麼？

「咿——」門打開了，眼前走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臉上滿是歲月留下的憔悴。

「請問有什麼事嗎？」老婦人露出和藹的笑容

「請問您是諾普斯·蓋特的母親嗎？」老婦人激動的用手摀住了臉，我依稀見到淚水沿著皺紋流了下來

「你是蓋特的朋友嗎？！那孩子過的好嗎？！」她握住我的手

「嗯～他過的很好！」這個時候門的後方走出了一個老爺爺

「怎麼啦？」

「老伴啊～這孩子是蓋特的朋友」我聽到畫面中蓋特傳來了啜泣的聲音

「謝謝...我先下了.....」蓋特語中帶著哽咽

「快進來！我們準備了晚飯，跟我們多說一點蓋特的事！」他們夫婦倆拉著我的手，帶我走進屋裡，他們雙手的溫暖我真的很希望能能夠傳達給蓋特。

就這樣我在蓋特家吃了一餐豐盛的晚餐，吃完飯他們帶我到蓋特的臥房，臥房很乾淨、地上還有一些積木跟玩具，當我走進這間房間我就有一種感覺，感覺這個房間的時間彷彿在蓋特被世界樹帶走的剎那就已經完全靜止。

「抱歉！我們只有這間空房，今晚就請你睡這吧」我像他們道謝，並關上燈

「請大家趕快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廣播刺耳的聲音和窗外的爆炸聲不停的在我耳邊迴盪，大家慌亂的擠成一團，我也在人群中不斷的被推擠，爆炸的聲音越來越大，感覺下一顆炸彈隨時都會掉在我的頭上，我好不容易擠出了人群，我不斷的跑...跑出學校...不斷的跑「我還想再見他們一面」我不斷的跑...周圍的景色我都在熟悉不過，我跑到一個建築物前停了下來...那是「家」，門口走出了兩個人，看到我便往這邊跑了過來...「爸爸！媽媽！」突然他們身後出現一道強烈的白光，光線吞噬了他們並將他們化為灰燼...「頓時」我有一種時間停止、一種將死的感覺...

「可惡!!!」我用力嘶吼，光線穿過窗簾照進我的眼裡，我滿頭大汗，汗水經由眼角流了下來，讓我分不清到底是汗水還是淚水。

「怎麼啦～作惡夢啦～」蓋特的母親打開了房門

「抱歉吵到您了！我沒事...」我擦著頭上的汗珠，並走下床

「我這就去準備早餐，你等一下喔～」她走出了房間

「抱歉讓您費神了！」

我走到了客廳，蓋特的父親已經坐在沙發上看報紙了，我看著掛在客廳的照片，突然有一張一群老人的合照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仔細的看了每一個人的長相。

「凱恩!!!」我大叫一聲，照片中有一位老人，在我看到他的瞬間腦中就浮出了這個名子！

「唉呀～你認識凱恩啊！」蓋特的父親放下報紙走到我的身旁

「認識！但不太記得他的事，可以向您請教嗎？」

「哈～別說什麼請教！他是我們老人推球會的一員，我吃完早餐就要去了，你當面向他請教比較快」他笑著跟我說

我和蓋特的父母共進早餐，然後就和蓋特的父親出門去了

「就是這裡了！」我們走到了一個像是大型公園的地方，那裡有大片的草原，公園裡有許多老人在這裡運動，我四處尋找凱恩在什麼地方。

就當我著急的四處亂竄時，我的身後傳來了聲音「你不是亞倫吧！」

「亞倫」沒錯！這個名字將我混亂的記憶全都串連了起來！我的名子就叫亞倫！我轉過頭看著那呼喊我名子的人。

「真的是你嗎？你的長相怎麼和當年一模一樣...一點都沒變」他的眼中還充滿遲疑

「你是凱恩沒錯吧！我第一眼見到你就認出來了！我的兄弟。」我上前去抱住他，我好像全都想起來了，凱恩是我的死黨，在學校我們不管什麼時候都混在一起。

「沒想到還能見到你！」他流下了眼淚，聽到他說這句話我也感到一陣鼻酸

「當年戰爭爆發時你一直嚷著要回家和家人聚在一起，當你出了校門之後就再也沒看到你的身影.....沒想到四十年後的今天我還能再見到你！」他一邊哭一邊笑

「凱恩，如果你還活著那其他人應該也還活著吧！馬提斯、湯姆、貝琳妲...」我的心中期盼著一個答案

但凱恩的臉沉了下來「你聽我說亞倫，我已經找過了...在倖存者中沒有一個是我

們認識的...大家都在戰爭中.....」他好像說不下去了

「怎麼會...」對於剛恢復記憶的我來說這是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我們兩走到長椅旁坐了下來，我天南地北的聊了起來，他說到戰爭過後來到流星區，然後遇到了他的真愛，生下了孩子，孩子出生不久就被世界樹帶走，還有再來的老年生活，我也跟他說了我變成機器人這一連串的過程，我們聊了很久聊了很多，就好像想要把失去的那四十年的時光都補回來。

「之後你打算怎麼過？」凱恩問我

「我不能待在這！我想我可能已經被世界樹通緝了，再待在這恐怕會造成你們的危險。」

「那你要怎麼做？」

「我想去見世界樹，我想讓他知道他的做法是錯的！」我義憤填膺的說

「而且我的記憶還沒完全恢復，有一張臉我一直想不起來，那個人曾靠在窗邊問我：這樣的世界真的好嗎？不過我卻記不起那個人是誰！我有一種直覺！見到世界樹我就能找到答案。」

「真像你的個性！總是不輕言放棄！我支持你。」凱恩拍拍我的肩膀

「能夠再見到你我真的很高興，不過我得上路了！如果還有下次記得介紹你的真愛給我認識！」我給他一個擁抱，並站起身。

第九章

我打開通訊裝置聯絡蓋特，要問出前往世界樹的方法，不過他一直沒有接聽，我開始擔心他會不會已經遭到上級處分。

這個時候，他突然傳了一個程式過來，這個程式的名稱就叫「世界樹」，我突然覺得情況不對！或許這是個陷阱...

我想了很久，「不管了！想這麼多也沒用，我就將計就計吧！」我啟動了這程式

在我啟動的瞬間，天上打下了一道白光在我前方的地面上，我感覺那塊地面好像開始扭曲變形，最後產生了一個空間的凹洞，我朝洞裡跳了進去。

果然和我想的一樣，我到了世界樹的內部，而且還被十幾台警用機器人包圍。

警用幾器人開始朝我開槍，「反能量裝置啟動」、「空間移動裝置啟動」、「加速裝置啟動」我一次打開這三個裝置，無論如何我都要闖過這裡！我快速的向警用機器人攻擊，不過打倒一個又出現新的一個，我改變策略，我利用反能量裝置的反地心引力往天花板衝，再用分子刀把天花板劈開，世界樹是往上長的，我這樣一路下去一定能到達頂點！

我真佩服我的聰明才智，我順利的甩掉警用機器人的包圍，並一路向上移動，就這樣我到達了當初那個全白的空間，裝置的效果也剛好消失了，突然有一面牆打開了，一群穿著白袍的人走了出來，我馬上就認出來他們是蓋特的那群跟班。

「蓋特呢？你們把他怎麼了！」我大聲的向他們吼

「你找我嗎？」蓋特也從牆裡走了出來

「還好你沒事！」我鬆了口氣

「我當然沒事！但是你，到此為止了～」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開關，並按下。

我的視線開始模糊，「蓋特！你這傢伙……」

我的意識逐漸消逝在黑暗之中…

第十章

我睜開雙眼，我的周遭一片黑暗，只有不遠處有盞微弱的燈光，我的手腳都被上了銬，全身也使不出半點力。

「蓋特那傢伙竟然做出這麼過分的事！」我氣的大叫

「我好像聽到有人再罵我！」蓋特不知道從哪裡冒了出來

「你這忘恩負義的傢伙！」

「唉喲～你先冷靜，聽我說」他降低了音量

「我這麼做還不是為了你，你以為用那種蠢方法能到達頂點！別傻了～我看你不到世界樹十分之一的高度就用盡電量了，說實在的這一層還比較接近頂端呢！」

他接著說「還有！我如果不取得他們的信任，現在就沒辦法在這裡跟你說話了」

「真的嗎？」我一臉懷疑

「放心好了！我一定會讓你見到那個人，我向你保證！」

「好了～我現在要回研究所了，因為這件事他們把我的東西歸還給我了，我會盡快放你出來」他說完就轉身離開

過了不久，我發現我的手銬、腳銬開始傳輸電力到我的身體裡，我全身上下充滿力量，接著我收到一則郵件，是蓋特寄的裡面標明了世界樹構造、路線。

「看來蓋特沒有騙人，有了這個路線圖我就不用像無頭蒼蠅到處亂串了」緊接著，我的手銬腳銬解開了，我用分子刀逃離了牢房，並開啟指引一路朝頂端邁進。

這一路上，暢行無阻警用機器人沒有半架出現過，我想應該是蓋特稿的鬼，終於我到達最後的一扇門，我用分子刀將門劈開，並走了進去，在我眼前出現的是一

個一直向上延伸的階梯，階梯的最上方有一張椅子，椅子上坐著一個老人

「我等你很久了！亞倫」那位老人對我說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打從我再次找到你，我就已經知道了，因為你可是我的親弟弟阿～」

我看著他的臉，盤據在心中的那層霧頓時消去，記憶的最後一塊拼圖終於找到了！

我想來了！戰爭爆發時，哥哥在國外遊學，所以我的記憶中一直少了這個影像。

「我終於能再親眼看到你了，亞倫」他從椅子上走了下來

「把人類當工具使用，並用絕對的武力讓人屈服，你這麼做是錯的！」我大聲的說，他停了下來

「從以前我就一直在想，如何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但人類擁有過多的慾望，這些慾望破壞了自然界的平衡，最終引發戰火，而我用絕對的力量來維持這個平衡，這麼做全都是為人類的未來著想啊！」他越講越激動

「哥，這樣真的好嗎？每個人都擁有選擇的權利，就算那個選擇會讓他們走向滅亡，那也是他們做的決定！現在你讓每個人都照著你的意思去走，這樣的人過的根本不是人生！這點你自己應該也很清楚啊！」他退回到他的椅子上，並坐了下來

「這我也知道！」他摸著他斑白的頭髮，表情十分憔悴

「這些年來這個問題依然在我的身旁圍繞，這樣的世界真的好嗎？我一直在等待想你這樣的人出現，希望有一個人能大聲的指責我做錯了！這一天我等了好久...」他摀住了雙眼

「看來是時候把世界還給人們了，能夠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見到你我已經心滿意足了」他摸了摸椅子的把手，我看到把手下有兩個開關，他按下了那兩個開關

「哥！你想做什麼？」我話還沒說完就被傳送到了別的地方，我看了一下指引，這裡還是世界樹的內部，忽然間我聽到震耳欲聾的爆炸聲，而且不只一聲而是連續的爆炸。

「世界樹正在崩毀中，請大家盡速前往傳送裝置避難」廣播的聲音和爆炸聲迴盪在這個空間中，又是這個感覺！我的想法就和當年一樣。

「蓋特！我必須去找他」我開啟加速裝置用最快的時間趕到蓋特的研究所

「蓋特！你在哪？你還在研究所裡嗎？」突然我聽到一聲女生的尖叫，我趕緊往聲音的方向趕去

我看到眼前有個女孩瘋狂的尖叫，並破壞研究設施，她的力道絕對不是人類，她也是機器人！

「難道她暴走了！」我好像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我循著聲音發現蓋特倒在血泊之中

「蓋特你怎麼了？」我把他扶到牆邊

「我沒事...」我看到他嘴角滲出血來

「怎麼可能沒事！你流了這麼多血！是那個女孩做的嗎？」

「她叫愛莉，很漂亮吧～她是真正第一部智能機器人喔～不過她在安裝感情程序時出了點狀況...咳...」他吐出一攤血

「你不要在說話了！」我擔心蓋特的傷勢

「幫我到抽屜裡拿個東西」他指著書桌，我上前去打開抽屜，裡面放著一個開關

「我知道了！這是你那時候對付我的那個！」我把開關交到他手上，他按下了開關

我看著那個女孩，還是一樣瘋狂的到處破壞！

「哈～我怎麼可能在她身上裝那種東西，她可是我的女兒啊...」他笑著說

「你這個瘋子！」

「好了...愛莉就交給你了，我已經實驗過了...你的身上還隱藏了一種未知的力量，你一定能阻止她...對了！我都忘了問你的名子...」

「我叫亞倫」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漸漸變的冰冷

「亞倫啊！...真是個好名子...」他閉上了雙眼

「蓋特！——」

「呀啊！！」女孩也發出了尖銳的尖叫

接著我看到她打破了研究所的外牆，在這樣下去她會從數千哩的高空中跌落，我開啟空間移動裝置，不過來不及了！她就這樣跌了下去，我趕緊抱住她，我們倆從世界樹上向下墜落。

蓋特已經將他託付給我，我絕對不能辜負他最後的期望，愛莉還是邊哭邊叫，「愛莉！！」我大聲的喊了她的名子，她頓時恢復了理智「蓋特...」

我們即將撞擊地面，現在就算開啟反能量裝置我們也會被衝擊打得粉身碎骨，對了！還有最後一個裝置！「三態轉換裝置啟動」...

.....我們在最後的最後還是被蓋特救了

終章

轉眼間世界樹的崩毀已經過了五年，人們也逐漸回到四十年前的生活，不過世界樹還是帶給人類不少改變。

「叮呤——」

「歡迎光臨～」愛莉蹦蹦跳跳的跑去迎接客人

「亞倫快出來！有客人喔！」

因為世界樹的崩毀，社會上開始出現一些犯罪，我和愛莉開了一家「蓋特偵探社」，運用我們的能力來解決人們遇到的各種疑難雜症！

「我家養的小貓失蹤了，能不能請你們幫我找回來」這個大嬸著急的說

「放心的交給我們吧！」愛莉拍拍胸脯向客人保證

「那就麻煩你們了！」

愛莉撞了我一下「這就交給我吧！不過酬勞也歸我喔～」

「好啦！」

突然我的耳邊傳來一個聲音

「您有一則來自五年前的訊息，是否讀取？」我和愛莉面面相望，看來她也收到了！

「是」我和愛莉齊聲回答

「嗨～AIR-0 式還有我可愛的愛莉你們好哇！我是你們的父親蓋特，當你們收到這則訊息時那就代表我已經不在這世上了，身為父親的我沒辦法為你們做些什麼，唯一能做的就是為你們寫這個程式，我將它命名為『人生』當這個程式啟動你們就會像正常人一樣成長、衰老最後死亡，至於要不要用全都交由你們自己決定！最後最後，我想說一句，愛莉，爸爸永遠愛妳！」「是否提取附件」我看了一下愛莉，她已經淚流滿面

「這是蓋特留給我們最後的禮物，不收不行！」愛莉也點點頭，我們打開了程式！

.....這個瞬間，我腦海中浮出蓋特五年前按下開關的表情

評審講評

徐培晃老師

科幻小說像一面三菱鏡，把科技的可能，想像到極致之後，解析出人性的可能，藉由科技理性無法抵達的部分，反思人性情感的深刻之處。因此，一篇科幻小說的深度，不在於科技想像的天馬行空，而是刻劃人性情感的厚度。當然，此間所謂的人性情感，不見得是溫情的善意，因偏執所鑄造的惡，也涵蓋其中。本篇小說語言清晰流暢，情節的推演也明快俐落，完全配合主角李維動力蓬勃的形象，沿途過關斬將，彷彿不斷破關的機器戰警，相對之下，就少了靜下來，好好架構場景、經營性格／理念衝突、彰顯人性抉擇之處。因此，雖然本篇安排了許多相認的情節，諸如父（母）子相認、朋友相認、兄弟相認，但是就少是了點「相逢猶恐是夢中」的悸動，尤其是最後兄弟相認一段，科技與人性的掙扎應該是全篇的重點所在，卻還是被被咻咻咻的科幻動作掩蓋了，殊為可惜。大致來說，本篇已經能跨過語言的門檻，講述一則流暢的故事，提出更高的標準，是相信作者一定有再進步的潛力。